朝霞

10

ZHAO XIA

1975

朝霞　目录

·小　说·

光明磊落……刘绪源　蒋明德（3）
无产者……杨　森　董德兴（21）
永不停步……胡万春（46）

·散　文·

沿着黑龙江的激流……胡廷楣（13）
生活的大书
——国庆抒情……徐开垒（29）
迎客松……杨代藩（56）
笛音缭绕……赵丽宏（61）
写在朝霞如火的清晨……林正义（65）

·诗·

评《水浒》诗选
金匾——木枷……郑成义（44）
宋江与高俅……宋连庠（45）
宋江祭晁盖……袁　军（45）

壮志伊犁河（三首）……李幼容（18）
扁担剧团……周志俊（20）

·评　论·

《水浒传》与《荡寇志》……魏永征（33）
从青少年评《水浒》想起……林　放（41）
宋江私放晁盖新析……郭绍虞（42）
评《水浒》中宋江的诗词……余惕君（37）

《赤脚医生》是怎样变成《春苗》的
——试谈田春苗形象的典型化……石　川（76）

光明磊落

刘绪源　蒋明德

生活在黄浦江畔的人们，没有不感到这波涌浪迭的江水浑重而深厚的，但却很少有人说它清彻明净。

船厂党委书记方杰与众不同，偏偏说它是一江清水。这个豪迈而风趣的人，竟以游泳池来对比，说是："你别以为游泳池的水碧清碧清，其实并不干净，几天不换就不行！不信，拿去化验化验看，准有'大肠杆菌'。它呀，哪能和我们这条大江比呢?!"

这话，是在谈论党内生活时说的。方杰自有其深意；新近入党的厂革会副主任小余却觉得不可理解。

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就发生在方杰说这话之后不久……

一

雨，铺天盖地地下着。

奔腾不息的黄浦江，气势壮观的造船厂，船台上庞大的分段，凌空的高吊，矗天的灯架，全被雨幕和夜色笼罩着。此刻，船台上那两艘建造了一半的万吨轮，往日焊花簇簇的壮丽景色不见了，恰似两座山峰，沉沉地压在小余的心头……

已经整整三天三夜了！这没完没了的雨，使小余伤透了脑筋。他这会儿坐在办公桌前，眼睛看着一迭文件，却不知上面写着什么。"豁喇喇！"一声震雷响过，雨点更大了。小余干脆放下文件，摸摸索索地找出一枝烟来，动作生疏地点上了火。他只有在发愁的时候才抽烟。

这时，办公大楼的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进来的是船体车间革委会主任张开山。这是个熊腰虎背的大汉，四十出头，黑脸庞，直眉毛，厚嘴唇，显得憨厚而又执拗。他披了件工作雨衣，还是淋得浑身透湿，一进门就在办公室里留下了一地水迹。他情绪很不好，黑沉着脸，往靠背椅上一坐，瞥了小余一眼，没头没脑地捅出一句话来："不行了，改计划吧，朝后移一个星期！"

什么？张开山要改两条万吨"双双下水迎国庆"的计划，这是改得的么？小余为难地说："这事情恐怕……"

“恐怕什么？怕老方不同意？我才不怕哩！”张开山的沙喉咙把办公室震得轰轰响，“老方也得看看实际情况嘛！我们车间进度本来就排得满满的，这场大雨，平白无故拖掉我三天，还价都没得！我到气象台调查过了，这雨还要下好几天！改吧，小余，先改一个星期！”

看到张开山这种态度，小余真想刺他一下：碰了难题就躺倒，这不太“熊”了么？但他立刻抑制住自己说：“老张，等老方回来，我们再研究研究。”

“好，你们研究吧！”张开山站起身想走，一眼看到墙上日历，就伸出湿漉漉的大手，“唰”地撕下一张来，走到小余桌前，猛地一拍，日历被湿水沾在桌上了。“你看看，再过几个钟头又是一天！撕掉的日历不会回到日历牌上去，日子过一天少一天！”

张开山走了。小余憋了一肚皮的气。

当小余重新点燃那半截已经熄火的香烟时，冷不防耳边响起了畅怀的大笑。宏亮的笑声使办公室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欢快而开朗。原来是方杰回来了！

“哈哈，你在这儿抽烟呀！嗨！跟我一块儿到群众中去转转，就不会愁眉苦脸啦！”方杰脱下雨衣，挂在墙上，右手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卷纸，快活地用它击着左掌说，“你看看，我给你找来了什么！”

方杰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看上去似乎才过四十。他身材魁梧，挺拔，虽然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已有二十多年，却至今还保持着一种军人的气质。他那乌黑的平顶头上没有一茎白发，方方正正的脸膛上很少有皱纹，两道又粗又黑的剑眉显得十分威武，亮炯炯的眼里充溢着果敢和深沉。此刻，那有棱有角的嘴唇笑得那么感人……

小余奇怪地问：“你上哪儿去了？”

“参加了一个理论小组的讨论会。”他摊开那卷纸，朗声赞叹道，“他们决心同老天爷作对啦！十几个人献了二十几条‘锦囊妙计’，你瞧瞧！”

小余接过这记录时，方杰注意到了他的神色，又一眼看见桌上那张早撕了几小时的日历，以及一只特大的湿手印。他眉头一拧，突然问道：“张开山来过了？”

“嗯！”小余绷着脸说。

“嘿，这家伙，还真有点‘进攻性’！”方杰豪爽地一笑，紧问道，“他怎么说？”

“他呀，太不象话啦！”小余愤愤地诉说道，“一进门，就哇啦哇啦嚷着改计划，要两条万吨往后移一个星期！这……”

方杰的脸色变了，变得那么严肃，有棱有角的嘴唇闭得紧紧的。闪电光“嚓嚓”地划过，映着他凝然不动的身影。忽地，他转过身来问道，“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说等你回来研究……”

“没有批评他？”方杰目光炯炯地盯着小余。

小余的眼睛避开了他那明亮深邃的目光，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方杰转身走到窗前，透过雨帘，凝望着船台的方向。

他了解张开山。一个多月前，张开山是“同时建造两条万吨”的热烈拥护者，他满打满算地排了一张据说是“百分之百精确”的进度表，把每天的工作量都填了进去。在全厂大会上，他拿着这张表登台表了决心。方杰知道他的脾气：只要他感到能办的事，拚了命他也要去干。相反，凡经过他“精确”计算，感到勿来事的时候，他就要坚决唱反调。他相信自己的“百分之百”。现在，大概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窗外，宽敞的船厂大道上冒雨走来个老工人，左手拎铁桶，右肘夹雨衣，雨衣里包着什么。他跑到办公大楼前，将东西一放，拖过一条长凳，站上去，提起桶里的扫帚朝墙上刷浆糊。

“大字报。”方杰在楼上看得真切，不觉眼睛一亮，没等小余弄清怎么回事，他已经“蹬蹬”地下楼去了。

老工人挥动着扫帚，正刷得起劲。见有人来，他不客气地喊道：“喂，帮忙递桶！”

方杰不声不响地把桶递过去。

老工人边刷边喊：“再高点！”

方杰干脆一抬脚，和老工人站到一条板凳上。

他打量着身旁的老人：瘦高个，额上有几道刀刻似的皱纹，穿一身满是焊花斑迹的湿帆布工作衣。大概是电焊老师傅吧？方杰心里惦量着，眼光转向大字报，马上被它的题目吸引住了：

老天爷不帮忙怎么办？

这几天，雨越下越大，焊接工作确实受影响。大家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但是我们车间一把手、厂党委委员张开山同志却被大雨淋昏了头，开口闭口改计划。请问：老天爷不帮忙，我们造船工业翻身仗还打不打?!……

方杰一看这大字报不是贴党委，却是贴张开山的，不由得眉峰一动，脱口道：“也应该问一问我们党委。”

老工人这时听出是方杰的声音，激动地颤着嘴唇，想对这位神情专注的党委书记说几句心里话，可是话到嘴边又改变了主意，瞪了方杰两眼，倔强地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方杰放下手中的桶，掏出纸来准备抄录大字报时，才发现老工人早已不在了。他遗憾地摇摇头，去看结尾的署名，见写的是：船体工人洪妙发。

“要找他！以后请他给我们党委上课！”他心里决定着。

回到办公室，方杰与小余交换了一下意见，便由小余通知所有党委委员和厂革会负责人：明天早晨六点，一律参加万吨轮指挥部的协调会。

方杰来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习惯地揿亮台灯，顺手拿起桌上的两瓶药片看了看，轻轻地藏到抽屉里。接着坐下来，在小台历的记事栏里写下了一行行小字。这是一本很普通的台历，火红的封面上，烫着三排闪光的金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每天深夜，他先把记事栏填得密密麻麻的，然后郑重地掀过这一页……

二

万吨轮指挥部就设在两座船台中间的芦席棚里。外面急雨滂沱，里面人声鼎沸。桌上摆着三架电话机，铃声喊声不断。来开会的人大都到了，人们大声谈论万吨轮进度，各车间情况，党委门口的大字报，揣测着会议内容。

六点。方杰提着柳条帽进来了。一天到晚喧腾着的指挥部，开始肃静下来。

“人齐了没有？”方杰声音宏亮地问道，目光炯炯地巡视着到会的人们。

“就缺张开山一个了！”小余不满地说。

“嗯？”方杰的剑眉拧到了一处，“他跑哪儿去了？”

小余道：“我通知他，他说没空，跟我磨了几句。最后说，要到职工医院看胃病。”

“胃病？”方杰略一思索，否定地摇摇头，“不可能！今天船头分段翻身，他十有八九在船头分段上！马上把他找来！”

方杰眉毛拧得紧紧的，站着，等待着。

屋里静极了。哗哗的雨声和船台上的喧闹声透了进来。

不一会儿，张开山踏着重重的脚步走来了。他果然在船头分段！尽管里边空气有些紧张，他却若无其事地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开山，”方杰全看在眼里，不露声色地说，“为啥迟到？”

张开山大大咧咧地答道：“本来想去看病，后来，又……”

“你少给我兜圈子！”方杰话锋一转，“党委门前的大字报，你看过没有？”

张开山老老实实地点点头：“看了。”

方杰话锋又一转：“那你知道不知道今天开什么会？”

张开山的回答有点不以为然：“大概是关于大字报……”

“好！”方杰用力一拍桌上的柳条帽，口气严厉起来，“知道要开这个会，为啥推说没空？还说去看胃病，上个月胃病发了，逼你去看你不去；现在倒好，胃病不发了，你倒要去看病了。你打什么掩护？以后再这样，专门开你的批评会！”

好一顿猛烈的批评，轰得张开山黑脸涨成了红脸。他喘了好一阵粗气，才渐渐恢复原状。

方杰这才宣布开会。他平了平气，稳重地说道：“今天，请大家参加协调会，先不研究纸面上的计划，而是专门讨论一下，一位可敬的工人老师傅，对党委，也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老天爷不帮忙怎么办？’换句话说，日历撕掉了怎么办？——先请指挥部的同志介绍这几天的情况。”

指挥部的同志介绍到船体车间脱了进度时，张开山忍不住了，放开喉咙嚷起来：“不行，这计划非改不可！进度已经脱掉三天多了，就算从现在起马上停雨，‘两万’也不可能在国庆前下水！这是明摆着的事！就拿电焊来说吧，总共就这百把人，我到哪里要人去？朝天上要？笑话嘛……”

好个张开山，他竟能把全车间电焊工作的安排情况说得一清二楚，好象全在他手心里捏着似的。

方杰没有打断张开山的发言，却用眼睛探究地盯着他，等张开山嚷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来，用手指着他，严肃地说：“我不打算靠今天这一个会就说服你。但是，有一点，可以先告诉你：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相信，船体车间广大群众也决不会同意！”

“不！”张开山固执地顶道，“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我的方书记，我请你睁开眼睛看看：三天过去了，这是铁的事实！”

“在‘抓革命，促生产’推动下，群众焕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难道就不是铁的事实？开山同志，算盘不能只打一面！”方杰心平气和地说着。

“对！不能光看到困难，更要看到有利条件！”

“对于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应该有充分估计！”

会开得很热烈。有好几个车间已经在收集推广群众提出的防雨措施，大家说即使再下一个月大雨，也要把“两万”进度抢出来。方杰要大家进一步端正路线，发动群众，战胜困难，要坚定不移地使“两万”双双下水迎国庆。张开山坐在桌前听着，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的雨景，满脸不服气。

散会后，方杰喊了声：“开山同志留一下！”

张开山迟缓地转过身，想道：留下就留下，我看你拿出什么绝招来！反正不可能办到的事，我决不跟你空喊口号！

方杰明知他憋着一肚子气，却只当不知道，带着他径奔党委办公室。

上了楼，张开山一屁股坐在靠背椅上，眼瞪着方杰。

方杰毫不介意地开口了：“你倒好，今天连太极拳也不打，害得我好找！你想躲

我，我偏要盯住你！”他走到办公桌前，打开抽屉，拿出那两瓶药片，轻轻地放在张开山面前，“拿去！胃病虽说不发了，可药还得吃！”

张开山吃惊地仰头望着方杰，眉毛渐渐松缓下来。

方杰板着面孔，用手指点着他，责问道：“上回给你开的药，你才吃了三次！第三次，还是叫家里逼急了才吃的！你说，是不是事实？”

张开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算是回答。

方杰很严肃：“这回，要再不按时吃药，到时候七斗八斗，斗得你胃病发作，咱可包赔不起！”

张开山憋不住，“嘿嘿”笑出声来。

看着他憨厚的模样，方杰也禁不住笑了。

方杰送他出来，重重地拍拍他的肩膀，毫不含糊地道：“开山哪，从昨天起，我们就是对立面了！你怎么打算，我不清楚。在我，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

张开山一笑，自信地说道：“那好，咱们走着瞧！”说完扬长而去。

小余正好进来，他担忧地望着张开山远去的背影，又看看方杰笑呵呵的面庞，觉得有点莫明其妙……

三

第二天清晨，张开山照例赶到江边，同方杰一起冒雨打起拳来。

多年来，张开山养成了打太极拳的习惯。方杰来厂当党委书记后，几乎天天清早同他一起练。他们两人打拳很有意思，同时摆开架势，打着打着，方杰的动作总要快起来，张开山先也加速，后来看看实在快得不成规矩了，只好停下来给他纠正。然而没用，纠正了半天，一打起来他还是快！张开山泄气了，于是一边自管自慢悠悠打，一边忍不住埋怨起来：“你呀，哪里象个老干部？年纪一大把，火气还这么旺，你只配去学少林拳！”

方杰笑笑，意味深长地说：“太极拳要学，少林拳也要学嘛！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老是那一套还行？”

就这样，他们常常边打边谈，渐渐就谈到了正题上……

然而今天，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不是张开山给方杰做示范，而是轮到方杰来纠正张开山的动作了，这个打了十几年太极拳的人，竟连连做错动作！

方杰声色不露，心里却一清二楚：张开山哪里是在打拳？他是在打主意！

果然，打完拳，张开山瞪着方杰，开口了：“老方，今天中午，我要召集车间各工段长和施工员们开会，听听他们的意见。怎么样，你也来参加，行不行？”

方杰倒背双手站着，目光望着远处，微微一笑，旋即朝张开山点点头，爽朗地说道：“行啊！”

张开山咧开厚嘴唇笑了。他那神情里，夹杂着七分得意三分“威胁”。而后，别转身，兴冲冲地赶回车间里去了。

方杰凝思了一阵，毅然地朝船台走去……

雷声大作，雨柱如鞭。这天上午，雨势突然变得特别猛，特别急，象是千万道瀑布漫天价倾倒下来……

小余顶风冒雨从公司开会回来了。他刚把会议精神布置下去，就听得一个惊人的消息：张开山在车间里“掼炸弹”了！

原来，张开山用最快的方法把脱下的进度演化成工时，又把这些工时象炸弹一样突然扔下去，那些毫无思想准备的工段长和施工员一个个跳了起来。他找到三工段老李，一拳头捶过去说：“喂！国庆前，你

们工段还得增加四千工时，你给我加进去！”老李急了：“这本来就排得满满的了，怎么加呀？”“排满了也得加！不然，‘两万’怎么按时下水？”“我，我有意见。”“有意见？那好，中午开会你提吧！”说着，张开山丢下正在发急的老李，又找到四工段长大陆，五工段长小王……这样，不多一会，就已经有七八个工段长闹起来了！

小余径奔万吨船台，一直攀到最高的甲板分段上。这里铆枪哒哒，锤声震荡，一片忙碌。他好不容易在干劲十足的工人中间找出方杰。方杰正在帮一位老装配工当“下手”：传铁板，递工具，有时还拿起龙头搭一下电焊，俨然是个顺从而勤快的“老学徒”。

小余神色紧张地把方杰拉到一边，小声地向他报告张开山“掼炸弹”的事。方杰很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小余焦急地催道：“老方，你看怎么办吧，得快点采取措施了！”

方杰不动声色，反问道：“你说怎么办呢？”

“先把张开山找来谈一谈，中午这个会宣布不开，再想法子把大家情绪平息下去。不然这局面没法收拾……”

听着小余连珠炮似的话，方杰轻轻地摇摇头，问了三个字：“你怕啦？”

“怕啥！”小余反感地一晃脑袋说，“我是担心下面闹乱了，工作没法做！”

“小余，”方杰亲切地唤了一声，站起来，声音宏亮地说，“这是不值得担心的。只要我们手中有真理，背后有群众撑腰，就是炸弹满天飞又怎么样？要是我们错了，那也别怕下不了台，让大家狠狠地轰一通，也是一场深刻的教育！文化革命初期，群众贴我三十几张大字报，帮我掸掉了思想灰尘，什么时候，再给我糊上二、三百张大字报，就更好啦，有什么可怕的呢？”

小余望着他，没作声。

过了一阵，方杰又思索着说：“当然，开山的思想方法是有问题，他‘掼炸弹’的做法也是不正确的。可是反过来说，却也有两大好处：一是将困难集中起来了，便于今后逐条解决；二是将喊困难的人集中起来了，要能做通工作，也就通了一大批。坏事变好事嘛！小余，你说呢？”

“嗯。”小余随口应了一声，其实并不明白。

方杰望了望小余的神情，又感慨地赞道：“开山同志的精神，还是很可取的。我最反对有话不说、有担不挑的态度。共产党人嘛，就应该襟怀坦白，敢说敢干。

是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旗帜鲜明，光明磊落才好嘛！”

方杰转身到装配师傅那里，要了几根电焊条，插进裤袋里，大声道：“小余，走！准备一下，同张开山较量去！”

四

船体车间会议室闹成一片，至少有十个人在“比嗓门”：有的喊人工缺得不能应付；有的叫增加工时没法安排；有的喊设备条件实在太差；有的叫平台场地施展不开……各人都有一本困难账，闹得不亦乐乎。小余紧张地抽着烟。方杰却是神色自若，不慌不忙地作着笔记。

张开山看着自己导演的这幕“闹剧”，闹闹嚷嚷开了场，心里抑制不住高兴。他一边听一边综合整理，这时慢悠悠地插进来道：“老方啊！群众提的困难共有五大项四十八条啊，你看看怎么办吧。”

这话，仿佛是个“号令”，顿时又有几个人嚷开了：

“是啊，请厂党委书记表个态嘛！”

“请老方说说！”……

方杰微微一笑，朝张开山看了一眼，轻轻地摇着头说：“要是专门摆困难，怕还不止这些呢。比方说吧，装配工也需要电焊机，可是现在那几台‘老黄牛’焊机烧烧停停，进度一快就不赶趟，这不也是困难吗？”

张开山不由得拍响了桌子：“对，这也算一条！”可他心里却疑惑起来：老方打的什么主意？难道真的回心转意了？

满屋子的人都带几分惊奇望着方杰。

方杰站起来了，目光炯炯地巡视着大家，说了一段出乎人们意料的话：“可是在今天的会上，我不希望专门摆困难。只看到困难的一面，那不成了‘一点论’了？哈哈……而且我看这屋里，也不是人人都在喊困难。刚才你们几个同志比嗓门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表示反对，但他的声音几次都被压住了。不知是哪一位同志？能不能先把你的意见谈一谈？”

大家面面相觑，连张开山和小余都感到惊奇。看来除了方杰以外，几乎没有别人注意到这声音。

这时，后排站起个瘦高个子老工人来，穿一身满是焊花斑迹的帆布工作衣，额上有几道刀刻似的皱纹。

方杰不由得眼睛一亮：这正是贴大字报的洪妙发师傅！

张开山不由得一惊：从开会到现在，他刚刚发现洪妙发也在会场里！这可是个叫他头痛的老工人……

小余有些奇怪地看着这屋里气氛的转换，头脑里一时转不过弯来。

洪妙发看看方杰，又气呼呼地冲着张开山说道：“我贴你张开山大字报是为啥？我是要你端正路线嘛！老天爷不帮忙有啥大不了的！只要领导把大伙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还怕进度抓不回来吗？可你却掼起炸弹来了，打算吓唬谁？！”

听着洪妙发的话，方杰频频点头。

张开山急了，只等话音一落，就放开沙喉咙嚷道：“妙发师傅，你也得睁开眼睛，看看日历：今天已经是几号啦！”他转过身对方杰喊道，“老方，我劝你还是听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妙发师傅在这里，只能占百分之几！”

方杰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说道：“开山哪，我看先不要用‘举手表决’之类的方法来下结论吧！现在，我要叉开去了，说几句题外的话。”说着，方杰掏出了那本特地带到会场来的小台历，仔细地掀动着，说道，“洪师傅讲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日历撕掉后，进度还能补回来。有的同志不理解，说不可能办到。其实，这样的事，我们在座

的同志是经常在办的！”

人们静静地望着他，不知道他说这些干什么。

“你看，在这！”方杰掀到了一页，看了看记事栏里的小字，又抬头看了人们一眼，动情地说，“四工段的大陆同志在吧？今年三月四日深夜，气温突然降到零下四度，你们三个工段干部开会回来，路过工段，发现氧气管道冻裂，连夜组织抢修，排除了工作进程中的拦路虎，三个人完成了大约十五个人的工作量！——这是不是事实？”

人们的目光都转向大陆。大陆又诧异，又感动，眼瞪着方杰，嘴张得老大……

方杰轻轻地掀动台历，又说了：“三工段老李在不在？四月五日，大雨天，涨潮的时候，为了铺水下滑道，你不顾自己的关节炎，带头跳进冷水里，还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拚掉老命也不要紧！’结果使下水日期提前了一天半——这，是不是事实啊？”

人们忽然发现，三工段长老李的脸胀得绯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方杰掀动台历，目光又停在一页上，他念道：“八月五日，张开山带领电焊青年突击队，猛攻202分段，当时仓里气温高达四、五十度，但他们发扬拚命精神，一个晚上抢出了三天的工作量！——开山哪，这事情有没有啊？”

人们的目光转向张开山。只见他甩甩手说：“过去的事情，有啥好说的。”

方杰意味深长地笑道：“日历撕掉了，群众创造的经验可不能丢了。要把它们当作宝贵财富继承下来，发扬开去。”

人们激动地议论起来。

方杰轻轻地合上小台历，神色严肃地说道：“同志们，我们广大干部群众，每天都在创造着奇迹！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无法用几个数目字来计算、来衡量的！”方杰严峻地望着张开山道，“开山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对！你只看到撕去了几张日历，脱掉了几天进度，却不愿意充分估计广大群众学习革命理论后焕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这样下去，怎么做得好领导工作？！”方杰抬头找洪妙发，却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声音宏亮地说道：“刚才洪师傅的发言，说得很正确，我完全支持他的意见。有人说他是少数，我看他恰恰是多数！他反映了全车间、全厂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愿望！……”

人们认真地听着方杰的话，深深地思索着。

小余的情绪渐渐兴奋起来，他十分钦佩地看着方杰这一举一动。

张开山呼呼地喘着粗气，憋了老半天，才瓮声瓮气地嚷了一句：“可这么多电焊工作量，到哪补去？”

方杰胸有成竹地问道：“装配工里，有多少能烧电焊的？”

张开山想了想说：“大概三十几个吧。”

方杰摇摇头：“不是三十几，而是四十一个！今天，这四十一个装配师傅主动提出，要组成‘闪光’突击队，支援电焊！”

会议室里顿时又响起一片议论声。

张开山听了，把大拇指伸到嘴边，嚷道：“这不是‘蜻蜓吃尾巴——自吃自’吗？他们装配自己也急绷绷！”

方杰又问：“装配工里有多少上手，多少下手？”

张开山想也不用想：“都是六十四个。”

方杰道：“那好。我们可以把干部组织起来，给装配师傅们当下手！今天上午，我去当学徒试了试。我觉得，只要学得认真点，干得勤快点，这下手还是当得好的！”方杰说着，从口袋里抽出了五根焊条，豪爽地说，“从前战争年代，不管干部还是战士，都是扛起枪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地的；现

在，也要能文能武嘛！小余，那个脱产干部会明天就开！你回去准备一下，到会上，每人发他五根焊条！大家都学学装配电焊，轮流下车间，支援第一线！”

人们不由得鼓起掌来，张开山没有鼓掌，伸出那双蒲扇似的大手，搔了搔头皮。

这时，洪妙发忽然奔进来了，他一把拉住张开山道：“走，跟我去走走！我叫你看看是多数还是少数！”

大家不禁愕然。

方杰上前询问，洪妙发才道：“老方啊，我把电焊师傅都找来了。大家都说不仅要按时下水，还要提前下水呢！”说着，又一把拖住张开山，“你跟我走啊！”

张开山显然狼狈起来。

方杰看看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围满了一大群人。他大声道：“同志们，干脆，再到车间里去开个大型座谈会！请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好不好？”

“好！”人们齐声高呼，震得屋里屋外轰隆隆响。这声音，远远胜过了窗外的雷声……

方杰把柳条帽戴扣在张开山头上，说：“把精神振作起来！这个会，还是由你主持！”他走上前去，擂了张开山一拳，“怎么样，能不能开好？”

张开山粗直的眉毛动了几动，厚厚的嘴唇抖了几抖，终于沙着嗓子说道：“走，走吧。”

人们全涌出去，屋里留下了小余。他在会上不曾说什么，思想却翻腾得十分厉害：象张开山这样一个能把“炸弹”掼得满天飞的人物，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服贴？老方到底是用什么法宝把他治住的？

年轻的小余呵，今天，你还没有完全理解我们的党委书记方杰同志。如果说方杰有什么“法宝”的话，那也许就是两个字：秉公。他批评人是这样尖锐严厉，足以使人愧无容身之地，但却能使你清醒地看清水下横梗的暗礁，使你在正确的航道上加速前进；他表扬人又是那样细致入微，真能令人动心落泪，这就象引你登上巨轮的高处，展望浩瀚的远景，鼓起你满腔远航的激情。在他身上，批评和表扬是如此地不可分离，斗争和团结是如此地融洽统一，这就因为他心地里毫无“私”字的余痕，这就因为他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

五

傍晚，瓢泼大雨又倾泻下来……

党委负责人的简短碰头会散了。方杰站在窗前，透过雨帘，凝望着船台的方向。只见两条万吨轮上，吊臂纵横，人影奔涌，顶风冒雨，热气腾腾，形势十分壮观。更喜人的是：满船上下，簇簇焊花开得比往日更密集，更热火。朦胧间，两条万吨轮的雏形宛若两座绽满银花的青山……

“领导的思想统一了，群众的创造性马上就能发挥出来！——这真是精神变物质啊！”方杰心中十分感慨。他又欣喜地想道，“通过这场斗争，还得给开山再压点担子啦！”

小余进来了。方杰把他叫到跟前，告诉他：党委碰头会上决定，增补一名‘战两万’总指挥，以便加强领导，他建议由张开山担任……

小余一听就急了：“这，这怎么成！万一……”

方杰那两道剑眉收拢了，目光在小余脸上停留片刻，便投向远处，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

“小余，”方杰沉思着说，“‘一月革命’的时候，在那次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会上，你第一个上台发言，同我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那时你想的是什么？”

小余困惑地望着他。

方杰顿了一阵，又严肃地问道："这会儿，你想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你并不是担心他当不了这个总指挥；你是怕他再来几个'炸弹爆炸'，是不是？"

听到这最后几句话，小余脸通红，心直跳。

方杰目光炯炯地盯着他，亲切又严肃地说："小余，我总感到，你不象前几年那么敢说敢干了，遇事谨小慎微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小余呵，文化大革命中炼成的那股革命锐气，非常可贵呀，到老也不应该磨掉！彻底的革命者应该是无所畏惧的。怕这怕那，说到底，却总有个'私'字作怪。你好好想想吧，我们以后再仔细谈……现在，我们一起去找开山！"

船体车间办公室的墙上，赫然挂着个大日历牌，今天的日历破例没被提前撕去。张开山正伏在一旁的桌上，重排那份"百分之百精确"的进度表。

方杰一进门，见他那副急匆匆的模样，忍不住大笑起来："开山哪，你也学起少林拳来啦！哈哈……"

张开山一见他们，立刻兴致勃勃地比划着说："你们看，根据大家的意见建议，我算了算，'两万'下水进度，至少可以提前两天另三个半小时！"

方杰却摇头道："开山哪，你要再这样排进度，我又要跟你斗了！"

张开山笑道："好啊，你斗吧！"

小余感兴趣地去看那张进度表，只见表格的末端，在"备注"栏里，填满了粗犷的字迹，道是："初步计划，要根据群众积极要求不断更改！"

三个人顿时畅怀大笑起来。

笑声刚落，方杰郑重地说道："开山哪，还有件事。我们几个人碰了个头，准备给你压个重担：担任'战两万'总指挥。"

张开山吃了一惊："我，我不行。"他忽然语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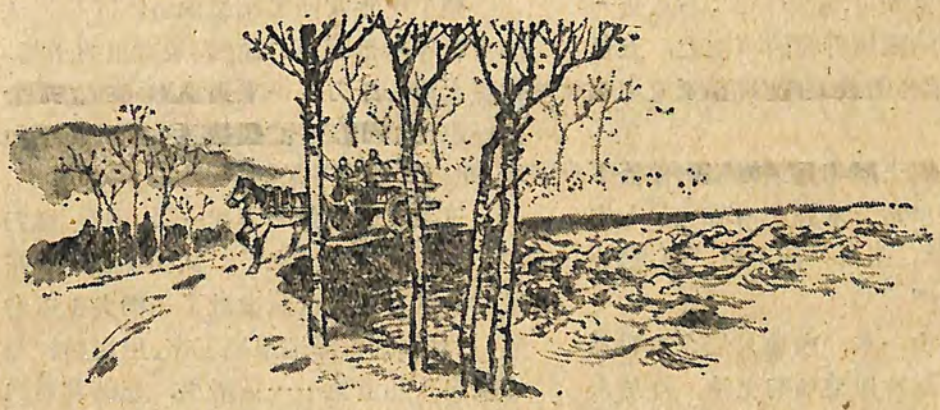
"不行就纠正嘛！你还打算'不行'一辈子？"方杰豪爽地说，"你不行时就同你斗；你行了，就得朝你身上压担子！这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嘛！哈哈……"接着，方杰紧握住张开山那双特大的手，感情深沉地说，"开山同志，希望你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张开山望着眼前这张熟悉的方方正正的脸，望着这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眼前"唰唰"地闪过这两天所发生的事……他惭愧，他激动，胸膛起伏着，喘了一阵粗气，憋了好半天，才嘣出几句话："……好……我干！……"

方杰走上前去，一把推开窗户。窗外，黄浦江在奔腾前进。他双手撑腰，面对滚滚滔滔的江潮，禁不住感叹起来："你们看，在这样的大江上，有时也会浮起一层油迹，一堆泡沫，一片污痕。有人就说这江水不清。要我看，这没什么了不起。它就敢把这些抛到江面上来，毫不躲躲闪闪，从不遮遮盖盖！而这一切，又恰恰说明它的本质：它朝着一个目标，奔流不息，永远不腐，永远不朽……"

听着这诗情盎然的感叹，小余忽然想起，不久前，方杰发表过一通关于黄浦江与游泳池的议论。当时他没有理解这话的含意，现在，似乎有些理解了……

（题图、插图：昭　亚）



沿着黑龙江的激流

胡 廷 楣

潺潺的流水，从那散落在草原上的碎银子般的泡子上，从兴安岭那松柏摇落的积雪中，从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肥厚的黑土层里，顺着河道，小溪，山涧，汇进这象翡翠带子一样镶在祖国东北边疆的界河。四处汇来的春水，荡在冰封的江面上，渗入冰下的河道里。尔后，你会听见厚冰块嘎嘎碎裂的声响，深绿色的冰块成群结队在黑玉似的江流里飘浮，碰撞，激起高高的水花，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冰块过去，粗大的原木结扎成的木排大队乘波逐流下来了，雄壮的放排号子在奔腾的江面上回响：黑龙江的春天来啦！

我们乘坐的长途汽车沿着黑龙江疾驰。太阳刚刚升起，曙色的轻雾在消褪。从车窗里望出去，祖国北疆的奇山丽水象是一帧帧细巧的工笔，更象那大幅大幅粗犷的写意。

公路在林子里蜿蜒伸展，这里有叶色深绿如铁的塔松，草黄嫩绿的落叶松，刚刚抽出新枝的杨树。一枝枝白桦亭亭玉立。柞树上还残留着火红的叶片。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把森林打扮得斑烂多彩，生气勃勃。有时还会看到，一队骠悍的鄂伦春猎手，披着皮大哈，纵马在密林里穿行，一闪就不见了。车子驶上一座小木桥，桥下一只用整棵桦树挖成的独木舟在河上悠悠滑行。车一拐，面前一亮，丛林里出现一片栋栋房屋墙壁刷得雪白的鄂伦春新村，山间是一大片油黑的庄稼地；那一边，小学校的操场上，鲜红的国旗正在升起，孩子们正在向冉冉上升的五星红旗敬礼。车厢里响起阵阵欢笑。原来，是一位鄂伦春青年乘客，指着那新村，在向人们讲述他们这些过去住“撮罗子”的原始游牧民族，今天怎样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车从林子里驶出，左边是江，右边是一片草场。辽阔的缀满野花的草地上，五色骏马在欢跑，年轻的牧工横着枪，豪放地唱着牧歌。

汽车在三间土屋和几顶帐篷面前停下了。这是一个小站。木牌上写着“五·七农场新点”几个字。司机一挥手说：“同志们，打个尖吃饭吧！”

边疆的一山一水，内地人怎么也看不够。就说脚下这片黑油油的土地，许是去年秋天才开的吧？这会儿，人们在地上忙碌着，两台喷着黑烟的拖拉机正在来回耙地，十多人拉开队伍在拣树头子。地边上，已经整理好两台播种机了。几辆大车拉着种子包颠颠地过来，骏伟的黑河马撒开四蹄欢快地奔跑。车老板高高地抖起鞭子，大声地吆喝牲口，清脆的鞭声，嘹亮的吆喝声，在田野上传得很远。只见最后一台车上坐着三个女同志。驭手扎着红头巾，穿着花棉袄。她象北方姑娘一样豪放，爽朗；眉宇间却还留着上海青年的清秀，机敏。鼓鼓的种子包上，左边坐着位穿一套军棉服的姑娘，她剪着短发，如果领口缀上红领章，戴上军帽，准象个标准的女兵。她正和边上一位中年女同志谈笑着。车在地头停下，三个人一起卸起种子包来。我从车上跳下来，走上去问：“你们不是本地的吧？”

她们笑了起来：“你可猜对了，我们都是上海来的。”

“来多久了？”

这时，那穿花棉袄的一挺胸，说：“我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珍宝岛的枪声刚刚响，我就来了！”

穿军服的姑娘看着我，咯咯笑了起来：“我算第几批呢？反正不是最后一批。”接着，她告诉我，她原是上海出去当兵的，部队转业的时候，分配她到工厂开车床，她坚决要求到黑龙江畔当农民，去年才到边疆。

那个中年女同志刚想说话，穿花棉袄的女青年就抢着说：“她呀，是市里的干部，代表上海一千万人民来边疆慰问的。”那个女同志连忙摆摆手：“我是到边疆向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学习来的。”

三个女同志你一言我一语，讲起“她们的”五七农场新点来了。从去年秋天搭帐篷时，炊事员用洗脸盆做了一锅夹生饭讲起，一直说到沼泽地里陷了车，用肩膀拉犁才翻出头几道垄……话语里，充满着对边疆的热爱和对自己艰苦奋斗生活的自豪。

司机按响了喇叭，我赶紧上了车。车开出一段，我还恋恋不舍地回过头去，只见三个人抬着一袋种子，向着播种机走去，好远，还看到红头巾在飘。我想着，是什么让这三个经历各各不同的女同志从上海先后来到这遥远的边疆，和边疆人民并肩战斗？为什么那年轻的驭手告别了敞亮的教室，宁肯钻进这矮小的帐篷？为什么那年老的慰问团同志离开了办公桌边舒适的沙发，坐上颠簸的马车？为什么那穿军服的女同志离开城市，来到祖国的北疆？

车，驰过一段紧贴着江边的公路。黑龙江，这才向一车风尘仆仆的旅客敞开了胸膛。呵，在我们面前，这条以“黑龙”命名的江，竟会是这样的平静。江水在宽阔的河床里稳稳地淌着，江面没有旋涡，江心没有激浪，也没有长江、黄河那澎湃的涛声。一只火轮从上游拉着木排过来，在江上拖出两条泛着白沫的航迹，不一会儿就平静下来了。江水，依然倒映着岸上的青山绿树，浮着莲花似的朵朵白云。“多平静的江水啊！”不知谁这样赞美着。

“平静？”前座上有人重复了一句，转过身来。那是一位解放军战士，他的眼睛深邃而又明亮。边疆的大风、雪光使他的脸变成紫红色。他指指对岸：“看看那边！”

对岸，也是苍翠的森林，辽阔的草原，

肥沃的土地。接着他说："山和水都一样，对不对？可是，要我说，不一样！"我看出来了。是的，是不一样！在浓密的树荫里，你能看到岗堡的射击孔，坦克的炮口，和层层密密的兵营铁丝网，直升飞机象鸭子似地扑着翅膀。在这些唬人的东西背后又是什么呢？牧场、农庄、渔村、工厂，再也不属于普通的工农了。在这"各民族的监狱"里，劳动人民怎会有我们年轻的牧工、拖拉机手那当了主人的自豪和欢乐？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怎会有鄂伦春新村的居民这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幸福？被镣铐锁住的男女青年，怎会象我们那三个赶车女同志一样朝气蓬勃？这一条江象一道深堑，划出了两个世界！我沉思着，心里猛一动："这是光明和黑暗的界河啊！"

那位战士转身赞许地点点头："界河里的水，还能平静了？它的水流得可急啦，它从来没有平静过！"

这话可真是意味深长。我琢磨着。从坦克的履带压上我们可爱的珍宝岛，一直想到对着舢舨喷来的水龙，潜水过来的特务，一次次明的暗的挑衅。这平静的江，有这么尖锐的斗争！而斗争，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呀！

听说古城爱辉前，有一堆瓦砾，上面立着一块醒目的木牌。

历史的见证——魁星楼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老沙皇用武力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朝当局在这里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爱辉条约》。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屈辱的一页。从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开始，中国陆续被割去了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老沙皇攫取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及其支流上航行的权力。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魁星楼早已倒塌了；可是，对沙皇和投降派们的仇恨却种入了中国人民的心胸，这悲惨的一幕，经历过的人谁能够忘记啊！

头道沟大队的孟久兴老汉就是从江对岸过来的。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忙碌着。场院的草垛上靠着人形靶，一个班的民兵正卧在草垫子上练瞄准。孟久兴老汉披着一件又长又大的军棉衣，蹲在一个年轻人身边当教练。有时他点点靶子，帮年轻人抬抬枪管，有时又在年轻人耳边絮叨什么。民兵们使的是一式崭新的自动步枪，独有他背着一枝木把上油漆已经磨得光光的三八大盖。他向我们走来，精神矍铄，步伐有力，谁能猜出他已经高龄八十六？

我们坐在江边，看着滚滚的黑龙江，听老汉讲起自己的经历。他家祖祖辈辈是江东六十四屯之一靠山屯生活的猎户。老沙皇的火把点燃了他们住惯的土屋。人们被马队赶着，扶老携幼向江边跋涉。在那苦难的旅途中，他和哥哥安葬了年老的父母亲，弟兄俩轮流背着八岁的小弟弟，终于拖到了江边。突然，草原上滚过一道烟尘，枪声惊醒了静谧的江。哥萨克骑兵围住了乡亲们，打着唿哨逼他们下江，马刀在尘埃里闪着白光，呼啸的子弹擦身而过。哥哥突然抱住他，颤抖着说："老二，俺不行了……"鲜血，从哥哥胸口冒了出来，染红破旧的袍子。乡亲们奋起反抗，孟久兴拔出腰里的斧子砍死了一个军官，拉着弟弟跳进了黑龙江。他背上驮着弟弟，顺着江水漂浮着。岸上，炮口吐着血红的火光。一个炮弹落在孟久兴附近的水中，把他们高高抛起，又没入水里。他只感到小弟弟搂住他脖子的手无力地松开了，一团殷红的鲜血在江上漂散。黑龙江的水流得慢了，江面漂着江东六十四屯父老乡亲的尸体！

黑龙江的浪花变红了，浪花里有中国人的鲜血！

当幸而脱险的人们水淋淋地从江中起来的时候，清王朝的三角龙旗正有气无力地低垂着。黑龙江愤怒的激流啊，倒映着长空里的闪电和乌云，波浪拍天，迎接震天的响雷。江流大敞胸怀，任凭暴风雨在怀里怒号……

老汉的话语悲愤而又深沉，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练瞄准的民兵不知不觉地围成个圈子听着。人们在回忆，也在沉思，我指着江面说："这不一样？坦克逼着江岸，不就象哥萨克的马队吗？"

"是一样，可又不一样。"老汉一手扶着那枝三八大盖，另一只手指指大队革委会的门口，那里树着一根高高的旗杆。五颗闪亮的金星在鲜红的旗帜上闪耀。或许你看惯了在祖国大地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可是，当我们在光明和黑暗的界河边，在讲述着民族史上屈辱的一页的时候，再一次瞻仰她，你的心里难道不会有一种特殊的激情升腾？老人接着说："眼下不是签订爱辉条约那阵子了。"是的，历史的长河毕竟象黑龙江那样永远奔流的啊！请看旗杆顶上迎风猎猎的红旗吧！正是这面红旗啊，让我们站起来，永远不再做别人的奴隶，不再有那辛酸的日子了！

有个小伙子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说："大伙瞧瞧，这头发多细啊！那些龟孙子派水鬼从江中潜过来，就用这样细的金属丝扎在我们边疆电话线的瓷瓶上，从江底通到对岸。你看有多坏！可是这不打紧啊！咱老孟大爷的心眼比这金属丝更细呐，他领着三个电工溜线，到底从几千根电杆上把它找出来了……"

我听着，想着。边界上该有多少这样的斗争故事啊！请为我们的边疆军民骄傲吧！在严冰封江，积雪复盖大地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的边防战士横枪跨马，在深雪里跋涉，警惕地搜索北极熊的脚印；你会看到在高高的了望台上，那短发姑娘不顾凛冽的寒风，卷起皮帽，为的是不让一丝一毫可疑的声响滑过；当江水泛滥，碧波淹上那些可爱的江心小岛之时，你会看到民兵和战士肩并肩哗哗淌着水在巡逻，晚上，就"住"在这岛子的树上！他们在这样保卫江岸麦田里每一个金黄的穗头，草原上的每一颗露珠，森林里的每一枚叶片啊！人们难道只是在保卫祖国一寸一分的领土吗？当你听了孟久兴老汉的叙述，你的心头会有一股激流流过，你一定会更清楚地知道，这是在保卫社会主义，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啊！

这一夜，我就寄宿在头道沟的大队部。深夜，我被人们的说话声惊醒了。

"大爷，您休息吧，我们来站岗！"

"为什么休息？咳！这界河上哪里不是我的岗位？"这是孟久兴老汉的声音。

"您老了，八十多啦！小铁蛋还小哪，才十四！"

我披衣走出屋子，借着屋里的灯光，看到老孟大爷戴着一顶火红的狐狸皮帽子，显得格外精神抖擞。身边靠着他戴红领巾的小重孙子。原来，民兵换岗的时候到了，这一老一少也要上岛子站一岗。

经过一番低低的"交涉"和大声的争辩，最后终于达成"协议"：民兵上岛子去，老孟大爷和铁蛋划船巡逻。民兵们告诉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谁也说服不了这位倔强的老人。

我坐上老孟大爷的划子。铁蛋腰里插着把斧子，熟练地荡起双桨。在轻轻的桨声里，划子在江面滑行。粼粼水波反射着点点星光，船渐渐驶近那黑越越的岛子。岛子睡了，象依偎在母亲怀抱里的孩子一样，甜甜地睡了。

老孟大爷象座塑像一样挺立在船头。肩头上，三八大盖的刺刀闪着寒光。夜风把他的白胡须吹得飘动起来。他的眼光是这样严肃，这样明亮；可是，当划子缓缓靠岸，老孟大爷的目光一接触到江这岸的时候，那神情又是这样温暖，这样热情……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循着孟大爷的目光侧身向南岸望去。祖国，祖国啊！我看到了几点不动的灯光。那是电灌站的管水员在挑灯夜战，还是夜渔的舢舨在下浮子？那是开夜工的工厂，还是林区防火哨的了望塔？我又看到了几星游动的灯火，那是抢播大豆的拖拉机的前灯，还是运送物资的汽车？那是生产队长提着马灯在巡视他的庄稼地，还是乡邮员带着手电匆匆夜行？还该往南看看吧：看看南泥湾那年过半百的老红军战士，怎样扛起锄头走上他曾经战斗过的山岗。看看社会主义新大学里，工农兵大学生怎样打起背包，象雄鹰飞向海角天涯。看看鞍山钢炉出钢的间隙，炉前工们怎样认真讨论社会主义人与人的关系。华北平原亮着电灯的大队库房里，那梳小辫的政治夜校教师，正在讲述“小生产”和“商品经济”……我想，边疆儿女往南一望，准会看到北京，看到中南海那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那日夜操劳的魁伟身影。祖国，毛主席领导着八亿人民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祖国啊！

我望望对岸，那里信号弹亮了又灭，灭了又亮，飘过来不知什么味道的怪曲子……我知道，那一伙披着假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把人民推向深渊！

这一岸，在向共产主义高歌猛进，那一面，在向资本主义频频倒退！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一江之隔的两块土地，才会有光明和黑暗两种绝然不同的命运！

黑龙江春天不平静的激流在无声地奔流。这是斗争的激流，这是交织着爱和恨的激流。黑龙江啊，你从遥远的年代奔来，你看见了中国人民怎样从奴隶变成了主人。你流过了我们的森林、牧场、人民公社，你看到了边疆儿女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黑龙江啊，你还要向未来的岁月奔去，请你为我们作证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理照耀下，江南岸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本世纪，下世纪，永远永远，是一片光明！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革命真理的太阳同时照亮两岸，你将幸福地在共产主义朝霞燃烧着的大地中间穿行！

黑龙江的激流啊，你在我的心里奔流。

壮志伊犁河

（三首）

李幼容

草原红鹰

一只红鹰天上来，
朵朵白云两边排，
山鼓掌，水喝彩，
乐得草原敞开怀。
哪里来的金翅鸟？
满身阳光好风采！

忽闻一声鞭儿响，
豪情飞出云天外：
“伊犁河，我来了，
咱是草原新一代！
毛主席给我金翅膀，
鹏程万里多豪迈！”

话音未落白云开，
牧羊姑娘站山崖——
红马、红鞭、红头巾，
红旗、红花、红云彩！
谁的青春这么美？
——纵情飞翔在塞外！

上海青年洪云英，
浦江雏鹰天山来！
雪松伴她安下家，
清泉为她洗尘埃，
毡房扎在风口上，
挥鞭放牧走云海……

她把一颗火红的心，
献给牧区学大寨，
马蹄过处牧草香，
汗珠洒地鲜花开，
草原在她心坎里，
一幅幅美景任剪裁……

阳春喜绘《接羔乐》，
《剪毛曲》欢唱盛夏来，
金风高奏《打草歌》，
《套狼画》飞雪里又展开……
胸有红旗绣山河，
跃进宏图添新彩！

呵，马蹄飞，鞭儿甩，
赶着白云走天海，
高山牧场在飞翔，
跨进火红的新时代。
一只红鹰击长空，
群鹰振翅跟上来！

雪山鸿雁

一路马蹄一路花，
东风送暖千万家。
阿达① 笑，阿嬢② 夸：
山高路险她不怕，
咱们的鸿雁飞来啦！

巴郎③ 上前牵骏马，
克孜④ 又斟热奶茶，
小伙迎，老人拉：
“快进毡房歇歇吧！”
笑脸围成一团花……

乡邮员，乐哈哈，
拂去风雪一脸砂！
《红旗》送到社员手，
《人民日报》发到牧民家，
讲理论，谈团结，聊生产，
给大伙传达毛主席的话！

包裹寄来五湖的阶级情，
书信绘出四海的丰收画：
大庆旗呵大寨花，
映得全国飞红霞，
江南塞北的新气象，
都从邮袋里传天下！

不停脚，不歇马，
满脸汗珠来不及擦，
牧民留宿她不住，
挥鞭笑指红鹰峡：
“深山里还有群放羊娃，
等我去辅导学理论和文化……”

呵，姑娘催骏马，
笑歌入晚霞。
牧民送，社员夸：
“咱们的鸿雁传喜信，
东风常在心头刮！”

套马曲

是飞云？
是流霞？
还是海潮发？
呵，草原腾起白浪花，
一只小船浪尖上划！

不是小船划，
不是白浪花，
是为部队选军马，
年轻的女牧工呵，
甩开长索追云霞！

追云霞呵
——套骏马，
拽一路长风，
驮满山喧哗——
“快，快，眼看追上啦！”

喊声高，笑声大，
多少人心里把油加，
等待姑娘牵回马。
是谁突然一声‘啊！’

注：① 阿达，爸爸。
② 阿嬢，妈妈。
③ 巴郎，小男孩。
④ 克孜，小女孩。

引起了满场惊讶？

是脱了蹬？
是摔下马？
怎么甩出长鞭人没啦？！
大伙直望老队长，
他却只笑不回答。

不回答，急煞老阿妈，
夺过队长手中鞭：
“我去看看她……”
老队长摆手说了话：
“放心吧，她不是三岁娃！”

一声骏马嘶，
众目望山下——
姑娘拉紧套马索，
跳下乘马跨烈马，
三鞭抽过马听话！

牧民笑，阿妈夸，
老队长仰脸问大家：
“怎么样，草原新牧工够格吧？
去年来的上海娃，
如今成咱马上花！”

扁担剧团

周志俊

穿草鞋，
走遍山乡；
扁担挑，
道具服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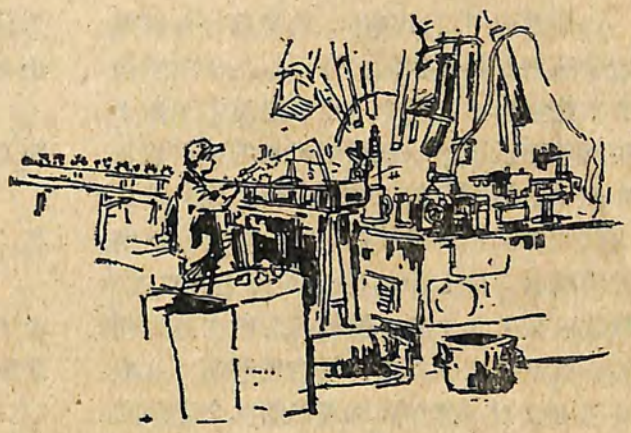
地无三尺平，
迈步就是岗。
三尺舞台拉起幕，
锣鼓一敲开了场：

一曲“虎头山”，
飘来大寨稻花香……
忽传山头锤声响，
突击队劈山引水酣战忙——

闭幕不等卸油装，
汗透哪顾换衣裳，
演员学掌钎，
乐队凿石方。

三大革命大舞台，
龙腾虎跃好战场。
胸揣《讲话》心倍明，
源头水活流更长。

扁担挑新歌，
草鞋紧系上，
喝一口山乡水哟心中扬起延河波，
想着工农兵——再翻一道岗！



无产者

杨　淼　董德兴

一

玻璃瓶厂有一位“开国元老”名唤谭玉根。全厂上下，无不知晓。他是一个有名的八级挑料师傅，他有一个挺招惹人的脾气，就是：倔。无论什么事，他都要轧一脚；他想定当的事情，就是用上十八头牛也拖不转来。

人们都说，人一上了年纪，往往脾气就会“两极分化”：一种变得绵绵和和；一种就象谭玉根那样，凡事，不论大小，非发点议论，谈点自己的看法不可。

就说一桩事吧。为了向全厂工人普及电子技术，发动群众进一步攻克玻璃瓶生产流水线自动控制的一些关键项目，厂革会决定开办“七·二一”业余工大。学员报名的年龄，规定在四十岁以下。谭玉根一听，倔劲上来了，一甩手套，喝道：“什么，不把我们算在内？”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张报名单，歪歪斜斜地填好后，就往支部办公室闯去。

办公室里，党支部书记罗纪超正饶有兴味地翻阅着一张张学员报名单。呼地一声，门被推开，五十开外的谭玉根闯了进来。他矮矮的个子，粗粗的腰板，红红的脸膛，一部络腮胡子，大概有两个星期没刮了。

“小罗，休说我老头子倔，工人大学怎么能挤掉我们这些老头儿？”谭玉根递上报名单，“努！给我们都报上个名。”他说起话来粗声慢转，好象用铁管挑玻璃料那么稳当，准确。

罗纪超是谭玉根的徒弟，徒弟对师傅的脾气是摸得一清二楚的。师傅虽倔，却总倔在理上。罗纪超笑道：“师傅，你已年过半百，读大学还想轧一脚？”

“八十岁学吹打，我五十岁想当个老大学生还不成？”

谭玉根讲的是笑话，可脸上没挂一丝笑容。

罗纪超仔细打量着师傅的脸色，心里猜想，这番情绪十有八九是师弟邵一平那句话引起的。

事情还得从谭玉根那根铁管上的绝招说起。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玻璃瓶行业就要数拿挑料管的为状元。谭玉根从十三岁拖着木拖板当童工至今，已经足足吃了四十年的玻璃饭了，一根细细长长的挑料铁管在他手中运用自如，神奇莫测。他只消从火红的熔炉里挑出核桃大的一块鲜红欲滴的玻璃料，不慌不忙，轻轻地运上几口气，款款地转上几个身，那核桃大的火球即刻随心所欲地变成各式各样的玻璃瓶。这般技艺，全厂人人叫绝，就连他的几个老师兄也望尘莫及。可是谭玉根呢，并不把它看得怎么重，谁要说谭师傅有绝招，他就把挑料铁管往谁的手里一送，喝道："不好好学，我揍你的皮。"

文化革命前，厂里来了一批小青年，当辅助工。罗纪超和另一个长得白白瘦瘦，显得很机灵，名叫邵一平的，一同分在谭玉根的班上。辅助工就让他当辅助工呗，可谭玉根偏偏生事，他把他们拖到炉前，把自己那根擦得乌黑铮亮的挑料铁管递到他们手里，说道："辅助工，挑料工，都要学。我们老了，你们就得接班。"那个活络的邵一平一听让他学这八级技术活，简直迷了，心想：我要能象谭师傅那样，不也就成了八级徒弟了。他两手一搓，接过谭师傅递过来的挑管，颤颤抖抖地试着往炉膛里探。不巧，给厂长一眼看见了。厂长把谭玉根拉到一边说道："你又来了，辅助工不准拿挑管，这是厂规。你怎么能把挑管交给这些毛头小家伙。"

谭玉根眉头一扬，慢条斯理地说："厂长，我这点手艺可不想带到棺材里去，把它传给青年人，这有什么不好！"

厂长着急地说："你好心我知道，可是辅助工是辅助工，八级工是八级工，差远啦。质量出毛病，谁也难说话。"

谭玉根瞪起眼来："八级工，辅助工，这是旧社会留下的，新社会都是工人阶级，还要分得那么清？"谭玉根倔脾气一上来，谁也不卖账，转身对邵一平说："学。"

邵一平不安地放下挑管说道："我是辅助工，怕拿不起这根铁管。"

谭玉根喝斥道："怕啥！有我呢。不图名，不谋利，只管握紧这根铁管。"

就这样，邵一平、罗纪超和另外一些小青年，跟着谭玉根学，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掌握了挑料吹瓶的技术，成了厂里第一批"八级"徒弟。

去年，罗纪超领着邵一平一班青年人，闹起了技术革新，准备把挑料铁管革掉。谭玉根听说，心头猛然一震，脸上露出了叫人难以捉摸的神色。已经下班了，谭玉根却不回家，一个人坐在更衣室里，灯也不开，黑咕嚯咚，只有他嘴边的那个烟头，一闪一闪地发着暗红色，突然，"啪"地，电灯亮了，走进来谭玉根的老师兄，他一眼看见谭玉根正使劲地擦着那根铮亮的铁管，便委婉地说道："师弟，听说了吧。"

谭玉根没开腔，专心致志地擦着那根铁管。

老师兄又说："铁管是咱吃饭管，是咱的心头肉呀，这回要砸啦，你能不管？"

谭玉根把铁管抚摸了一回，说道："怎地不管。"

老师兄面露喜色，说道："是嘛，给你两个大徒弟说说，别让他们尽瞎闹。"

"怎么是瞎闹？"谭玉根惊讶了一下，转而哈哈一笑，"老师兄，我是在捉摸怎么当好他们的顾问呢。"

他拉着老师兄坐下，递上一支烟，说道："老伙计，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得往前看，光守住这根铁棍棍不行哪。"

谭玉根说是这么说，他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啊！要知道，这根铁管在他手中摆弄了四十年，伴随着他的辛酸和他的幸福，经历了多少次斗争啊！他的这点手艺是淌

着眼泪偷来的，是用鲜血换来的啊？现在却要丢掉它了。但是他，是一个无产者！除了双手，什么也没有，他会失去什么？是的，他要永远记得这根铁管，也要舍得扔掉这根铁管。

谭玉根用回丝把那根铁管擦得雪亮，赠送给邵一平，正正式式地当起技术革新组的顾问来了。

不久，生产一条龙了，挑料铁管果然给革掉了。邵一平凝视着谭师傅送的那把铁管，深深地为师傅感到惋惜，谭师傅这一手无人可及的绝招，就这样一下子化为乌有了。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有文化的人的时代啦！

没过几天，为了攻克炉温自控这道难关，让一条龙的龙头摆动起来，邵一平被抽去参加厂里科研小组的工作。他在清理工具箱的时候，拿起谭师傅送给他的那根挑料铁管心想："过时了，留着它做啥？"哨的一声，扔进了废铁堆里。边扔边开玩笑地对老师傅们说："我们把你们从铁管里解放出来啦！"说完，就嘻嘻哈哈地搬进了装着隔音、隔热设备的自控室里，做起长日班来了。身上那件油腻腻的工作服也换成雪白的的确凉衬衫。

有一天，邵一平偶然路过车间，看见一个老工人操纵电子箱时不大灵活，脱口就说："没文化，笨手笨脚的连按按电钮都不会。"那位老工人愤怒地瞪了他一眼，他也不以为然，他伸出手，下意识地摸了摸手指上写字磨出来的茧。

这一句话，伤了谭玉根的心，更如警钟长鸣。他立即串通了好些老工人，报名参加"七·二一"业余工人大学。今天，他是第一个送来了报名单。

二

工人新村的夏夜，月光透过梧桐树繁茂的枝叶，在楼房四周的空地上，到处洒下斑斑驳驳的光点。人们在外面乘凉，月光下，大树旁，不时传出一阵阵人声笑语。

有一间房间的灯亮着，这是谭玉根的家。这时他从窗口探出头来，向树荫丛中扫了几眼，伸手把窗门关得严严实实，觉得外界的噪音小了，才重新坐下。一盘蚊香，放在脚下。袅袅升腾的烟雾，在屋里弥漫开来。谭玉根戴上他那副少一只脚架的老花眼镜，在一迭过期的日历纸上写着什么，写完后，就包在一只电子零件外面，丢到面前的一只雪花膏瓶里。就这样，写一写，包一包，丢一丢。等到雪花膏瓶中都丢得满满的了，他又把瓶中的一只只纸包全部倒在桌上，拿起其中一只，看看上面写的字，尔后闭上眼睛，念上几句，想一想纸中包的零件的模样，再拆开来定睛看一看，对一对，复又包上，丢进瓶里，口中念念有词："'可控硅'，'三极管'……"不一会，雪花膏瓶子又丢得满满的了。他用手抹了一把颌下的汗珠，站起来，揉了几下腰，又俯身把雪花膏瓶中的纸包搅了两搅，满意地自言自语道："这好比吹瓶，一只一只，一手四只，一筐就是五百只。"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这才感到一阵刺鼻的烟熏味。他慌忙推开窗子，让烟雾向窗外散去。晚风送来一声声蝉鸣，扰乱了他的心情。好象蝉鸣声中夹杂着一句话："没文化，笨手笨脚……"他想起了邵一平。一种强烈的感情在他心头翻滚：是啊，这孩子在变，他把党给他的知识当作自己的财产了。

谭玉根甩掉手中的烟蒂，转身出门，沿着卵石铺成的小径，向邵一平家走去。

邵一平家门前，邵妈妈正坐在竹椅上摇着扇子纳凉。一见来了谭玉根，忙拖过一只凳子，递上一把蒲扇，高兴地张罗着："谭师傅，许久不见你上门了，快坐，快坐。"

"别忙啦，一平在家吗？"

“在家。”邵妈妈指指三楼一个明亮的窗口说：“瞧，在画设计图呢。成天关在屋里，热烘烘的，说也不听……”

亮着的灯突然暗了，接着听到关门声，随后有人从楼梯上飞快地奔下来，正是邵一平。原来邵一平在楼上听到了谭师傅的说话声，就匆匆地奔下楼来。他亲热地喊了一声，说道：“你坐会，我去买两块冰砖来。”

谭玉根用手一拦，说道：“不用啦，我们边走边聊，反倒好。”他拉着邵一平辞了邵妈妈，摇着蒲扇向梧桐树林中漫步走去。

月亮洒下的斑斑点点的白光，在他俩身上跳跃着，闪动着。谭玉根打破了沉闷，说道：“一平，这一向怎么不来我家玩玩？”

“忙得团团转，师傅。”邵一平用巴掌捂住嘴巴，扭过头，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

谭玉根关切而又含蓄地说：“老把自己关在屋里就会疲倦的，应该多到外边呼吸点新鲜空气。”

“是啊，可跑不开啊！”邵一平随口应道。

“龙头搞得怎么样了？为什么不下车间同大家一块搞呢？”谭玉根拉开话题，单刀直入地说，“我们车间工人的设计方案你看怎么样？明天我们想搞搞试试。”

对于谭玉根他们的方案，邵一平只草草地瞄过一眼，他认为师傅们没文化，搞的东西肯定是很简单，没水平的，因此，根本没有好好地想过。现在谭师傅问起，他嗫嚅了。

谭玉根见邵一平不回话，就问：“你们的方案呢？”

邵一平一愣。一个月来，他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的确搞了个初步方案，可他是不到火候不揭锅的，高精尖的东西，谁见了不爱？要是过早泄露出去，给别人用上了，自己不就白费劲了。因此，邵一平调着花腔说：“还不成熟，碰到了难题。”

谭玉根说：“碰到难题，就下车间嘛，人多点子多，还怕解决不了？”

“唉！忙啊。”邵一平漫不经心。

谭玉根见他一口一个“忙”字，心里不由地滚起了火团：“忙，忙，这半年多来，忙得你同我们疏远了。”

“师傅，工作岗位变了，分工不同哇。”

“分工不同，可不能思想不同，雁儿离队啊。”

“师傅，这不是辅助工，谁都能干，技术总是少数人掌握的……”

“什么？”谭玉根吃了一惊，打断他道，“原来你把自己当作少数人了！”

谭玉根停住脚步，使劲地扇着扇子，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眼前是一片梧桐树林，不远处是一株小梧桐，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十分孤单。谭玉根用蒲扇指着小梧桐深有感触地说："看见那棵小梧桐吗？老话说：独木不成林。一平，不要忘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啊！我们无产者一生奋战，为的是求解放，可不要被粗粗细细的铁链条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哪。你的文化知识是哪里来的？要用到哪里去？你要好好想想。好吧，我到厂里去作明天的试验准备了，我们找时间再谈。"

望着谭师傅远去的身影，邵一平感到委屈。在他想来，师傅跟他那根神奇的铁管一样，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可他……"唉！"邵一平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在自来水龙头上冲了冲头，揿亮了台灯，又在桌前坐了下来。

三

玻璃瓶厂的自动化车间里，灯火通明，马达轰响。自从革掉了挑料管以后，谭玉根就主动来到了尚未实现电子化的龙头——大炉工段。这儿一直是活儿最重，劳动强度最高，也是最热的地方。如今，一条龙诞生了，龙头不摆就成了最突出的问题。

这时，谭玉根正同几个师傅蹲在炉前，透过墨镜，研究观察炉膛里液料的变化情况，为试验作准备，凭着几十年丰富的经验，谭玉根只消向炉膛里瞄上一眼，就能从熔化液料的颜色上断定炉温的高低。为了要让龙头早日摆动起来，让电子化来代替他这双金睛火眼，他多么希望邵一平早日拿出方案来！谁知邵一平的方案迟迟没有来，于是，他们就自己动手搞起来了。

烈焰翻滚的炉膛里，喷射出灼热的气浪，尽管背后的风扇呼呼直响，人们脸上的汗珠还是顺着鼻尖，下巴，滴到炉前的铁板上，霎时化作一股烟，谭玉根敲敲发麻的大腿，站直身子，和一起奋战的支书罗纪超交换了一个眼色，走到离炉口稍远的风扇下。

"谭师傅，"罗纪超脱下手套，兴奋地说，"依我看，你们的方案有希望。"

谭玉根拿起一瓶盐汽水，昂头喝了几口，道："须得再努力一把。"

罗纪超在本子上作了一些纪录，凑近谭玉根的耳朵说："师傅，你找一平谈了吗？"

谭玉根想起昨晚的情景，刚想说什么，恰巧瞥见通向自控室的天桥上，邵一平穿着白衬衫往这里走来。

邵一平显然开了夜车，眼球红丝丝的，走到谭玉根跟前，兴奋地交给他一份东西，以充满自赏的语调说："师傅，你先看看这个总方案吧。"

谭玉根接过这张写得密密麻麻的方案，用眼睛扫视了一遍。方案上方，用仿宋体端端正正地写着"设计者：邵一平"几个字。这几个字，象一把烧红的烙铁，烙得谭玉根心里发痛，他不禁皱了皱眉头，但还是耐心地把方案看完。

"按这个方案，要拆了大炉才能安装自控设备？"谭玉根不安地问道。

"对！一定要重砌炉灶。"邵一平胸有成竹地回答。

"能不能利用现有的熔炉土法上马呢？"站在一旁的罗纪超插话道。

土法上马？邵一平轻蔑地抿着嘴摇摇头。他想：再土，也没有挑料铁管土了，难道还要土到用嘴吹瓶吗？

谭玉根急切地说："根据我的经验，不拆大炉是可以的，你想过吗，你那方案要国家投资好几十万呢。"

邵一平不以为然地说："有所失才能有所得，一条龙一鸣惊人，龙头现代化，就可再鸣惊天哪。"

“哦！就为惊人惊天吗？怪不得把名字也标上了？”谭玉根一字一顿说得很重。

“不！不！当然是为了生产，也为了表示负责。”邵一平自我解嘲地说。

在场的工人一听他的方案要化费国家那么多钱，都纷纷表示反对。

邵一平被大伙说得难以下场，稀里哗啦地卷起图纸，低声咕哝道：“算了，算了。”

“一平，”谭玉根按住他的肩膀说，“你的方案也有可取之处，交给大家讨论讨论怎么样？”

“别再挖苦人了！”邵一平一扭身，走了几步，回头看了大家一眼，说道，“我知道你们也在搞，这大概是否定我的方案的直接原因吧。”

罗纪超大声喝道：“一平，你在说些什么。”

邵一平一转身，向天桥奔去。

谭玉根半晌没作声，心头好象压上了一块千斤重石，沉甸甸的。他慢慢地说道：“一个私字就把他给压垮了。”

邵一平怒气冲冲地走进自控室，把门重重地关上，习惯地往工作台前的软椅上一躺。

这是一间设备良好的恒温小屋，透过一排大玻璃窗，可以俯瞰全车间的生产概貌。邵一平进自控室已经半年多了。起初，他穿着干净的衣服在这里进出，遇上车间里满身油污的老师傅还有些不自然，久而久之，他习惯了，心安理得了。此刻，他慢慢地冷静下来了，回想起刚才的情景，自己似乎太冲动了。但是谭师傅他们也太那个了。他想起那天谭师傅把他已经丢到废铁堆里去的挑料管重新拣回去，擦了老半天。这种心情当然可以理解，到底用了几十年啦！可是，老念着它有啥用，难道今天还能土到象挑料管一样吗？科学是无情的呀。高精尖的东西只有靠少数有文化的人才行。想到这里，邵一平本能地感到一阵惊惶不安，他想，方案固然有了，能否成功，把握却不大，要是失败了，岂不给他们话柄了。不，我要走在他们的前面。他一跃身，从椅子上跳起来，向大炉操作台跑去。正好那里没人，他也不打招呼，拿起螺丝刀，旋开炉温表的外壳，把里面的表取出，只留外壳，装好后，表的指针依然如旧。他转身回到自控室，搞试验去了。

四

天放亮了，几缕彩色的光柱透过车间天顶的玻璃窗，射到一条龙的龙头上，龙头即刻增添了无限的生气，好象酣睡初醒一般，就要摇动起来。谭玉根走到天桥的栏杆边，张开双手做了几个深呼吸，又活动了几下手脚，就伏在栏杆上，点燃起烟。他眯着眼睛吸一口，慢慢地吐出来，好象这一吐，可以把几夜不眠的瞌睡一口口吐光似的。天桥的下面是龙身，一团团火红的玻璃球从上面的龙嘴里吐出来，象一串串奇异的珍珠宝贝，滑下去，一瞬间，三滚两跳，火球立即变成一只只玻璃瓶，向龙尾巴游去。谭玉根看看这欢蹦乱跳的珍珠宝贝，不由地想起了邵一平。技术上去了，思想掉队了。他抬头向控制室眺望，邵一平那件雪白的的确凉衬衫，在大玻璃窗前晃动。身上干净了，思想上却有了油污，把挑料管也丢掉了。他转身从工具箱里取出拣回来的那根乌黑铮亮的铁管，用回丝使劲地擦起来。擦着想着，谭玉根不由得哼了一声，用力把铁管往地下一敲，咬着牙说道：“我非把你思想上的油污擦掉不可。”

就在谭玉根凝神细想的时候，自控室里的邵一平，随手打开了工作台上那架漂亮的电视机的旋钮，屏幕上出现了几个光点之后，很快映出熔炉里外的情景。炉膛里，烈焰腾腾，熔化的玻璃液突突地起伏

着，炉膛前，一群忙忙碌碌的身影在晃动。他又扭动了一下旋钮，电视机里映出了谭玉根那张沉思着的面容。这张慈祥的面容，他多么熟悉啊！正是这位慈爱而又严厉的师傅，把自己几十年用血泪换来的一手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了。可是现在，师傅们的时代过去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邵一平看了看电视屏幕上的谭玉根，谭玉根手里正握着那根旧挑料铁管，脸上微微现出他熟悉的那股倔劲。他不由自主地把电视机关了，心里很纳闷：谭师傅为什么一定要保存这根过了时的铁管呢？

不知为什么，玻璃厂特有的那种铁筒梆子突然被人敲得"哨、哨、哨……"一阵乱响，谭玉根和邵一平都猛然一惊，抬头四顾，只见龙头火炉平台上，火光闪耀，照出一簇忙乱的身影。谭玉根一看这异常的红光，失口叫道："不好，炉温太高。"拔腿便向龙头冲去。

邵一平虽不能判断情况，但见谭玉根冲去，情知不妙，也奔向天桥。

谭玉根冲到炉前，迎面扑来强大的热浪，灼烫着他的脸膛。

"谭师傅来了。"大家让开一条路，谭玉根用手中那根铁管拨开炉门，朝炉口一探身，一眼看到炉膛里的料液象一锅沸粥，上下突突翻滚，喷射出眩目的红光。一千六百多度的高温把炉壁的矽砖烧得酥软松动，有几块已经脱落，漂浮在熔液的表面。

"降温！"谭玉根挥舞着那根铁管贴近炉口，一股巨大的热浪几乎把他掀倒。罗纪超赶上前扶住他。他立稳步子，伸进铁管，向外掏砖。那根乌黑铮亮的铁管，很快就烧得通红，变得象糖棍一般柔软了。

随着炉温的降低，喧闹的炉料渐渐平静下来，新的砖块很快被补上去了。

罗纪超打开一瓶盐汽水递给谭玉根。忽然有人惊讶地叫道："谭师傅，你的眉毛。"谭玉根用手在眉毛上一抹，索地抹下了一簇焦黄的眉毛："嘿！白眉毛变黄了，谁让它贴在眼上碍事的。"谭玉根哈哈一笑，接过盐汽水，一昂头，痛饮起来。

人们一阵哄笑。

罗纪超说："一千五，今天真怪，炉温表正常的嘛。"

"不可能！"谭玉根放下汽水瓶，一抹嘴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大家七嘴八舌。

"查查表看。"罗纪超用旋凿把炉温表外壳拆开。人们轰地一声嚷开了："空城计。这是谁干的好事？"

"是我。"人群中发出一个低沉的声音，人们一看是邵一平。

喧闹的平台登时寂静得象没有一个人似的。只有谭玉根埋头擦着那根挑料管，发出嚓嚓的响声。铁管被烧弯了。

谭玉根瞄了邵一平一眼，他为徒弟的表现感到痛心，又多么盼望他能从中吸取教训。

邵一平懊丧的目光正碰上谭玉根的目光，便嚅嚅地辩解道："没想到……"

"因为你只想到自己了！"没等他说完，就有人顶起来。

邵一平委屈地说："我也是好心，为了搞试验。"

"你光知道搞你的试验，就不顾生产了？"

邵一平一肚皮的苦衷："这真是太凑巧了，炉温从来都很正常，谁会想到……"

"正常？"一直沉默着的谭玉根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举起手里那根被烧弯的挑料铁管说："我看首先是你的思想不正常，你不是把它丢了吗？"

邵一平心想：过时了的东西丢掉了，有啥不正常呢！

罗纪超接过谭玉根手里的铁管，象端

详什么艺术珍品似地凝视许久，问道："一平，你可知道这根铁管的历史？"

邵一平懵了。铁管的历史，他当然听说过一些。可同今天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必要给你重说一遍。"罗纪超说着，就叙述起这根铁管的历史……

解放前，上海只有一家破破烂烂的玻璃瓶厂。资本家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工人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起来进行罢工斗争。这一下，资本家慌了，就阴谋利用工人中的工种不同挑拨工人间的团结，破坏罢工。一天晚上，工头来到一个师傅的窝棚里，对他说："你是八级挑料工，同那些干粗活的工人混在一起干什么？三只脚的蛤蟆难寻，两条腿的苦力好找。象你这种有绝招的人，我们会重用的。只要你不参加罢工，厂方同意先给你增加工资……"没等这家伙说完。那个师傅抡起一根挑料铁管，劈头扔出去，喝道："滚你的吧！瞎眼狗，想用这根铁管，把我同穷哥们分开，做梦了！"从那以后，他就把那根铁管收起来，和大家一道扛包，烧炉，干粗活，一起斗争。直到解放那天，他才从家里把那根乌亮的铁管带到工厂来……

聪明的邵一平显得有点激动："你是说我有了技术就离开群众？可……"

"对，这根挑料管凝结着我们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传统！"罗纪超把铁管还给了谭玉根。

谭玉根抚摸着这根弯了的铁管，说道："四十年啦！它向敌人作过斗争，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过力气，可它从来没离过我呵！"

"师傅，"邵一平眼里含着泪水从谭玉根手里拿过了那根铁管，百感交集。是啊！他从这根铁管上看到了自己的失败。他看到了自己自从关进自控室以来，象一只小雁离了队。他把自己当作少数人，架空在群众之上，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入，使他离开了队伍，这怎么能说是凑巧呢！

"一平，"谭玉根感慨地说，"这根铁管……"

邵一平急忙打断他说道："师傅，让我保存它吧，我要把你的这根铁管……"

"我的？"谭玉根哈哈一笑，"我的？我可是一个穷光蛋，我什么也没有，我是一个无产者！"

无产者！呵！谭师傅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产者，他什么也没有。他的技术，他的一切都是属于无产阶级的。邵一平好象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而自己却想当富有知识的资产者了，离开了大家，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是多么可耻啊！

"哨，哨，哨……"车间里响起了玻璃瓶厂特有的铁梆子声。

罗纪超说："谭师傅，开始试验吧。"

邵一平羞愧地说："谭师傅，让我归队吧？"

谭玉根一拧眉毛，说道："怎么个归队法！"

邵一平说："跟你们一道参加战斗。"

谭玉根又摇摇白发苍苍的头，风趣地说："不行，得先把你的那些资产没收！一平，记住，要永不掉队，就要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不要给自己留一丁点儿的财产。"

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不要给自己留一丁点儿的财产，这是一个老工人，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告诉青年人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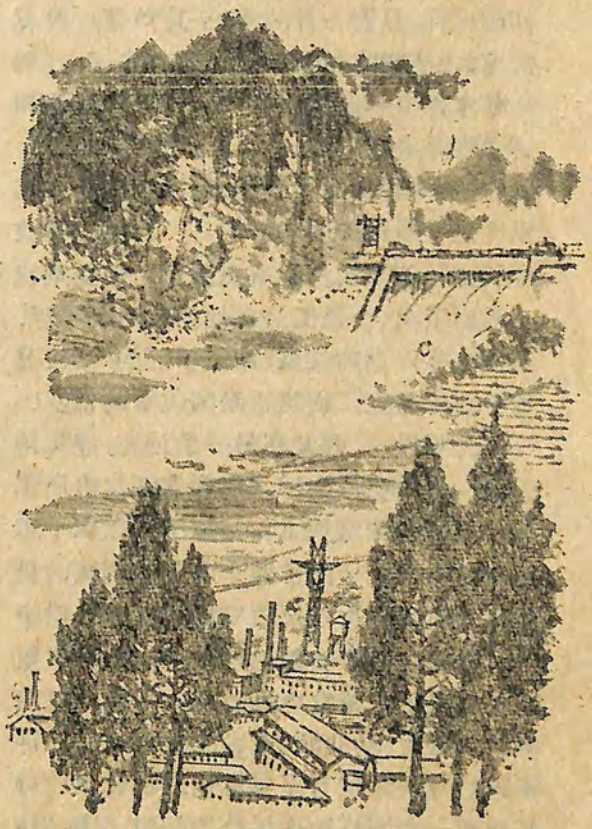
青年人呵，记住吧！

（题图：陆成法　插图：施大畏）

生活的大书

——国庆抒情

徐开垒



阳光灿烂，晴空万里，我们又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又迎来了社会主义祖国无比辉煌的国庆佳节。在这样的时刻，你扳着指头，在想些什么呢？我说我们每个人过日子，犹如按着一个总的主题——奔向共产主义大道，在各自写一本大书。这些生活大书，有的篇幅浩瀚，如大江东去，一泻千里；有的内容结实，而意境深远；有的绚丽多采，但又从容不迫；当然，也还有不少写的比较平淡，甚至松松垮垮，象一篇结构不够谨严的散文。但即使如此，每个人手里的这部大书，一到某一阶段，总也还是要更换章节，来结束旧的段落，开始新的一页吧？这个阶段，我说最恰当无过于送往迎来的年年国庆节。

这样说来，那么我们各自已经写到了第二十六章。在这个时候，你曾经翻阅过你那本大书，重温一下你亲自写下的那些章节吗？按照我的职业习惯，在这样一个场合，我更乐于去读一读别人写的生活大书，因为这不仅仅工作需要，还有助于自己生活的充实，有助于自己对生活的认识。

那年秋天，我在崇明围垦区生活。当时，这个地区经过一万多人的十多个月的辛勤劳动，已经初具规模了。当年渺无人烟的荒滩影子已在这里消失，东西两端大路已经筑成，笔直的河道也已横贯南北；围垦初期的芦苇棚也陆续拆除，大批兴建的瓦屋木房，代替了民工当初用以遮风蔽雨的环洞舍。地里开始种起了庄稼，电源刚刚接通，职工宿舍装上了电灯，家属正开始不断搬进新工房，人们正以无限赞叹的眼光，抬头看着第一夜发光的电灯，回顾着这一年来又辛苦又甜蜜的围垦生活。正在这时，忽然有个人拉着我的衣袖，把我从房子里叫了出去。

站在我们曾经为它在风雨中并肩战斗过几个昼夜的堤坝上，他悄悄地告诉我：他已经报名参加青年突击队，准备离开这里，到新的围垦区去了。在那边，和这里开创

初期一样，只有一片荒滩，一片芦荡，没有河流，没有树木，没有大路，没有房子，连喝一杯水都要跑几里路；劳动的时候，手指和脚要经常淌血……

这个消息，出于我的意外，因为他在这里度过了最艰苦的斗争年月，而现在却放弃了金色的果实。我有点愕然。但立刻我又明白了：这个民工是在他的生活大书里，用他一往无前的气概，结束了旧的一章，开始了新的起点。而这正是国庆节的前夕。

几年以后，我又在另一个地方，迎接国庆节。那是在紫金滩，在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当时围堰筑坝工作结束了，在四十米高的水泥墩上架起了四十吨重的钢梁，世界罕有的闸门也已沉放完毕，工程建设中所有最艰苦的劳动都已过去了，在机房里已经响起了水轮发电机的巨大轰鸣，连明亮的招待所、幼儿园、电影场也已造好。许多人已被安顿在有家属可住的宿舍里。可是我在一个即将动手拆除的临时工棚里，却看到一盏破旧的汽油灯。一个安装工人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第一批安装工人来到这里用的第一盏灯，那时工地可不象现在这样。"

原来这盏灯曾经在这个水电站初创时期起过巨大的作用。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正是这盏破旧的汽油灯，伴着第一批的几个先行者到这里来赶夜工。它用黯淡的灯光，来探索长年沉睡的深山，给深山的夜带来第一道光明。于是，"迎接国庆节，欢呼新安江水电站开工"的红色巨型横幅在山腰上挂起来了。然后来到深山野岭的第一批安装工人，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用第一声炮响，把深山的千年沉默打破。接着，就是更多的工人来参加开山，填土，围堰，筑坝，然后架起了高压线路，把强大的电流送往长江三角洲，使许多工厂有了充足的电力，使许多村庄装上了电灯。

这里，我想给人们介绍一个工人参加第一个夜工时牺牲生命的故事。这个工人年龄不大，但战斗经历十分丰富；他的个子不高，但惯于爬山越岭，善于在高空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勇作战。正是在第一个晚上，他擎着一盏汽油灯，领着一个测量小分队到悬崖上工作，因为一个意料不到的事故，使他从一个陡壁上摔了下来，人牺牲了，灯却在人滚下山坡时，在非常危急中，被勇敢的死者抛挂在山上一根树枝上；后边的人追上，发现它的光亮竟然未熄。

正是有了第一盏灯的第一道光亮，才有以后许许多多城市和乡村的强大的照明。正是第一批安装工人中的几个先行者在深山黑夜中第一个脚步的探索，才有以后千千万万民工地动山摇似的胜利劳动。正是"迎接国庆节，欢呼新安江水电站开工"的第一条红色巨型横幅在山腰上出现，才有以后无限次的胜利欢呼。

感谢安装工人擎着第一盏红灯，给我介绍了它不平凡的经历。从这破旧的灯罩上，我看到它辉煌的战绩；从安装工人的笑脸上，我看到了第一批先行者，以他们勇敢的开创精神，给生活大书写下的精采的诗篇。

这些勇于创业的人们，他们正是用这样九死一生的牺牲精神，来迎接我们的国庆节，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铺锦添绣，因而使我们的节日更其光荣，更其辉煌。这些安装工人惯于以国庆节作为他们战斗历程的里程碑，一方面争取国庆节前提早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又争取国庆节前提早开始新的工程。他们从一个工地，转到另一个工地；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但他们永远是胜利者和开创者。在这些胜利者和开创者来去匆匆的脚步中，一座座水电站从荒山中建立起来，一个个村子亮起了灯光，一座座工厂有了充足的电力，因

而得以高产。而这些建设者的生活大书，内容也就更为精湛，使读者如深入宝山，在那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今年国庆节怎样呢？就在这一节日的前夕，我在一个制造手表的工厂里学习搞社会调查。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和一个老工人一起劳动。这个老工人，他的工龄比我们国家造手表的历史要长得多。他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代手表工人，他参加过我国第一只手表的制造。他懂得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制造手表的道理。在这个厂里，他是个全能工人，他在每个车间都干过，他对每一操作都挺熟练。他干活，对自己要求严。国家规定每只手表误差不能超过三十秒；他主动给自己下个规定：误差不超过五秒。在他手里装配出去的手表，数以万计，而在操作过程中，他从不曾让自己有一秒钟的丝毫疏忽。他全神贯注对待每一个眼子，每一个零件，象个诗人对待自己的诗句，每个字都要细细推敲。他的八小时，是呕心沥血的八小时。从他手里装配出来的手表，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北京大钟分分秒秒符合。

奇怪的是，在他自己的手腕上，从不曾戴表。人家说他把他的手表戴到他的脑袋里去了。他自己本身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就是一只准确无误的钟表。有一天，他病了，但是为了争取如期完成车间产量计划，他当天连续干了十二小时的活，而且仍严格遵守操作的规程，保持着高度的质量标准。

他不仅在生产上保持着高产优质，而且还认真培养接班人。这是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认识的新问题。去年国庆节以后，上级公司分配来一批新工人，厂部把他们分派到车间，车间的老师傅们各按着自己的标准来挑选艺徒，他也振作精神，兴高采烈地拣了几个粗手大脚的青年，别人对他说："我们手表厂工人，做的是细活，该挑那手指灵巧，头子活络的；你怎么尽挑那些粗手大脚的？"他说："别小看这些小伙子、大姑娘粗手大脚，他们经过农村锻炼，心里有几亿农民，凡事有全局观念，不会错的！"

那些从农村来的小伙子、大姑娘，果然不出别人所料，一坐上操作台，拿起比针头还细的手表零件，只觉得力气无处使，很不习惯。他们捏了六、七年笨重的锄头柄，熬惯了骄阳晒、冷雨淋的露天活，现在让他们穿上白色工作服，换上塑料拖鞋，来到这一尘不染的车间，弄那小玩意儿，咋能适应？师傅却胸有成竹，很有耐心地给他们讲这讲那，说一切都要按他那个标准去做，分毫差不得；最后说："这好比种庄稼，啥时候种，就该啥时种，啥时候收，就该啥时候收！误了时，岂不误了庄稼！"这些小青年一想到抢收抢种，劲头就来了。他们严格按照师傅关照的做，一点儿也不越出师傅指定的范围。头几天，做得慢。师傅说："慢点不要紧，要紧的是要符合标准。"隔一个时期，生活逐渐熟练了，师傅改了口："现在得抓紧一些，手表光销城市不行，农村也需要。"于是这几个经过农村锻炼的青工，劲头更加足，他们想："贫下中农大热天干活，有时口渴要跑几里路才能喝到溪水，我们坐在有冷气设备的车间里做工，还有酸梅汤喝，我们还不加紧干？"这些青工原是生龙活虎，哪经得起如此强烈的出自内心的鼓动，他们捏惯了锄头铁镐柄的双手，终于很快完全适应了开机器，拿钳子，跟一百几十个细小的手表零件打交道，使它们互相亲密协作，众志成城，象个坚如磐石，不可分离的大集体。一年过去了，这几个经过农村锻炼，吃过大苦，耐过大劳的艺徒，有一天干的活终于全部超过了师傅。这时师傅呵呵地笑着对我说："我说这些粗手大脚的小伙

子、大姑娘有办法，他们就是好嘛！”我也一下被逗得活跃起来，对我们这个主角的胜利，感到浑身心舒畅，一种不知哪里来的敏感，使我豁然开朗，发现他原来不单在生产上是个杰出人物，在另一条战线上他也不愧是个常胜的英雄。

就在国庆节即将到来的那些日子，厂里成立一个新表试制组，要试制一种新型的有日历的手表，领导和群众都选他当组长，还把他培养的几个艺徒全都归到试制组里去。这时，恰好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到上级公司来访问，消息传过来，说那专家在座谈会上给我们传经，形容他们为了制造钟表，保持环境清洁，工厂周围特地开辟河道，马路用塑料地板铺成，连电线木杆都不让装，把那路灯装在路旁地道上，然后用不碎玻璃衬着，把亮光反映上来。有些人听了，有点儿胆怯，对师傅说：“人家条件就是好。”师傅一声不响，却悄悄地开了个小组会，问大家：“有没有给这个传闻吓倒？”有个艺徒回答：“吓哪里吓得倒？只是……”师傅说：“只是什么？只是人家条件好吗？只是我们条件差吗？我看这个不要紧，我们条件也不差，我们有团结，有信心，有革命的劲，还有马列主义观点、毛泽东思想，人家有吗？”师傅说这个话，不是一句空话，他从此天天提前一个钟头上班，给试制车间做清洁工作，揩车，拖地板，擦玻璃窗不算，还做玻璃罩来保护零件，务必不让有点儿细尘轻灰侵入手表机件里去。艺徒一个也不掉队，按着师傅上班的时间上班，按着师傅心眼儿把每一只零件都当作宝贝儿，跟着师傅抢做清洁工作。师傅瞧着几个粗手大脚的艺徒，都一个个地变成屏息静气的“护士姑娘”；又抬头环顾车间，禁不住笑起来：“我说嘛，我们迎接国庆，就要有这股子劲，能文也能武，人家化一分力气我们化十分；人家化十分心思，我们化百分！天天要有这样一股子劲！不信我们就制造不出新表！”

和这位老师傅的接触，使我隐约地看到这个师傅所写的生活大书。他的那本大书，看来平平淡淡，缺乏曲折离奇的情节；但仔细一读，意境深远，其味无穷。他的书不是用普通五号字排的，是中国工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大号字的气魄写出来的。而我们伟大祖国的国庆节，它所检阅的辉煌战果，正是由于有这样众多的用大号字写生活大书的劳动者，生活在祖国每一个角落里。他们的劳动从来没有一刻松弛，他们的战斗从来不曾停歇，他们总是自觉地严守着革命的纪律，紧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不断前进，因而他们的生活大书段落分明，结构严密，一层深似一层。我愿永远是这些大书的忠实读者，象小学生那样，心无两用，昼夜勤读。

面临国庆佳节，既翻阅别人的大书，又查一查自己的小书，你是怎样想的？你感觉到你写的那本有点象行云流水，飘忽不定吗？还是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样一个美好节日里，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生活为榜样，用自己的行动，开始写那新的章节，来深化主题呢？

（本栏题图：邓泰和）

《水浒传》与《荡寇志》

魏 永 征

明末反动文人金圣叹将《水浒全传》"腰斩"成为一条"断尾巴蜻蜓"后，过了一百五十年，又有个名叫俞仲华的，大约是嫌金圣叹添加的让"嵇叔夜"在梦中来杀尽宋江们的这段文字还不够过瘾吧，索性给这条"断尾巴蜻蜓"重新装了一条长尾巴，"著《水浒》中之一百单八英雄到结束处，无一能逃斧钺"，来一个斩尽杀绝，名之曰：《荡寇志》。

俞仲华自称：他这部《荡寇志》是专门同被金圣叹砍去的讲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后面二十几回《水浒》唱反调的："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书中写了一个名叫陈希真的孔孟之徒，伙同祝家庄的残党余孽祝永清、祝万年、栾廷玉之流，踏平梁山，活捉宋江，报仇雪恨。七十回书，腥风阵阵，血雨滚滚，令人不堪卒读。这里只举一个情节：陈希真打破被梁山占领的兖州城，当年扫平祝家庄的"仇人"或杀或擒，无一幸免。于是，"在府堂上排起桌案，供起祝家庄祝朝奉并祝龙、祝虎、祝彪一应眷属的神位"，将俘获的孙立、杜兴、石秀作为"三牲"进行活祭——

"石秀不住口小厮小贼的骂，万年怒极，便把刀撬开石秀牙齿，割去舌头，道：'你这厮再骂！'便接连在石秀身上，捅了十七八个洞，看那石秀兀自出气多进气少了。万年便一刀通进石秀心窝，直割下小肚子，取出心肺，捧向神位前来。永清也将杜兴心肺取来，一齐献上。"

"次日希真命绑孙立赴十字路口听刑。刽子手来禀道：'小的想了一法，用细钩钩皮肉，用刀小割，备下盐卤，浇洗创口，倘有昏晕，可将人参汤灌下，令其不死，如此缓缓动手，自然够他受用了。'廷玉大喜，重赏那个刽子手，便教他照这法儿施行。那孙立自辰牌割起，直至申末方才绝命。"

就这样，水泊梁山成了血泊梁山。起义农民在血泊中呻吟，杀人"元勋"则挂灯结彩欢庆他们的胜利。陈希真的女儿诌诗道："明月照桃花，依然还我家。"陈希真的队伍确实是这样一支疯狂进行阶级报复的地主还乡团。革命人民当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太平天国打进苏州时，就把《荡寇志》连同它的版本统统付之一炬，充分表明

了这部反革命小说是如何地遭到革命人民的痛恨和唾弃。

我们再读一读《水浒全传》。宋江在接受招安以后，又是怎样对付方腊起义军的呢？你看，对俘虏的方腊将领，“碎尸万段，枭首示众”，“割腹剜心”，“碎剮于市”；当最后攻占方腊的根据地帮源洞之时，“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渠，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人”。方腊本人在被俘后“凌迟处死”，《荡寇志》中写孙立还只割了十个小时，方腊则整整被“剮了三日”。宋江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残忍惨酷，比起《荡寇志》中的陈希真来，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就是《水浒》中的宋江走过的道路同《荡寇志》中的陈希真相比，也不见得有多大区别。《水浒》中的宋江是个“义士”，《荡寇志》中的陈希真也是个“义士”。陈希真是遭“奸臣”陷害，落草，招安，讨“贼”（宋江）；宋江也是遭“奸臣”陷害，落草，招安，讨“贼”（方腊）。陈希真是“身在猿臂（猿臂寨，陈希真‘落草’的地方），心在王家”，“实因奸臣逼迫，无处容身，借此避难”；宋江也是“身在水泊，心在朝廷”，“只因奸臣蒙蔽”，“权借水泊暂时避难”。陈希真是口不离“天子圣明”，是个铁杆保皇派；宋江也是口口声声“皇上至圣至明”，同样是个铁杆保皇派。《荡寇志》和《水浒》这两部书的主角就是这样的一对自家兄弟，真是思想象，语言也象。

既然如此，俞仲华又为什么要抬出个陈希真来打倒宋江呢？又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公认《荡寇志》是一部反革命小说，而《水浒》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歌颂农民革命的史诗”呢？

《荡寇志》自始至终是一副凶神恶煞的狰狞相，《水浒》在主要场合上却是笑面虎，直到最后才露出了凶神恶煞的真面目，陈希真自始至终是公开的地主阶级的刽子手，宋江在主要场合却是梁山起义军的“头领”和“大哥”，是在最后亮出了杀戮农民起义军的屠刀。陈希真尽管也反“奸臣”和“贪官”，“那怕蔡京、童贯、高俅都来，希真愿与他们决一死战”，但又时刻申明自己同梁山起义军的“切齿深仇”，从口号到行动始终把梁山起义军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宋江则俨然是同农民起义军站在一条战壕里：农民起义军反高俅，反童贯，反祝家庄、曾头市，宋江也装模作样地反个起劲。《水浒》确实也写了几个象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起来造反的农民、渔民和贫苦知识分子一类人物，这在《荡寇志》中陈希真的地主还乡团里是根本找不到的，但《水浒》决不是要歌颂他们，而是要歪曲他们，决不是要反映农民怎样向地主进行斗争，而是为了借助他们来掩盖宋江与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斗争的实质。这一着，颇使一些人上了当，连象金圣叹、俞仲华这样的地主阶级死硬分子也不免搞昏了头，以为宋江真的是什么水泊梁山的“盗魁”，“盗魁”居然被称为“忠臣义士”，还要“万年香火享无穷，千载功勋表史记”，这还了得！

金圣叹和俞仲华不让宋江受招安，《水浒》却夸说招安好。两者究竟谁高明一些呢？

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梁山泊三打祝家庄，吴学究双施连环计，就是派解珍、解宝和孙立等人打进祝家庄内部，里应外合，大获全胜。俞仲华要搞反革命报复，就来上一个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荡寇志》中，陈希真打破兖州城，是他战胜梁山的关键一仗，也是派了一名书生和一名武官打进了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才将祝家庄的“仇人”一网打尽。但是，俞仲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种向敌对营垒中派遣间谍和特务的做法，毕竟是比较容易识破的，

他们所起的作用也是比较有限的。这不过是军事行动的一种辅助手段。

《水浒》中宋江的所作所为，则是在更加准确和深刻意义上的从内部来攻破农民起义的堡垒。宋江的狡猾之处在于，他是采取"修正"农民起义军路线的办法，使梁山起义军不知不觉地"和平演变"为地主阶级的工具。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字之差，坚持起义的路线就变成了妥协投降的路线，梁山队伍的性质也就从根本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宋江的这一反革命事业，是在革命的旗号下悄悄地进行的。《荡寇志》中，陈希真虽然"落草"，依然不忘"供奉大宋皇帝牌位"，地主阶级标记十分鲜明。《水浒》中，宋江篡夺了梁山的领导权，却供奉着"梁山始祖天王晁公神位"，人们便容易上当。但是，晁盖的牌位，不过是宋江用来"安慰"和愚弄群众的无害的神像。形式上，宋江及其党羽还是口口声声以晁盖的继承人自居；实质上，他们早已彻底背叛了晁盖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形式上，梁山部队还是一支打着造反旗号的农民部队；实质上，已经成为一支以保皇为最终目的的地主武装。形式上，水泊梁山上还暂时保留着一个农民政权；实质上，已经成为富豪将吏弹冠相庆、农民渔夫忍气吞声的地主阶级专政。到了这个时候，要不要接受招安的问题，已经不过是宋江这支封建割据队伍与北宋王朝之间讨价还价的一笔肮脏交易了。

"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高俅的武装进攻所不能实现的目标，宋江兵不血刃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这难道还不是宋江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千载功勋"吗？《荡寇志》中的陈希真不过是替封建统治者消灭了一股农民武装；《水浒》中的宋江，不但替封建统治者消灭了一股农民武装，而且为封建统治者增添了一支"劲旅"，并且使用这支"劲旅"进而消灭了其他几股农民武装，这难道还不是宋江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千载功勋"吗？

仿佛已经估计到会有金圣叹这样的人看不到宋江的这种"千载功勋"，会提出"宁恕群盗，不恕宋江"这样的意见；《水浒》特意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第二次招安时，诏书上有这样一句话："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一个"克毒老吏"给高俅出了个主意，将这句话分成两句读，"除宋江"另作一句，也就是说，"只恕群盗，不恕宋江"，就可以把宋江抓起来杀了。这个"老吏"说："自古道：'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但没了宋江，其余的做得甚用？"结果招安不成，反而激起梁山一片反抗。《水浒》的本意，不但是为了美化宋江怎样得到梁山头领的"爱戴"，更重要的是为了说明："蛇无头而不行"，要使梁山起义军乖乖地进入招安的大门，非得有宋江这个带头羊不可。这正如列宁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所说的："**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水浒》也是要告诉人们，农民要不是由宋江来领导，地主阶级的统治同样是无法维持的。

看过《荡寇志》的都说《荡寇志》毒辣，但《水浒》又何尝不毒辣。是的，在《水浒》中，水泊梁山并未化为血泊梁山，但是，农民阶级的革命事业，不也同样地毁于一旦吗？《荡寇志》使用的是硬刀子，它要砍尽梁山头领的头颅。《水浒》使用的则是软刀子，它阉割的是梁山头领的灵魂。"盗贼"虽然成了"天兵"，依然难"逃斧钺"。镇压方腊，一场恶战，梁山人马，三停去了二停。许多人下场甚至比《荡寇志》中写的更为悲惨。如石秀，在《荡寇志》中被剖腹剜心，在

《水浒》中则是惨死于乱箭之下。"一将功成万骨枯"，宋江重赏升官，衣锦荣归，不仅是以方腊起义军的鲜血作为敲门砖，而且是以梁山"众弟兄"的尸骨作为垫脚石的。而《水浒》，居然还硬要通过阮小五的嘴说："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要梁山起义军无条件地为封建统治者卖命，甘心情愿当宋江这个奴才的奴才。明明吃了人，还要使被吃的对吃人的感恩戴德，这便是《水浒》对于梁山的毒辣之处。

宋江在走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时，曾经抛出了一首词名《念奴娇》的乞降书，里边说："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这是《水浒》在提醒封建统治者要善于识得宋江这样的"忠臣义士"。"货卖与识家"。金圣叹是不识货的。俞仲华也是不识货的。识货的有没有呢？有。元朝就有个封建文人名叫陆友的，为宋江写了一篇"赞"，"赞"曰："江南丞相变法度，……首乱中原倾大厦。睦州盗起隳连城，谁挽长江洗兵马？"此人不但极端仇视在睦州起义的农民领袖方腊，而且肆意攻击法家王安石，显然是个十足的地主阶级顽固派。然而他对宋江却推崇备至："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河北，官军追捕不敢前，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这里他完全点出了宋江的主要"功勋"在于接受"招安"和"擒贼"，表明封建统治者是多么需要宋江这一类从内部来破坏农民起义的人物。有赞赏者，当然也会有仿效者。钻进太平天国内部的地主阶级分子石达开就曾自称"小宋公明"，搞的确实全是宋江那一套。虽然他的屏弃天王、篡夺大权的目的并未得逞，但终究也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一定危害。太平天国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并不是败于清廷的反革命围剿，而是失于石达开、韦昌辉这一类内奸的破坏和捣乱。太平天国烧光了《荡寇志》，但却一度被现实的"小宋江"们钻了空子，这难道不正说明《水浒》对于革命人民的危害要比《荡寇志》更大一些吗？

但是，《水浒》毕竟不可能挽救封建统治必然灭亡的命运。《水浒》写宋江一投降，其余一百零七人眼睁睁地毫无办法，尽管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人不愿意投降，但最后还是跟着宋江一起接受了招安，这只能是《水浒》作者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着的。历史上的宋江投降后不到几年，有个史斌，据说是"宋江余党"，重新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坚持斗争，壮烈牺牲。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封建统治者起先也是采取以招抚为主的政策，也确有几个农民阶级的败类"效水浒宋江故事"，让人招安了。但是，统治者尽可以培植和收买几个宋江，又哪能浇熄得了势成燎原的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于是惊惶失措的封建统治者只得改用以征剿为主的政策。金圣叹"腰斩"《水浒》，便刚好在这个时候。既然封建朝廷已经下决心要把高迎祥、李自成等斩尽杀绝了，那么怎么容得了水泊梁山受招安呢？但是，"及时雨"不"及时"，"嵇叔夜"也不济事，明朝统治者的征剿，结果是彻底垮台。一百五十年后的俞仲华虽然似乎比金圣叹更凶，但丝毫也不说明封建势力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俞仲华的一位朋友在本文前引的祝家庄余党复仇的那段情节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祝家庄"遭盗贼横屈，无故遇害，竟无惜之者，作者有隐痛也。"什么"隐痛"？看来，俞仲华家族的遭遇同《水浒》中祝家庄的遭遇有某种共同之处，都遭到过农民起义的扫荡。作者复仇不成，只好借写《荡寇志》来"舒愤"；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将革命农民斩尽杀绝，只好在小说中来

杀个畅快。从《水浒》到《荡寇志》，这不是封建统治者的一部成功的纪录，而是一部失败的纪录，是封建统治者对于农民起义"招安"与"征剿"这反革命两手全盘失败的无可奈何的自供状。奴隶要革命，人民要解放，宋江也好，陈希真也好，都不可能阻挡历史前进的洪流。

尽管如此，《水浒》作为反面教材，对于今天的革命人民还是极其有用的。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笑面虎《水浒》比凶神恶煞《荡寇志》欺骗性更大，隐蔽的投降派比公开的刽子手更为危险。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进一步肃清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评《水浒》中宋江的诗词

余　惕　君

"诗言志"。一个人的感情、意志和理想最容易在诗中得到流露。诗总是一个人一定的志的反映。《水浒》中的宋江也作诗写词，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在他一生的关键时刻写出来的。宋江的诗词，也充分反映了他的"志"。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宋江的诗词作一番解剖，对于我们了解宋江的投降主义的一生，从而了解什么是投降派，是大有裨益的。

谈宋江诗词，当然首先要谈他在浔阳楼上写下的那首所谓"反诗"。这不但是因为它是宋江写的第一首诗词，而且历来是人们所争论的。《水浒》第三十九回写到宋江被刺配江州后，有一天，他孤独一人，来到浔阳楼喝酒，三杯入肚，醉熏熏地手扶栏干，眼望浪涛滚滚，奔腾东去，触景生情，做了一首《西江月》题在白粉壁上：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写了之后，犹嫌不足以尽意，又写下四句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
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逐凌云志，
敢笑黄巢不丈夫。"

多少年来，不少人都把它作为称颂宋江的"造反"宣言。但实际上，它对农民憎恨封建王朝、决心推翻皇帝统治的斗争意志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映。所谓"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指的是宋江和以宋江为代表的当时地主阶级的一个派别同另一个派别之间的矛盾，宋江内心并无半点要造皇帝反的意思。对这些，宋江自己说得很清楚。他在发配江州路过梁山时，

晁盖把他救上山去，劝他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宋江带着行枷说什么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不忠不孝”，宁死也不造反。到了江州，这个立场也没有变化。他自以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但是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 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发配在江州，不要说不能光宗耀祖了，就连家中老父和兄弟也不能相见。抚今追昔，越想越气。他恨那些“闭塞天日”的奸臣，妨碍他登进仕途为天子建功立业，他把自己比作一只在争斗中受了伤的老虎，忍着伤痛，潜伏在荒山野林里，磨削着自己的爪牙，以求在下一次争斗中击败对手。在这样的处境下，他唱出了“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这倒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矛盾的尖锐。看来刀光血影，而目的还正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忠为君王恨贼臣”，忠于皇帝，就要为皇帝“整朝纲”，“除贼臣”。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敢不敢反皇帝，敢不敢把斗争矛头指向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历来是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且不说我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战斗口号，建立了“张楚政权”。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推翻了清王朝地主阶级反动政权，改都颁纲。就拿被宋江在诗中所笑为“不丈夫”的黄巢所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来说吧。黄巢起义历经十年，南征北战，踪迹遍及中国的十二个省份，皇帝的几次招安都被黄巢断然拒绝，反抗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一度占领了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心——长安，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唐朝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最后黄巢在泰山狼虎谷被反动官军包围，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表现了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反抗到底的英雄气概。黄巢曾在他的一首《冲天》诗中写道：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拿黄巢的这首诗同宋江的诗比一比，一个是巍巍的高山，一个是一抔黄土。黄巢的诗唱出了农民起义军要推翻旧世界，迎来金光灿烂、香气浓郁的新世界的冲天革命精神。而宋江心目中的“大丈夫”就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充当封建统治者的走狗。一个要推翻封建王朝，一个要修补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封建王朝。立场相异，何等分明。宋江的什么“凌云志”，说穿了就是“当官迷”。

如果说，宋江在浔阳楼上写下的诗词，还只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同那一派之间的矛盾的话，那末，他上梁山后，在菊花会上写下的第二首词《满江红》，那就公开端出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了。

当时，晁盖遭暗算而牺牲，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后来又竖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这些都是些偷天换日的勾当，不易识破。他明目张胆地在梁山泊全体将领当中提出接受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还是在菊花会上。在菊花会上，宋江作了《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严。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这首词是宋江“凌云志”的一个注释，也是这个投降派的丑恶面貌的大暴露。有人就曾经抓住其中所谓“御边幅”、“平虏保

民安国”这样的词句，说什么在宋徽宗统治时期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宋江由于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才接受朝廷招安，以便一致对外。这种解释连李逵也不相信。一个被压迫阶级，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有可能同统治阶级中的抗战派建立抵御外敌的统一战线；但是，这种统一战线，决不是要求被压迫阶级向统治阶级投降。如果搞阶级投降，也是什么爱国主义，那末，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岂不是也有道理了吗？我党历史上王明投降国民党的路线岂不是也有道理了吗？其实，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宋江的《满江红》，倒恰恰说明，宋江鼓吹接受朝廷招安，是搞阶级投降。**“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宋江的《满江红》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主义，而正是道道地地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

当然，一切剥削阶级内部，总是派系林立的，地主阶级也是如此。因此，宋江要搞阶级投降，一方面要牢牢控制梁山泊起义队伍，强行贯彻投降主义路线，把一切反投降派打下去；另一方面还要使统治阶级接受自己的投降。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当宋江通过菊花会上的斗争，把反投降派打下去以后，如何打通朝廷就迫切地摆在宋江的面前了。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要算宋江厚颜无耻地走皇帝姘头李师师的后门，请求李师师在枕头上向宋徽宗为宋江美言几句，“讨一道招安赦书”的情况下所作的那首《乐府词》了：

>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这就是宋江立志要做宋徽宗的奴才，向李师师当面递交的一纸卖身契，求降书，歌词中充满着醉心功名利禄的封建奴才口气。原来，梁山泊这支农民起义军，在宋江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他借来同皇帝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他宋江已把梁山人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了，再也不耐烦过那“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的落草生涯了，向往的是那“翠袖围香，绛绡笼雪”的荒淫生活。因此，拍卖革命事业，专等皇帝这只“金鸡”降旨招安，简直是在“黑暗”中等待“天明”那样迫切了。可惜，宋江这号“忠肝义胆”纵能“包天盖地”，竟没有一个买主识货，真把头发也急白了。看，这是一副多么令人作呕的叛徒嘴脸呀！

让我们看一看我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涌现的诗篇吧！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农民唱出了“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的歌谣，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坚信“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敢于造反，不怕杀头的英雄气概；隋末农民大起义时，起义农民唱着：“要抗兵，要抗选，家家要把铁器敛。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显示了人民群众要推翻隋王朝的革命决心；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则有“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效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的激越诗篇，唱出了太平天国起义军要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豪迈决心……。这些气壮山河、激扬豪放的诗篇，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冲天志气，而宋江的诗词除了言其投降主义之志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呢？没有了！相形之下，就是一堆道地的粃糠，除了可以充当反面教

材以外，就一无作用了。

为了突出宋江这个“英雄”，表现他在“早招安，心方足”这一“中心愿”的过程中，也是几经曲折艰辛的，《水浒》塑造了以李逵、吴用、阮氏三雄等形象同宋江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扯诏书，换御酒，射天使，骂徽宗。就在宋江走后门讨赦书之时，同去的将领也慷慨高歌“浩气冲天贯斗牛，英雄事业未曾酬。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对宋江那一套，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宋江强行贯彻他那一套，最后终于招安，但“当下散去的也有三、五千人”，往日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象燕青这样曾被宋江派到皇帝姘头李师师那里走门路的人物，后来也开始动摇了。宋江为了维系人心，又以燕青射雁为题，大发了一通什么“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弟兄一般。”并且在马上口占一诗：

“山岭崎岖水渺茫，
横空雁阵两三行。
忽然失却双飞伴，
月冷风清也断肠。”

天上失伴的孤鸿，不是象征着地上众叛亲离的景象吗？这件事对宋江来说，确实太严重了，以致他晚上宿营，仍然“心中纳闷”，又煞有介事地写下一首哀叹“草枯沙静，水平天远”、“诉不尽许多哀愁”的歪词。象演戏一样还想用这些所谓“悲哀忧戚”之情蒙蔽欺骗大家。其实宋江由于搞投降主义，总是不得人心，即使实现生平“接受招安”的志愿，但他总是处在内外交困的境地，其反革命政治生命也不会很长了。这是我们从宋江的这首词中可以看出来的。

当然，象宋江这样死心塌地的反革命，跟皇帝是跟定了。尽管他已感到众叛亲离的迹象，还要一味蛮干，主动要求替皇上去打方腊，以遂其“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凌云之志”。当他从皇帝那里领了打方腊的“圣旨”，当了“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这么一个狗官以后，同卢俊义并马回营，在路上，见到一汉子手里拿着个“胡敲”（类似今之扯铃）在耍，宋江“感物吟志”，立即作诗一首：

“一声低了一声高，
嘹亮声音透碧霄，
空有许多雄气力，
无人提处漫徒劳。”

作罢，余意未尽，再作一首：

“玲珑心地最虚鸣，
此是良工巧制成，
若是无人提挈处，
到头终久没声名。”

这里，宋江对皇帝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不是招安投降，不是天子重用，哪能声名冠世，青史留名？那种小人得志的劲儿真是肉麻极了。

把《水浒》中宋江的诗词集中起来看，宋江的“志”就十分清楚了，这些诗词从一方面突出地暴露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置起义于死地，推梁山下深渊，卖灵魂以遂志，踏鲜血而求官，这就是宋江可耻的一生，宋江的锦袍是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升官发财的道路是农民起义军的尸体铺叠。然而，搞投降主义的人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狡兔死，走狗烹”，宋江重赏升官之日，实际上也就是他饮鸩而死之时。宋江也不愧为是一条封建王朝忠实的走狗，直至临死前他还表示：“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甘当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世走狗，为他的“凌云志”注上了最后可耻的一笔。

从青少年评《水浒》想起

林　放

最近，有机会访问了本市几条里弄的“向阳院”。有一次还旁听了“向阳院”一个青少年学习小组的讨论会。那个小组的成员都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那晚上讨论的内容是评《水浒》。虽然不见得他们每个人都读过《水浒》，但是他们学习了毛主席有关评论《水浒》的指示，根据报刊介绍的有关《水浒》的主要情节和资料，讨论得很是热烈；很有条理；对于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都有一定的认识。这晚上青少年们的评《水浒》，引起我很多感想。简单地说，既使我振奋，又使我深感惭愧。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我们开始学习主席指示的时候，就我来说，虽然知道这次评《水浒》是政治思想领域的又一次重大的斗争，但是对于它的深远意义，仍然理解得不具体。那天晚上在“向阳院”里听了青少年朋友们评《水浒》，这才使我真切地看到，现在不仅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声讨投降派；就连我们的十五、六岁的少年们都在参加这个斗争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们的下一代正在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学习辨别妖魔鬼怪的本领。“**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不正是出现在眼前的生动事实吗？评《水浒》正在开始，还要展开，还要深入，从这一代到下一代，对于投降派的识别、仇恨和斗争，一代更比一代强，要使得投降派一露出头来就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呀！

我以满怀振奋的心情，向青少年们学习，并且祝贺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迅速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

听了青少年们的评《水浒》，也使我深感惭愧。我也是在少年时代看《水浒》的，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以后，也经常接触这部书，过去报刊上有关《水浒》的评论也走马看花似地看了一些。但是在学习毛主席有关《水浒》的指示之前，五十年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水浒》是部“好书”，更没有想到《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可做反面教材。甚至，连宋江是个投降派这点在今天看来是极其明白的道理，也没想到。二十多年来，党对我们知识分子的关怀和教育，无微不至；毛主席著作中，有许多批判投降主义的光辉篇章，我们也多次学过；但是至今仍停留在学而不用的状态，学理论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毛主席亲自领导批判《武训传》，批判《清宫秘史》，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实际上都是批判投降主义。在这些重大战役中，当时学习，好象眼睛也亮了一些；但是只知道武训、赛金花这些投降派，却仍然看不清《水浒》在宣扬投降主义，看不清宋江是个投降派。触类而不能旁通，举一而不能反三，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认真地思考一下，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应当惭愧的问题，而是一个改造世界观上的重大问题。只是因为

自己世界观里封建、资产阶级的垃圾太多了，马列主义太少了的缘故。比方说，因为头脑里的孔孟流毒还未肃清，所以对于《水浒》所极力渲染的“忠义”也就见惯不怪，无所抵触。因为头脑里的“清官论”的阴魂未散，所以也就让《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天子这种奴才哲学牵着鼻子走，从而也相信它是一部反映“官逼民反”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头脑里的“合二而一”、阶级调和的痼疾没有彻底清除，所以对于宋江的“杀人放火受招安”也居然视而不见，不以为异。凡此种种，难道不都是自己世界观里的重大问题吗？毛主席的指示又一次擦亮我们的眼睛，不仅教我们读懂了《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进一步看清批判投降派对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重大意义，也使我们这些老年知识分子更深切地看到自己改造世界观的确还是任重道远，还要加倍努力。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提高识别一切投降派的本领，继续冲洗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努力争取把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得快一点，好一点。

宋江私放晁盖新析

郭绍虞

当前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评论《水浒》的运动，给我的教育很深，启发也很大。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指示，擦亮了我的眼睛。评论《水浒》，事关路线，事关革命的继续深入。因此，虽然我早已年过八旬，但一想到毛主席的指示，也就充满力量，深受鼓舞。“老骥伏櫪，志在千里”，为了战胜修正主义，我们年老的知识分子，也要积极投入战斗，不甘落后。

毛主席明确指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说得非常清楚。我是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老教师，解放以后，自信也是在努力学习，跟上形势。可是由于在研究工作中没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一碰到分析论述具体问题，就漏洞百出，错误很多了。过去，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水浒》这部小说，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还是很不错的呢？为什么不看宋江招安投降的反动本质，而是被他的两面手法蒙住了眼睛呢？为什么自己也经常说，研究文学现象，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可是实际上却又做得不够了呢？这些都值得深思。事实说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

通过学习，参加斗争，就要学会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认清投降派搞修正主义的实质。就拿宋江私放晁盖的例子来说吧。宋江是投降派的头子，他既要搞修正主义，就必然要大耍阴谋诡计，玩弄两面手法，制造一些假象来蒙蔽农民起义的“弟兄”，以便骗取信任与拥护，作为他以后叛卖农民起义、获得步步高升的反动政治资本。私放晁盖就是一段颇能迷惑人的文字。在这一回中，作者竭力吹捧宋江“扶人之困”“只是周全人性命”，甚至美化为“能救万物”的“及时雨”。这样的交代，就是为了渲染宋江私放晁盖的“义气”，把宋江写成是农民起

义的救命菩萨，为以后宋江推行投降路线作必要的铺垫，也是他以后篡夺梁山起义领导权的重要政治资本。如果用阶级观点作具体分析，那么私放晁盖，也只是江湖上的所谓义气而已，与农民起义的“义”是根本对立的两码事。农民起义的“义”，是革命阶级的斗争，而宋江的私放晁盖，只能如韩非所说的“侠以武犯禁”。游侠之徒也讲义气，但历史上几曾看见过游侠真正参加起义？所以宋江这个投降派的丑恶灵魂，不仅把“聚义厅”改作“忠义堂”，才暴露出来，即就他私放晁盖一事，也可看出他的反革命本质。因为这个“义”字本可有两种的理解。聚义厅的“义”，是可以看作是起义的“义”的；忠义堂的“义”就只能看作是江湖侠义而已，哪有起义的“义”可以与“忠”字相结合的道理！宋江以忠对上，以义驭下，他自己背叛了起义军，却利用江湖上的义气来压制下面的反抗者——所有反对招安的人，终于把梁山的起义军全部出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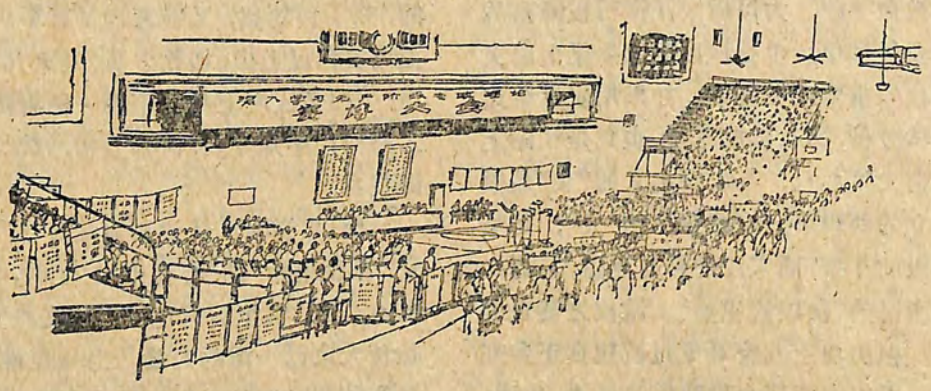
宋江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如果没有私放晁盖等等“仗义疏财”的假象蒙蔽了农民起义弟兄的眼睛，他的篡权就不会那么顺利。南宋时的“海盗”郑广，在受招安投降后写了一首诗：“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宋江广为结交“江湖好汉”，私放晁盖等，无非是为绿林式的终南捷径开辟道路而已！

宋江私放晁盖时，其实并未想到要“造反”、“起义”，因为当时，晁盖还没起义。智取生辰纲也可说是打击贪官的行动。宋江没有料到晁盖等人以后会上梁山，“敢与大宋皇帝作对头”。在《水浒》的第二十回，当晁盖等上梁山之后，杀得官军落花流水，革命事业一片兴旺时，宋江的一段独白就道出了他“造反”的谜底：“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观察，又损害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宋江真是后悔莫及。

所以，当宋江认为晁盖是自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腹弟兄”之时，他可以竭力交结，甚至冒着危险，私放逃生，目的是壮大自己一派的力量。当晁盖推行反对皇帝的革命路线之时，他就坚决反对并阴谋篡了权，最后“**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这样的一拉一打，就活活地暴露了宋江两面派的嘴脸。

《水浒》写的是宋代的事，但成书过程很长，有好几百年历史。宋元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曾多次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地主阶级往往软、硬兼施，剿、抚并用。《水浒》宣扬宋江投降招安路线的得逞，正是体现了地主阶级招抚派的观点，是当时的反革命“**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水浒》在明代嘉靖年间有都察院刻本，所以如鲁迅先生所说，它被“视若官书”。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居然有“官书”的名称！“官书”二字，清楚说明了《水浒》的性质。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学习是为了战斗。评论《水浒》的群众性运动，是我们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极好机会。工农兵站在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最前哨。我们年老知识分子也要紧紧跟上，不断学习，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勇往直前，对于宋江、刘少奇、林彪一类投降派，就是要狠狠地批，坚决地斗。在革命岗位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永远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战士。



金匾——木枷

郑成义

木纹里渗透着眼泪，
铁链上凝结着血花；
沉重的木枷呵，
在奴隶们脖子上高架。

千年的火山要爆发，
万钧的雷霆要飞炸；
板斧卷一股旋风在呼啸，
要砸开铁锁，劈碎木枷！

动不得——“此是国家法度……”
——看宋江两腿打颤，双膝跪下；
呸！木枷只能点燃仇恨的烈火，
“国法”怎能“枷”住起义的兵马！

于是，“郓城小吏”粉墨登场，
扯起杏黄旗为皇帝保驾。
那精心涂抹的“忠义堂”金匾，
分明是一块带血的木枷！

“金匾”把英雄的视线迷惑，
“金匾”把李逵的板斧高压；
“金匾”把阶级的阵线搅乱，
“金匾”把梁山的铁骨软化。

金匾下，宋江挥汗如“雨”，
为木枷的再生浇水、催芽；
金匾下，叛徒引马倒戈，
把方腊的队伍追捕、屠杀……

呵！翻开历史的书页——
那藏奸的金匾！那吃人的木枷！
评千秋功罪，辨两条路线，
有什么教训留给大家？

看——那形形式式的“金匾”，
不正是古今投降派惯用的手法？
同志：要擦亮无产阶级的锐眼，
把贴金的木枷踩在脚下！

宋江祭晁盖

袁　军

宋江祭晁盖，
响头磕得快，
眼望金交椅，
肚里怀鬼胎。

宋江祭晁盖，
先把路线改：
赫赫聚义厅，
篡为“忠”字台。

宋江祭晁盖，
欲把凶心盖，
谁借史文恭，
暗把兄长害？

宋江祭晁盖，
灵魂大拍卖，
屈膝受招安，
终于是奴才！

宋江与高俅

宋连庠

同是土豪劣绅，
升官梦寐以求。
亨通狗运是高俅，
宋江“命蹇”成“寇”。

一个官加太尉，
一个把寨为头。
“替天行道”各千秋，
一样奴才走狗！

奴才误擒走狗，
慌忙扶上堂楼。
宴酒送礼又磕头，
如此“杰出领袖”！

明里虎狼易察，
暗中鬼蜮难揪。
明灯马列照心头，
怒斩投降黑手！

——市工人文化宫、青年宫赛诗会诗选——

永不停步

胡万春

一

小高叫高达民，小李叫李正平，现在都不算小了。他们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只有二十五岁，当然可称作“小字辈”的。在一月革命时，他们一起杀出来，向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造反，真是朝气蓬勃。如今，一月革命已过去了七年，小高和小李都已经三十二岁了。他们俩都是金属制品车间党总支委员，高达民是车间革委会生产组长，李正平是副主任，一句话，都是干部了。那些新进厂的小青年，已开始把他们从“小字辈”分出来，叫起老高和老李来了。

从小到老，这是个自然规律。人总是要老的，可思想不能老，应该在前进的道路上永不停步才好。

高达民姓高，身材不算高，全长一米七三，只能算中等个子。脸型长方，眉目生动，身强力壮。有人说过，看人看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倒也有点道理。高达民的眼睛，白是白，黑是黑，黑白分明，水晶晶的，透透亮的，一看就让人感到这是个水清见底的人。他不同意别人意见时，眼睛里白的多黑的少，斜着看人了。他赞同别人意见时，两只眼睛黑闪闪的，白的都躲到眼角两边去了。自从他被推上领导岗位之后，始终没有把“劳动保护用品卡”交出来，还是按期领用工作鞋、工作帽、工作服，原因是他抓生产是在生产岗位上抓的，好象过去是个拉丝工，如今还是个拉丝工，工人们说他一点也不象个干部。工人要找高达民，只要到拉丝车旁边去找，多数是能找到他的。他也坐办公室，那多数是订计划、提措施、写汇报、搞总结的时候，可是写字台周围也围着一群工人，七嘴八舌，闹哄哄的，天知道他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也有好处，工人们心里想的，他都知道。对于生产情况，他点点滴滴都清楚。李正平抓他汇报，他从来不用笔记本的。上面也好，下面也好，如果有人提到他本人或者工作上的成绩时，他有一句口头禅，总是说：“差得远哪！”

这些年来，李正平在从小李向老李过渡时，似乎有点早熟，显得老练多了。三十

二岁的人，照理说还不算什么老，可他老是没有时间刮胡子，瘦下巴上一片黑，难免显得老相了。过去不抽烟，现在抽香烟抽得手指蜡蜡黄。一月革命时，高达民是小钢炮，他是机关枪。如今呐，他说话变得慢吞吞的了，老是喜欢夹着"嗯、嗯"，有点"干部腔"了。好象他每说一句话，都是有份量的，是不轻易出口的。开会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讲话，必然是："嗯？还有什么意见？嗯？好，关于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吧！"口气是斩钉截铁的。他十分遵守制度，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星期四总要换上工作服，下车间参加劳动。他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小会议上，都要说上两句。可是他写字台抽屉里的几本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总是灰尘蓬蓬的，有时打开抽屉，他不得不拍拍灰，说上一句："车间里灰就是多。"他对于与自己一起起来造反的战友高达民是很关心的，常常提醒说："达民！你整天钻在车间里，可不能犯事务主义哪！要抓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达民听了，打从心里感激战友的关心，夜里很晚回家，也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就是李正平自己没有这么做。

喜欢教育别人的人，不一定先进；经常接受教育的人，不一定落后。一月革命以来的七年，李正平是经常教育别人，高达民是经常接受教育。结果呢？仅仅七年，两个一起造反的战友变了，有了差距了。

高达民终于察觉李正平停步不前了，车间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老项也看出来了，连车间里有些工人也有感觉了。有一次，试验小组的拉丝工阿肖对老项说："老项！李正平越来越象个大干部了，简直叫人不敢跟他说话了。"老项默默地点了点头，忧虑地在心里想："是啊！我们有些老同志身上扔掉的东西他却捡起来了，当作宝贝了。"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政治责任了。但是，不仅是高达民，就是老项也感到与李正平谈话是不那么容易的。当一个人很自负的时候，他是什么话也听不进的，也接受不了的。

爆竹不点不炸，生活中的矛盾也是如此。由于高达民接受了一批订货任务，终于在车间里引起了一场风波，高达民与李正平的差别显露出来了。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

在一九七四年年底之前，高达民随同厂部生产组副组长何迁一起出席了一次订货会议。有一家医疗器械厂的负责人在会上出了一道难题。他们正在试制一种新的医疗器械——三用胃镜，缺少一种微细不锈钢丝绳配套。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这家医疗器械厂负责人的发言，都很愿意支援。但是，由于这些厂的生产对不上口，有力使不上。于是会场上一片沉默。正在这节骨眼上，忽然有人问："你们需要多少微细不锈钢丝绳？"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一个中等身材、眼睛闪闪有光的青年干部身上，他正是高达民。大家这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仿佛说："啊！终于有人出来挑这个担子了。"

医疗器械厂负责人说："我们只要三公斤。"

"三公斤？"有人惊讶地叫了一声。谁都明白，只要三公斤的订货怎么生产啊？难道为生产三公斤这种微细不锈钢丝绳而搞一套设备？

坐在高达民身边的何迁，轻轻地拉了拉高达民的衣角，暗示他别找这个麻烦了。可是高达民却没有在意，只是朝何迁看了看，说："三公斤产品数量虽小，意义却很重大，事关路线哪！"他激动地说到这儿，回头就向何迁征求意见，问："何迁同志，你看，这个任务我们该不该接？"

何迁只得说："当然，只要我们力所能

及，我们可以考虑。”但“可以考虑”四个字是说得很勉强的。

高达民接着问对方：“你们什么时候要？”

医疗器械厂负责人回答：“我们争取年内试制成功三用胃镜，希望在今年十一月底拿到这个产品。”

高达民说：“好，我们可以考虑。”

虽然高达民只是重复了一句何迁的“可以考虑”，可是他的口气却象是“保证办到”，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了。

何迁不住地皱眉，很是不安。他的“可以考虑”，意思是“可进可退”的，而且口气勉强，是准备退的。现在让高达民用坚决的口气一说，变成“保证办到”了。他感到高达民这个人太幼稚、太单纯了。

是啊！何迁今年已经五十二岁了。他当生产副厂长时，执行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十分卖力，是个“精干的生产干部”。现在年纪大了些，人也胖了些，教训也多了些，变得相当谨慎了。结合进领导班子后，他又得出了一条经验：“凡事少出头，宁可唱低调，不要唱高调。”去年，有一家用户要一万把复合钢锄头坯，何迁回答说：“可以考虑”。用户等了一个月，不见答复，估计生产厂有困难，自动减为五千把锄头坯，何迁还是说：“可以考虑”。用户很失望，说只要一千把锄头坯应付一下吧。何迁这才说：“我们一定考虑”。后来，何迁批了五千把锄头坯给这家用户，对方真是千谢万谢，敲锣打鼓地把感谢信送了来。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同意给对方一万把锄头坯，对方一定还不大满足，提出要两万把锄头坯了。到时候你再给他们一万把，他们不仅不感谢，还不大满意哩。所以，何迁对待各项生产问题，有自己的想法：“多唱低调，将来压力小，成绩大；多唱高调，将来压力大，错误多。”这几年来，何迁负责抓的生产项目，件件出“成绩”，办公室门口经常贴满感谢信、祝贺信。

订货会议结束后，在公共汽车上，何迁感到自己有责任提醒一下高达民，随口说：“小高！听说了吗？明年年初市里就要召开工业学大庆交流会了，厂党委也已经把你们车间列为先进车间上报了。”

“哦！我也听说了。”高达民水晶似透亮的眼睛闪出了光采，高兴地说：“我们一定要在大会召开之前，多创造新成绩，向大会献礼。我们要既抓万吨产品，又努力完成斤两产品，来个万吨、斤两齐头并进。”

“你这想法虽好，可就是不够全面。”

“为什么？”高达民有点不明白了。

何迁微微笑了笑，心想：“看他，简直单纯得天真烂漫哪！”于是严肃地说：“你想想，现在什么时候？是年底啊！你们车间产量、产值指标都是完成得不错的，拿出去比较过硬的。你接下三公斤微细不锈钢丝绳任务，产量等于零，产值算不上个数，还要改革设备，搞试验，化了这么大的力气，弄不好还要拖垮今年年度两个指标，拿什么成绩到工业学大庆交流会上去献礼？”

“这，我没想过。”高达民直楞楞地说。

“嗨，没有想过，年轻人，应该想想。”

“老何！在会上我一听说外国资本家如此刁难我们，我心里就憋不住气，感到我们钢铁工人应该有这个志气，自己生产出这种产品。再说，三用胃镜没有微细不锈钢丝绳配套，就象一个人少了两条腿那么严重。我们能不管吗？”高达民微微有点激动，两只闪亮的眼睛仿佛放射出火花来了。“党经常教育我们，应该急国家所急，急人民所急。难道这些想法不够全面吗？”

何迁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话居然会引出高达民这么一番话来，感到自己很难说下去了。

高达民直率地问："老何！你怎么不说话？"

何迁只得说："回去研究一下再说吧。"

这时，公共汽车已经靠站了。

二

李正平在厂部开完会出来，已是晚上八点钟了。他刚走到厂门口，就遇到了何迁。何迁谈了一下出席订货会议的情况。李正平听说高达民接下了三公斤微细不锈钢丝绳任务，就不满地说："达民是怎么搞的，已是年底了，接下这火烧眉毛的订货，万一完不成怎么办？"

何迁苦笑了一下，说："不过话还没有说死，我们只说可以考虑。你是车间副主任，又是管生产的，应该自己拿个主意嘛！能接不能接，也给人家一个回音。"

"不，不能接这个任务。"李正平气呼呼地说。

何迁叹了口气说："小高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是个认直不转弯的人，硬顶是不解决问题的。"

"他看问题就是太单纯。"李正平点着头说："明年年初市里要召开工业学大庆交流会，他不是不知道，这么搞，不是开玩笑吗！"

何迁一听这话，不觉又重新打量了一下李正平，心想："这才象一个抓生产的干部。"他不觉脱口说："这三公斤订货如果放在明年年初的计划里，倒还有个缓冲余地，偏偏挤在今年年底之前。"

李正平问："明年任务比今年还要紧张，排得进计划？"

"呵！那……到时候再说了。何况，人家用户也等不及，也许他们自己早已设法解决了。"

李正平这才"嗯"了一下，点了点头。又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这次交流会，我们一定要掼出几个响当当的指标来，不说轰动，也该来个震动吧？"

何迁听了这话，不觉呵呵笑了，说："到底是青年人，闯劲比我足啊！"说完笑了笑就告辞走了。

李正平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与高达民一起造何迁的反，不觉在心里说："是嘛！一个人碰了两次钉子，往往变得谨小慎微了。"他对于明年的交流会，抱着很大的希望。如果产量、产值、上缴利润几个指标在年底之前再完成得出色一点，就能把全国同类型车间远远扔到后边去……他这么想着，好象自己已登上万人大会的讲台发言了。他仿佛已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掌声……所有这一些，在他心里甜丝丝的，似乎一切已经成了现实了。

但是，当李正平一想到高达民接下这样的订货任务，心里就象让猫抓似地难受，真是越想越气了。他不觉在心里埋怨高达民："达民啊达民！你怎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捅漏子呢？"他真想当面责问高达民哩！

这时，夜空中星斗满天，清凉的风习习吹来。远处电炉炼钢车间正在出钢，红光满布车间一角的夜空，很是壮观。当李正平走到工人新村第一幢房子时，看见高达民家窗子里灯光亮着，就向着他家走去。他走进大门，刚上楼梯，就听到有人进灶间，接着传来一位老太太的惊叫声：

"啊哟！你的脚怎么啦？"

"没什么，妈！"这是高达民的声音。"今天订货会议上新接了一批订货，只有三公斤。刚才我到仓库去翻查不锈钢丝的原料，没想到让钢丝在脚底下刺了个洞。"

"什么订货这么急啊？看你……"

"妈！这有什么……"

李正平在扶梯上听到高达民母子俩的

对话，感到与高达民见面也未必能谈出什么别的结果。他暗自叹了口气："达民性子就是直，容易感情用事。竹子虽直，在火上一烤也会转弯，可他啊，比竹子还直三分哩。"他悄悄地退下扶梯，出门就往自己的家里走去了。

说真的，这一夜李正平怎么也无法睡好，躺在床上，眼睛一直注视着天花板，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他感到自己的想法与高达民的想法差距太大了，明天如果自己表示拒绝接受这批订货，那肯定会发生不愉快，弄得关系很紧张。而且，高达民是直性子，不免要向自己开炮，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避开正面顶撞，来个迂回战术为好。主意已定，他这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但在梦中还梦见自己与高达民争论哩。

第二天一清早，李正平在车间办公大楼门口遇到了老项。老项六十一岁，头发花白，显得很朴素。他笑呵呵地对李正平说："小李啊！小高开订货会议回来了，考虑接一点订货，我们是不是开个党总支扩大会讨论一下，你看怎么样？"

"好嘛！"李正平肯定地回答："嗯！通知开会吧。"

老项就奔到车间里去通知开会了。李正平却来到办公室里，泡了一杯茶，看看报表，等待开会。一会儿，老项满头热汗地走进办公室来说："大家马上就到。"跟着进来的就是高达民，他的脚稍微有点不方便，不仔细看是看不出的。老项动手扫地，高达民就奔来奔去搬凳子。李正平一动也不动，只是当老项的扫帚扫到他的脚边时，他才抬了抬脚，好让老项把他脚下的垃圾扫干净。

没多久，人都到齐了。办公室里坐了十五、六个人，显得热闹起来。会议是由老项主持的。高达民讲了一下订货会议的情况，讲了考虑接下三公斤微细不锈钢丝绳的任务以及产品的用途、重要性。

阿肖问："怎么？只要三公斤吗？"

"哈哈……这真是'小锅菜'了。"

"同志们！"高达民继续说："这三公斤微细不锈钢丝绳绕成一团，就只有拳头那么大，但它却可以使上百只三用胃镜配套。它的规格只有棉纱线那么粗，却要用三十一根微细不锈钢丝捻成一根钢丝绳。数量少，规格小，生产起来工艺复杂，就因为这点，外国资本家想拿我们一手，欺我们自己不会做。我昨天在仓库调查了一下，只有原材料是现成的。按照我们这样的条件，要上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上，那岂不是向外国资本家屈服了？不，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志气的，既然造船工人可以在三千吨船台造出万吨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土设备上生产出微小产品。我认为，只要我们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我看生产这三公斤微细不锈钢丝绳是完全有可能的。"

高达民说到这儿，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情绪激动，纷纷议论起来。一时人声嗡嗡，犹如煮沸的开水。

这时，李正平慢慢地站起身来，态度庄重地将烟灰往烟灰缸里弹了弹，干咳了一声。大家见管生产的副主任要讲话了，目光自然地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了。李正平对于大家如此看重自己是很高兴的，他说："同志们！大家知道，我们厂是万吨厂，我们车间是万吨车间，主要是要完成国家大批量的产品，现在要论斤论两地来接受订货，烧'小锅菜'，这本身就是一个困难。但是，这些所谓的困难是吓不倒我们工人阶级的。比方说，年底以前生产任务比较紧，我们就把它安排在明年年初，这个困难不就解决了嘛？这三公斤订货，数量虽小，意义却很重大。我本人认为，达民接下这

批订货任务是十分正确的，我百分之百赞成！”

大家一听这带有鼓舞性的发言，情不自禁地热烈地鼓起掌来了。李正平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昂起了头，活象一只在搏斗中取胜的雄鸡。这就是他半夜没有睡着动出来的脑筋：抢旗帜。只有把旗帜举得比高达民高，他才能得到大家的拥护，实现自己把这三公斤订货一脚踢出门外的主张，不影响产量、产值指标完成得更出色，争取明年年初在市工业学大庆交流大会上作一个爆炸性的发言。

但是，李正平啊李正平，且慢高兴，会场上还有高达民、老项、阿肖等几个人没有鼓掌，正用惊讶的、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你哩！他们听懂了你隐藏着的一句话：“把它安排在明年年初！”拖到明年去行吗？他们知道明年的生产任务比今年要紧得多，这就等于是推掉这批订货。这时，平时十分随和、亲切的老项眯着眼看了李正平一眼，严肃地对大家说：“我希望大家都说真心话，把任务落实下来。”

阿肖直率地问：“这任务要求什么时候完成？”

高达民响亮地回答：“医疗器械厂要在年底之前试制完成三用胃镜，要求我们十一月底交货。”

李正平感到自己应该立即打掉这个“十一月底”，于是，他的手指弹着写字台上的玻璃板，慢条斯理地、一字一句地说：“嗯？我看不必放在年底之前轧闹猛，还是放在明年年初来完成吧！怎么样？嗯？我看就这样定了吧！”他的话是有份量的，因为这是管生产的副主任说的。不少会议上，他这么说了以后，也就是散会的时候到了。所以，李正平说完这几句话，已经站起身来，似乎会议已结束了。

高达民水晶似透亮的眼睛注视着李正平，深为李正平的言行而难受。他下定决心，来个针锋相对，彻底揭露李正平玩的花招，只有这样才能既帮助李正平又教育大家。于是，他尖锐地问：“明年的生产任务不是比今年还紧吗？放在明年去完成这三公斤订货，能排进计划吗？”

李正平笑了：“见缝插针嘛！”

高达民问：“插得进吗？”

李正平答：“看情况嘛！”

会场哗然了。高达民冷静地向大家按了按手，要大家安静下来，他又严峻地问：“医疗器械厂要在年底之前试制成功三用胃镜，他们一定等不到明年去的，必定向别的单位去求援。到了明年，人家问题早解决了，何必找我们？这是抢挑重担的态度吗？”

李正平坦然地回答：“兄弟单位能生产出微细不锈钢丝绳跟我们生产是一样的，何必分彼此？”

这一下引起了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的愤怒，他们感到刚才受了李正平的骗，现在都恍然大悟了。

李正平的假象让高达民揭穿了，从他内心来说是很难堪的，但他不认输，干脆摊牌了。他冷冷地笑了笑说：“跟同志们实说了吧！我是考虑到如果我们在年底之前接受这三公斤订货，必然会影响我们车间产量、产值指标。同志们应该想一想，没有过硬的指标，我们拿什么向明年年初的交流大会献礼呢？我们车间还算什么先进？”

阿肖气呼呼地说：“嗬！闹了半天，原来你是要抓产量和产值指标，是为了争先进啊？”

“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离开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不愿生产国家急需的产品，这样抓产量和产值指标就是‘吨位挂帅’、‘产值挂帅’，还有什么先进？这样争先进，还不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吗？”高达民

控制了自己激动的情绪，恳切地说："正平！这种争名争利的经营思想与'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修正主义经营思想有什么区别？"

李正平的脸色发白了，他没有想到高达民这么不顾战友的情面。他强作镇定地说："你这些话可以说给有这种问题的人听，对我是没有多少针对性的。……我倒是担心，你们为了在十一月底生产这三公斤产品，拖垮全车间的产量。"

阿肖说："我们试验小组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不影响车间里的劳力，请你放心。"

"对，十一月底一定要拿下这三公斤产品。"

"我赞成！"

"我同意。"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不同思想、观点作了交锋，使问题透了底，绝大多数同志有了共同看法。我们应该力争在十一月底拿下这三公斤产品。我们共产党员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和八亿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争名争利。"老项扭过头来对李正平说："小李！你要警惕啊！"

李正平的脸色由白转红，显然被激怒了："我认为总支在决定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取得厂部生产组的同意。"

老项笑了笑说："我会把情况向厂党委汇报的。"

高达民见李正平如此坚持自己的错误思想，心里比刀割还要难受。他真想与李正平以心换心好好谈一次，使这位曾经和自己共同起来造反的战友猛醒过来。然而，李正平是这样自负，不等散会就走了。高达民暗暗下了决心："不，决不能让他停步不前，决不能让他掉队，要拉他一把。"因此，他突然站起身来，去追赶李正平去了。

三

高达民没有能把李正平说服过来，他们的谈话以不欢而散告终。李正平到厂部生产组去找何迁，他知道何迁是相当谨慎小心的，因此没有把自己在车间党总支扩大会议上的"一败涂地"告诉何迁，只是要求厂部生产组对接不接这三公斤微细不锈钢丝绳订货任务有个明确表态，希望何迁能支持自己的观点。没想到何迁早有所考虑，写了一张便条交给李正平。便条上写着："金属总支、革委会：关于三公斤微细不锈钢丝绳的订货任务，我们生产组表示同意接下。考虑到年底之前生产任务紧迫，我们决定把这三公斤订货安排在明年年初来完成，以免影响大批量正常生产。——厂革委会生产组何迁。"李正平拿了这张便条，当然领会何迁的意图，可惜的是，这个"迂回战术"自己已经用过，毫无作用。但是，他估计高达民抓这小批量产品，必然会影响大批量生产，嗯！不是可用"万吨"来压"斤两"吗？从这一个角度出发，他感到这张便条还是有用的。他没有向何迁吐露真情，怕何迁把这张便条收回去。当他拿着这张便条向金属制品车间走去时，心里总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十分虚弱。这是他这个锋芒毕露的人第一次缺乏信心了。

一月革命时，当李正平与高达民一起向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开火时，他是充满着必胜的信念的。为什么？这是因为他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是有广大群众支持的。可近年来，他被推上车间领导岗位以后，放松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忘记了不断改造自己世界观的重要性，停步不前了。头脑里个人的东西膨胀，把自己和群众隔开了。这就是李正平感到虚弱、感到没有力量的根本原因，可惜他自己还不

理解。

在金属制品车间，当李正平沿着拉丝工段一台一台拉丝机走着时，忽然看到有十几台拉丝机的卷筒没有转动，车旁也没有工人。按照过去的习惯，他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一定很急，他会匆匆地跑去找工段长，设法调配劳动力，把机器开动起来。可是今天，他看到这种情况，不仅不急，反而心里一热，高兴起来了。他想："好啊！这些工人肯定被高达民拉去搞微细不锈钢丝绳的试制工作了，我就有理由讲话了。"他可以指责高达民只抓"斤两"，不抓"万吨"，影响大批量正常生产，宣告停止试制工作了。他摸摸自己裤子口袋里的那张便条，感到这发炮弹也可打出去了。

李正平连忙跑到试验小组的门口，果然看见十多个工人都在那儿，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他正想走过去大声责问，却看见高达民一边擦着汗一边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十分感谢大家来支援，大家的心情我们也是理解的。我们要急国家之所急，要为革命烧好'小锅菜'，这是相当重要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万吨'产品不重要，国家同样很急需大批的钢丝绳哪！我们要抓好'斤两'产品，但决不能影响'万吨'产品，因为这都是革命的需要。我劝同志们都回到拉丝车旁边去，你们搞好万吨产品，就是支援我们搞'斤两'产品。"

这时，阿肖与另一个工人拿着一幅红艳艳的横幅挂在车间的横梁上，横幅上写着："既抓'万吨'，又抓'斤两'，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那些来支援的工人议论开了。有的说："小高说得对，我们要以搞好'万吨'产品来支援他们！"

"是啊！'万吨'、'斤两'产品都重要嘛！"

"大家回去，把台台拉丝车开动起来。"

"对！走，来个'万吨'、'斤两'双丰收！"

工人们都兴高彩烈地走了。高达民水晶似的双目显示着内心的快乐，他敦厚地笑了。

李正平看到这情景，不觉感到心里一阵冰冷，好象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他忽然发觉高达民比自己强大，比自己有力量，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他又一次败下阵来，不敢正眼看高达民，只是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开去了。

"正平！你来得正好，来！看看我们试验小组试制准备工作。"高达民一见李正平就热情地说。

李正平刚好胃部一阵隐痛，右手捂住了胸口，皱着眉说："不，不，我胃痛，得马上看病去，以后……以后再来看吧！"他从裤子口袋里拉出手帕来擦了擦自己的额角，没注意到随着手帕一起一张便条被带了出来，轻悠悠地飘到了地上。他却自顾自匆匆走了。

高达民惋惜地目送李正平走远了以后，才发现地上这张便条，就拾起来看。不看犹可，这一看倒叫高达民生气了。

"小高！你在看什么哪？"

高达民回头一看，见是老项，就默默地把便条递给了他。老项看了便条，微微一笑，就把便条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老项风趣地说："这一套一点也不新鲜，把它留着，作个纪念。这说明，何迁头脑里修正主义的经营思想又沉渣泛起了。值得深思的是，小李把它拿来当作炮弹打了。"

老项正与高达民谈着，忽然看见何迁急匆匆地在车间里走着，东张西望的，好象是在找什么人。

……何迁是来找李正平的，他走到医务室门口，正好李正平看过病走出来。何迁连忙把李正平拉到一边，神色慌张地问：

“小李！我写的那张便条你交出去了吗？”

“没有，因为——”

“快给我，不必将便条抛出去了。刚才党委书记已批评了我，这件事……唉！真糟糕！看来，我脑子里的旧东西又沉渣泛起了。”何迁不住用手帕擦着胖脸上的汗珠，听说李正平没有将便条交出去，稍微轻松了一些。

李正平怔了一下，好象让人当头打了一棒。

“便条呢？”何迁把手伸向李正平。

李正平清醒过来，连忙伸手往裤子口袋里一摸，没有，又摸遍了所有口袋，还是没有。最后，他只得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啊哟！让我掉了。”

“你看你，唉！怎么办？”何迁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打转。最后，他叹了口气，说：“算了吧！错了，就认账，以后改正。”

何迁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了。

李正平看着何迁的背影，终于也陷入沉思中了。他不觉呐呐地自己问自己：“错了？难道我也错了？”就在这时，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一抬头，见是高达民站在自己的身边，那双水晶似透亮的眼睛是多么亲切啊！

“正平！”高达民瞧着李正平有点憔悴的脸，声音深沉地问：“你还记得一月革命时你是怎么批判何迁同志的吗？”

李正平震动了一下，回答：“记得。”

他们俩不觉都扭头向着不远处的料场看去，七年前召开的一次批判会的情景又在他们眼前再现了。

料场上，钢锭堆上，真是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人群，愤怒声讨的声浪正如海潮怒吼似地一阵高一阵……

站在高处的李正平，手臂上闪耀着鲜红的造反队袖章，手里握着话筒，正激动地说：“同志们！何迁所以会执行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这决不是偶然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他在生产管理方面，离开了党和人民的需要，离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积极推行‘利润挂帅’，‘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究竟是什么思想支配的？一句话：他是受追名逐利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支配的。”

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喊声：“说得对！”

“我们知道，何迁同志是个很早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为什么会变了呢？”李正平注视着站在一边的何迁，心情沉痛地说：“这是因为他这些年来忘记了经常打扫自己的头脑，不学习，不看报，做官当老爷，因此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的灰尘越积越多，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想的是名，追的是利，所以才会犯路线错误。”

人群中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

“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狠批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现在事隔七年，这一切还历历在目。高达民与李正平想到这情景怎不激动呢？高达民不觉对李正平说：“正平！你想想，你在七年前批判何迁的话，说得多么好啊！可是谁能想到，七年后的今天，这些话好象是针对你自己说的了。何迁同志思想上有些反复，这并不奇怪，但是比较起来他今天的错误要比过去收敛得多，程度也轻得多。这说明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教育还是有的，也许经过这一次反复，他今后会在继续革命道路上跑得更快了。正平！你回想一下自己吧！在这次接不接三公斤微细不锈钢丝绳的订货任务中，你想的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你想的不是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胸中没有八亿人民，却只有你自己。你把生产成绩当作个人争名逐利的砝码，你把明年

的交流会看作是个人争名逐利的场所，这就是你指导思想所以错误的根本原因。”

李正平听着高达民亲切而深沉的话语，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强烈的激动。回想起七年来自己的变化，很是痛心。他含着热泪说：“达民！别说了。你今天说的话，我听进去了。在过去我只想到革别人的命，却没有想到还必须不断地革自己的命，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今以后，我一定记取这个教训，以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

听李正平这么说，高达民既高兴又激动，紧紧地握住了李正平的手，两双火热的战友的手又一次感情相连了。

在我们这篇小说里，已经用不着详详细细写出怎么试制、生产三公斤微细不锈钢丝绳的过程了。当然高达民与阿肖同工人群众一起在试制过程中曾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十个白天黑夜，终于在十一月底按期生产出了三公斤微细不锈钢丝绳，完成了订货任务。那家医疗器械厂也如期试制成功了三用胃镜。

李正平因为胃部疾病住进了医院，没有能够参加试制工作。在李正平出院的那天，高达民专程到医院里去接李正平。

“达民！你来得正好，来！这里坐。”李正平一见高达民走进病房来就兴奋地说：“达民！我身体挺好。医生用三用胃镜检查了我的胃部，诊断我并未患癌肿瘤。”这时李正平又从袋里摸出一张纸来，对高达民说：“达民！我自作主张，在这病床旁边接了一批订货。”

高达民接过了这张纸。原来大新煤矿的大钻机需要用两根粗规格钢丝绳，向国外订货没有订到。没有这两根钢丝绳，大钻机就无法开钻。这次矿领导来医院探望一位老矿工，谈起这件事，恰巧让李正平听到了，就主动接下这个任务。高达民兴奋地握着李正平的手说：“正平！你做得好，我们应该支援大新煤矿。”

李正平说：“达民！我出院后与你一起战斗，一定把这两根钢丝绳生产出来，继续为革命烧‘小锅菜’。”

高达民连说：“太好了。”

高达民帮李正平拎了日用品网线袋，一起走出了病房。他们刚走到医院大门口，就见老项与何迁一起从一辆吉普车上跳下来。原来老项与何迁一起是来接李正平出院的。他们四个人上车以后，高达民就将李正平在医院里接的一个订货任务告诉了老项与何迁。老项高兴地说：“嗯！小李这一次可做对头了。”

何迁也笑着说：“对！我可再不能沉渣泛起了，这一次，我也得向小李学习，接受这批订货，我们一起战斗。”

四个人全都哈哈地纵声大笑了。

吉普车在广阔的汽车道上飞快地急驰而去，它把无数根竖立在道旁的电线杆都摔到后边去了。

迎客松

杨代藩

夜，山脚——山腰——山顶，成了星火闪烁的层楼：从村落里的电灯，到盘山公路上的车灯；从追绕在树丛中的萤火虫，到高山居民点的煤油灯；一层高一层，直通天际，和镶嵌在夜空中的繁星，连成一片……

在这星火的层楼上，挺立着一排排青松。山风吹过，松涛起伏，忽而象千军万马席卷而来；忽而如号角声声在深山幽谷间回响……同那耀眼的星火相配，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画面。

七年前，那个难忘的夏夜，把皖南山区这番景色，铭刻在我的心中。

是的，一个从小生长在东海之滨的青年，第一次扑进群山的怀抱，就遇见这样动人的景象，怎能忘怀呢？

但，我的思绪，没有在这幅难忘的画面上久留。

我在倾听：松涛雄浑悦耳的合唱中，有没有迎客松的音响？我在探寻：松林葱郁诱人的群象中，有没有迎客松的身影？

迎客松，我并不陌生。不是吗？打开报纸，不时可以见到外国朋友在人民大会堂里的留影，而那作为背景的巨幅彩墨画上，正是她——苍翠雄劲，刚毅挺拔的迎客松，伸出枝臂，展开叶掌，仿佛要把朋友们紧紧搂抱在怀中！每当看到这类照片，那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就在我胸中油然而升！

记得上山下乡通知发下来那天，有人告诉我：知道吗？你的新家，就是迎客松生长的地方呀！

我手捧着通知书，心，激烈地跳动起来，恨不能马上飞到迎客松身旁……

——就在这星火闪烁、松涛阵阵的山腰上，一群群笑盈盈的茶林场老队员迎出来了！新战士的挎包，被一双双热情而粗壮的手抢过去了；浸过泉水的毛巾，一条条

递过来了；香喷喷的绿豆汤、清澈澈的毛峰茶，一碗碗、一杯杯捧上来了；一根根干柴垛起来了……于是，营火映红了新战士激动的面庞，火苗在新战士眼中耀动，连队指导员走到新兵连整齐的队列前，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们，黄山的主人！"

呵，黄山的主人！我这个刚刚被迎来的新兵，怎样才能无愧于这个闪闪发光的名称呢？

夜深了，要是这时领行李、开被包、铺床单、架蚊帐，非忙到后半夜不可。老队员就安排我们先在他们的床上睡一夜。

"你们自己呢？"我问。

"两个人挤一个铺嘛。"

"那，我们也两个人挤一个铺！"我学着老队员的口气。

"不行。你们刚来呀……

"刚来怎么啦？"好几个新战友一起嚷起来，"今天起，我们也是黄山的主人啦！"

大家你争我抢，都要挤铺，把单铺让给别人。结果，我和一个老队员挤在一起，山呼海啸般的松涛，伴我宿过了在异乡新家的第一夜。

第二天清晨，我们去熟悉连队的地形。引路的班长，边走，边指点："我们连队，是全场的粮食基地！""我们连队，紧挨着向黄山宾馆供电的石门水电站！""我们连队，在罗汉峰麓——那是黄山七十二峰之一！"……

我忍不住追问："在我们连队，看得到迎客松吗？"

"喏，到路口，乘半个钟头汽车，再爬三个钟头山。"

"那么远？"我吃惊地问，"你去过？"

他哈哈一笑："我只比你早来半个月，也是个新队员呀！"

听他一口一声"我们连队"，谁能想到他才来半个月？

班长象是猜中我的心思，说："再过半个月，你也会这样的。"

就这样，我翻开了生活中崭新的一页！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耕耘……播种……收获……我的身心，沉浸在火热的斗争中。我在学习：怎样做一个黄山的主人。

一年过去了。我到上海探亲，同学问我："黄山人，见到迎客松了？""没有。"

两年过去了。我仍然没顾得上去看迎客松。

第三个春天又姗姗来到了。微风送暖的春夜，我打开信纸，给远方的哥哥汇报近三年的体会。顺便，我向他再次提到了天下闻名的迎客松。

而我这个黄山人，什么时候能够亲眼见到迎客松呢？

不久，长途汽车送来一位稀客——哥哥从西北高原探望我来了。多年不见，又是远道而来，有人劝我陪他上风景区，看看向往已久的迎客松去！

可是，此时此刻，我们工作正紧张：一大片秧苗等着移栽，要抢季节！几万斤茶叶急于采摘，要争时间！更要紧的是，连队里正在批斗一个反革命分子，序幕刚刚拉开，激战在前，重任在肩哪！

"这些，有指导员、连长在！"还是那个人劝我。

"我不是指导员、连长；但我是连队的主人呀！"

我把面临的情况，摊给哥哥听，问："你懂吗？"

"懂。"他说，"西北高原的战士，不也和你们一样吗？"

于是，哥哥捋起袖管，上茶山；卷起裤脚，下水田；提起毛笔，帮我们誊抄大字报……

日子一天天过去，哥哥要返回工作岗位了。我听到几个小青年在田头议论：

“做主人的，能这样迎接远客吗？”

“依你说，该怎样做主人呢？”其他几个人一起反驳。……

是得问问：该怎样做主人呢？

心窝里揣着这个问题，我跨进了第四个年头。这下，轮到我们这批老队员，来欢迎新主人了。

为了迎接大批知识青年来开发山区，我们全场会战，决定自己动手，开筑一条通向东片某高山连队的新公路。

第一期工程的关键时刻，一块巨石挡住了前进的道路。我们在巨石的“天灵盖”上炸了好几炮，仍不见效；唯一的办法是钻到巨石的“肚子”底下去，炸它一炮，来个兜底掀！那，是很危险的。想想吧，即使是想绕过巨石往前走，也手无攀处，脚无踩处，随时可能掉下万丈深渊；更别说钻到陡峭的巨石底部去了！

天，渐渐黑了。我们收工回工棚。躺在床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明天，好几个兄弟单位要派大批人力来工地清扫碎石浮土。人多，爆破就难以照常进行；而这块挡道的巨石不炸掉，清扫工作到这儿也得“刹车”。整个工程进度，就要耽误……我和战友们商量了一阵，在树梢上挂起马灯，准备连夜突击。

不料，有个头头却说：“你们这么多人去，今后算起积假来，还不是给我添麻烦？”

真想不到，他那脑袋瓜里转的竟是这个念头！这几年来，我们不少战友，为革命起早摸黑拼命干，已经成了习惯，从不计较什么工时、报酬的呀！“你……把我们当做什么人！”我气愤地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转身就走。

巨石那边，传来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嗬！女子爆破组已经干上了！场党委委员——年轻的筑路总指挥也在第一线上。

清冽的月光，照耀着巨石边山坡上那棵挺拔的青松；一个女炮手，把绳子一头捆在青松粗粗的树干上，另一头系在自己腰里。她沿着险峻的石壁爬下去，吊在空中，双脚牢牢地扎在一道石缝里，整个身体探向选定的位置……第二个姑娘接踵而来，同样把身体探向前方。两人一组，一锤一钎，拉开架势，打得真带劲！第三个姑娘，伏在悬崖边上，把一盏亮闪闪的马灯伸向巨石下，为她们照亮炮眼的方位，这火光，这青松，又使我回想起来黄山的第一个夜晚，在星火与松涛中，寻找迎客松的情景……

黎明前夕，炮眼打好，雷管、炸药装好，大伙儿又争着下去点火。这回，我把任务抢到手了。我从容不迫地下崖，手中烟头上的一点红光，与导火线接触上了，刹那间，火星四射，青烟直喷，真比春节里的小焰火更美哪！

就在我往回爬的节骨眼上，保护绳在尖石上磨断了！我往下一滑，一把抓住边上一蓬斑茅草，而导火线，越烧越短了……

“快，抓牢！”巨石顶上，伸下来一双有力的手——是女子爆破组的组长。原来，她没有去隐蔽，却守在巨石上，接应我呢！

刚攀上去，就听“轰隆”一声巨响。我赶紧把身体贴在一个山壁后面，只见巨石崩裂，飞向空中。我惊呼着那个组长的名字，猛冲过去，发现她手背上被一小片飞来的碎石划开了一道口子，渗出了鲜红的血；她却满不在乎地朝着炸裂的石头一努嘴，笑了……我抬头望去，只见硝烟散处，高高的山坡上，那棵干粗叶茂的青松，背衬着初露的红霞，依然昂首挺立在高高的山坡上。

我不知道，那棵有名的迎客松，是不是也具有这棵普通青松的品格呢？

日历，几十页、几百页地翻过去……黄山人胸中，铺开了更新更美的蓝图。

一天，一群黄山年轻的主人翁，在艰辛的劳动之余，向黄山顶峰攀登——那儿，光明顶上，新造了一座北海电视塔，工人师傅在工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高山石方施工经验，青年们决定去取经。我也加入了这支“取经”队伍。

哈哈，这下可真要见到迎客松啦！

“哎，你们知道，迎客松多大年纪了？”一个喜欢研究历史的小伙子自问自答道：“早在唐朝，就有记载，算起来一千多岁啰！”

“唷，我们才二十多岁，来黄山才几年，比起来，迎客松真不知算我们哪一代的祖先了！”一个姑娘叫道。

“不。”小伙子说，“要从真正称得上迎客松那时算起呀，她现在正象我们一样年轻哩！”

迎客松和我们一样年轻？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那个伙伴，滔滔不绝地讲述起迎客松的今昔。随着他的介绍，这棵千年古松经历的春春秋秋、风风雨雨，一一展现开来：

一千多年以前，在海拔一千六百米的险峰上，一颗普通的种子，在石缝中萌发出嫩苗，扎下了根。

于是，墨客骚人来了，老爷少爷来了，“轿子嘎嘎一路响，穷人血汗满山淌”，“凿条上山石阶路，步步穷人尸骨铺”，迎客松，顾名思义，本应是主人翁的象征；那时，她却成了玩物，养育她的母亲遭人蹂躏。

长夜漫漫，年复一年，她在乱石的压迫里挤出来，在浓雾的笼罩中探出身，在风雪的抽打下伸出手，要冲破阴云，要迎接光明！这样的处境，这样的遭遇，造就出她独特的体形，独特的性格。

当农民起义的大军杀来时，她盼望地展开手臂：“太平哥，请用九龙瀑的清水磨刀，用汤口的温泉洗尘吧，杀到徽州府，宁国府去！”她站在玉屏峰前，检阅着黄山脚下铺天盖地的农奴戟……

当外国侵略者的魔爪伸来时，她懂得怎样去“迎接”这种“不速之客”。她以黄山群松长老的资格，号召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子子孙孙，手牵手，肩并肩，用身躯联结成森林的屏障，掩护新四军、游击队，协同他们摆开杀敌战场，阻挡日寇的进逼，粉碎投降派的奸计……

她身上，有鏖战留下的伤痕；她脚跟，有烈士鲜血在浇灌。从曾国藩屠杀农民的万人坑，到蒋介石策划的皖南事变，她是历史的见证。经历了千百次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她才真正成了黄山的主人，迎来了社会主义的红日东升……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联想到今天：现实生活中，做新时代的主人与当旧世界的奴隶，这斗争仍然十分激烈；我们要巩固经历了无数斗争才夺来的主人翁地位，还将经历无数次斗争的风云！

我们踏着陡直的石梯拾级而上。每一步，拼力气；每一步，拼意志。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向目的地进军。

“鲫鱼背”，可谓险矣！它又长又窄，犹如露出水面的鱼脊，——其实，哪有水？在它四周是波涛起伏的云海；两侧，就是万丈深渊！我们走着走着，大风猛起，拼命想把人刮下渊底。然而，两旁毕竟有铁链护身；比比我们建造高山水电站，架设高山电力网，开筑高山公路，扛着几吨重的发电机在悬崖上通过，背上一大卷电线在峭壁上穿行，抡起十二磅大锤在陡坡上挥舞，“鲫鱼背”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泰然地穿云破雾，向着峰顶攀登。

天都峰，可谓高矣。它海拔一千八百十公尺，号称“天上的都会”；可是，自古以来，只有风，云，雷，电，在此聚汇，游人却只

在它脚下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有谁留下来长期居住过呢？“天都”也成空名。而我们的天湖山、彩云山、大坪山……那一个接一个建立起来的高山居民点；在云雾缭绕的千米高峰，知识青年却安下家来，扎下根来；自古野兽出没、荒无人烟的地方，如今，白天劳动号子震天响，气压惊雷，入夜读书窗灯通明，胜似繁星。生气勃勃，热闹非凡，那里才真是一代新人为缩小三大差别而开创的“天都”呢！

再往前行，有巨石挡道。抬头仰望，只见一条石缝，现出一线蓝天，忽儿，云雾袭来，把那一线蓝天也遮住了。四周乱云飞渡，似狂澜翻滚；身旁几座石峰，倾刻，变成了云海孤岛；几公尺外，白茫茫的一片……征途，总不会一帆风顺的。生活的航程，不也有类似的情况？风云变幻，想叫你分辨不清正确的路线；困难重重，想使你丧失继续前进的勇气。但，我们革命事业的亿万主人翁，恰恰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学会了透过“一线蓝天”，预见大千世界；望穿千重迷雾，看到“光明顶”上，阳光灿烂！

就在这个当口，头顶上，伸来了热情而有力的手臂，象在鼓动“再加劲，上！”

呵，是迎客松！

我们终于站到了迎客松身边！

此刻，人在云中，云在人中。这云，不是虚无飘渺，轻舒曼舞的云；它象汹涌奔腾的浪涛，以每秒钟十米左右的速度，扑过来了！掠过去了！我站在崖岸上，感谢迎客松为我们摆开的这场欢迎仪式。迎客松，并不象某些人幻想的那样“温良恭俭让”；她是勇士，**乱云飞渡仍从容**，以自己的榜样，鼓舞着勇攀险峰的闯将。

黎明，顶着狂风，我们继续前进。眼前，又是奇峰突起——莲花峰！它拔地摩天，气冠群山，海拔一千八百六十公尺，比我们已经攀登过的天都峰更高，真是“山外青山”，永无止境啊！

至此，我对迎客松，又增加了一层新的认识：迎客松，不是拘守在登山的“终点站”上，把你迎到从此裹足不前的“安乐窝”里；而是挺立在昨天的征途与今天的征途之间，象“加油站”上的哨兵，迎接你去攀登更高的险峰……

再上一层楼：莲花峰上，曙光初照，风光无限！云海，从脚下，一直舒卷到天边，被渲染得五光十色，绚丽多彩。太阳高高升起来了！云海象面纱一样掀开了。极目千里，祖国的锦绣江山，在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洗礼以后，向我们献出了更加纯朴、更加动人的欢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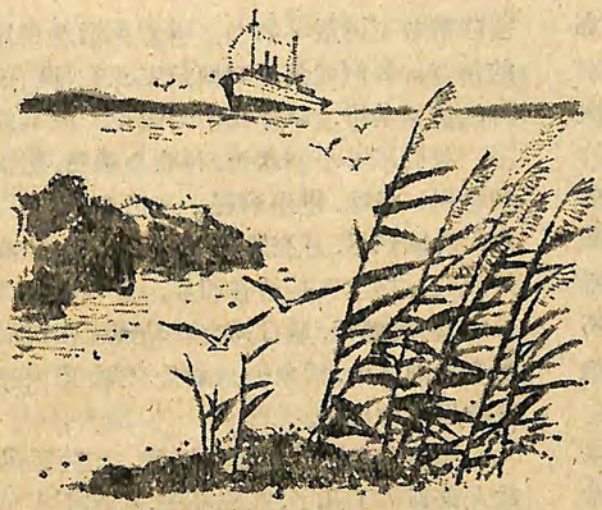
眼底，玉屏峰变得很小、很小了。迎客松夹在绿色的海洋中，分辨不出来了。我不再去仔细搜寻她。祖国的大地上，玉屏峰只有一座，迎客松何止万千？放眼远望吧，在层层松林的衬托下，北海电视塔，沐浴着明媚的朝阳，银光闪闪。每天接收着发自北京的电波，再把电波传向四面八方。

亲爱的同志啊，你看见了吗？在这些电视节目中，经常有这样的新闻影片：首都，人民大会堂，外国朋友在留影。站在朋友们身后的，正是她——迎客松，以新中国主人的雄姿，屹立在东方巍峨峻峭的高山之巅，向五洲四海的战友招手，为世界革命的风雷欢呼！

这时，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我心中升起：谁说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迎客松呢？从我来黄山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见到那许许多多战斗在山区的革命青年，不就是一棵又一棵刚毅挺拔的迎客松——一个又一个顶天立地的主人翁么？

听，东风劲吹，松涛澎湃。它同全世界无产者的战歌，汇成一个惊天动地的声音：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笛音缭绕

赵丽宏

同志，你一定爱听那清脆、悠扬、动人心弦的笛音吧！听到笛音，人们会十分自然地联想起公社的春天，丰收的喜悦，锦绣的山水……然而，每当我听到笛音时，心里总是涌起一股特殊的战斗的激情，笛音如号角，似战鼓，催我上阵，使我激奋……

那是童年时代的事情了。我的家乡在海岛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吹笛，我们从海边芦荡里拣几根杆粗节长的芦竹，回来加工一番，做成竹笛，尽管模样儿难看，吹出来那声音还怪脆的哩。可是，在旧社会，穷人哪里有欢乐的歌啊！记得我们经常吹的一首海岛山歌，唱词是这样的：

淌不完的东海水罗，
流不尽的辛酸泪呃，
穷人天天做牛马哟，
地主老财养得肥。
……

我们坐在河边的树荫下吹笛，那凄切、悲愤的笛音就象江水一样在乡亲们心头翻搅：老人们听着这笛音，眼里叭哒叭哒直掉泪；壮年人听着这笛音，牙咬得格格响，眼睛里冒火星……

那时，笛音诉说着我们穷人的辛酸，控诉着旧社会的黑暗。地主老财们听了当然不高兴啰。村里的大地主马绳祖一听到我们的笛音就皱眉头瞪眼睛。那一年，正好马绳祖死了老娘，他鼠眼一骨碌，想出条歪主意：为了给他老娘吊丧，村里的孩子从此不准吹笛。少数胆小的人家把孩子的竹笛收了起来，可大多数穷孩子照样吹，而且还吹得更响。马绳祖光听见笛音找不到人，气得要死。有一次，我和最要好的小伙伴苦根和海强一起到芦荡里挖芦根，累了，三个人就躺在沙滩上吹起笛来。没想到，笛音竟召来了马绳祖。他偷偷地从我们背后窜过来，猛地抢掉了我们手中的竹笛，摔在地上叭叭踩成几爿。然后从腰里抽出一根皮鞭，劈头盖脸地朝我们打来，嘴里还恶狠狠地骂着："我叫你们吹，穷小子！我叫你们吹，穷棺材……"

狗地主可以踩碎两根竹笛，但绝对捂不住我们的笛音。就在马绳祖踩碎竹笛的这天傍晚，我们又搞来一根大芦竹，做了三根新竹笛。半夜里，我们带着竹笛悄悄躲到马绳祖宅后的大竹园里吹了大半夜，把马绳祖气得嗷嗷乱叫……

地主不让吹，我们偏偏吹，这样固然能出出气，解解恨，但我们总是感到自己的笛音还缺少什么。因为这笛音听了光叫人心酸、愤恨哪！

我们的笛音，终于有了新的生命了！那是海岛解放的前夕，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已经越过海面，传到了我们岛上。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匪兵大都已经逃窜出岛，留守海岛的匪兵惶惶不可终日，龟缩在岛上的据点里不敢出门了。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苦根正在村外的小河里摸螃蟹，突然听到一阵笛音，那么清脆，那么圆润，显然不是用芦笛吹的。而那高亢激越的旋律，饱孕着热情，充满着力量，听着真叫人振奋。“快！回村看看去！”苦根拉着我，一阵旋风似地往村里跑，连摸到的螃蟹也顾不得拿了。跑到村口，正遇上海强，只见他小脸笑成一朵花，又拍手又蹦跳地告诉我们：“村里来了解放军啦！”

啊！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来了！进村的是解放军的一支小分队，他们要在岛上组织一支游击队，配合解放军大部队解放海岛。村里，就象喜庆的节日，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只有马绳祖家的大门紧闭着。我们循着笛音来到一片空场上，一群孩子团团围着一个正在吹笛的解放军。走近一看，我们不禁一楞：吹笛的竟是个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小战士！他微笑着吹得正入神，身体随着笛音的起伏微微摆动着。他手中的那根紫竹短笛也不一般，竹笛的两头箍着两个铜圈圈，一亮一亮地闪着金光，一端还系着一绺鲜艳的红缨，在他胸前迎风飘动。

我们很快就和小战士搞熟了，大家都叫他小郭。每天傍晚，小郭就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讲解放军的战斗故事。我和苦根他们热心地跟着小郭学吹笛，小郭吹的是解放区人民唱的歌。听着那明快悠扬的笛音，我们就象到了延安，看见了解放区人民跟着毛主席建设新生活的美好情景。在笛音中，我们尽情地憧憬新中国光明灿烂的未来，描绘海岛无限锦绣的明天。小郭还会吹解放军的战斗歌曲，听着那激越昂扬的笛音，我们就象看到解放军正在排山倒海地奋勇前进，蒋匪兵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我们跟着小郭吹笛，越吹心越明，越吹劲越粗。傍晚，村里响起一片笛音，直吹得西天晚霞烧尽，月亮跳出海面，家家上起油灯；早晨，村里又是笛音四起，直吹得雄鸡长啼，朝霞满天，旭日腾空。马绳祖在四面笛音包围之中，活象一只缩头乌龟，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海岛游击队组织起来以后，把附近的敌人狠狠揍了几下，在战斗中，小郭不幸负了伤。有一次，小分队和游击队到另外几个岛上执行任务，决定让小郭留在村里养伤，住在苦根家里。不料，村里来了一队国民党败兵。俗话说得一点不错，临死的豺狼还要咬人一口，这伙准备逃跑的匪徒在村里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狗地主马绳祖从乌龟壳里伸出脑袋，打听到了小郭在村里养伤的消息。一天夜里，他带着匪兵冲进苦根家里把小郭抓走了。敌人搜遍小郭全身，除了那根紫竹短笛外，一无所得。失望的敌人把竹笛随手一扔，小郭瞅了个机会悄悄地又把竹笛捡来藏在身上。在敌人的毒刑拷打面前，小郭坚强不屈，骂不绝口，残忍的敌人竟用枪托敲掉了他的满口牙齿……

第二天，敌人把全村的乡亲赶到海滩上。海滩上，小郭昂首挺胸，怒扫群匪，英气逼人。

这时，一个匪军官走到小郭面前，狞笑着说：“你不是要宣传你的信仰吗？嘿嘿，讲吧。”

小郭朝乡亲们走了两步，他张开嘴巴，但没有发出声音，嘴里流出一股殷红的鲜血。突然，他从怀里抽出了那根紫竹笛。

啊，我们听到了嘹亮的笛音！小郭用惊人的力量，清晰地吹出了《国际歌》那悲

壮、激扬的战斗旋律!

人群如同决了堤的海潮，呐喊着向前涌去。匪兵们胆战心惊，乱作一团，慌乱的匪军官被撞得趴倒在地上。

突然，呼呼两声枪响——趴在地上的匪军官向小郭射出两颗罪恶的子弹。

笛音顿了一顿，马上又响了起来。小郭胜利地微笑着，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吹完了《国际歌》的最后几个音符！小郭倒下了，但那激动人心的笛音却余音袅袅，在海面上，在天空中，在我们心里回荡着。

丧魂落魄的匪军官从地上爬起来，狠狠地用皮靴猛踩小郭手中的竹笛。奇怪得很，竹笛并没有被踩裂，只是在地上蹦了几蹦，然后就象长了眼睛似地骨碌碌滚到乡亲们脚边。站在前面的一个老大爷赶紧捡起竹笛，悄悄地往后传，你传给我，我传给你，最后传到苦根手里。苦根用衣襟擦干净竹笛上的血迹，珍重地藏到胸前……英勇的小郭不仅教会了我们怎样吹笛，还用他那壮丽的笛音告诉我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应该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生命不止，战斗不息！苦根每次拿出小郭留下的那根竹笛，总是这样对我和海强说："咱们要把小郭的歌吹下去，决不能让这笛音走调中断！"

我们吹着竹笛，迎来了解放的曙光，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笛音中，我们围海造田，使荒滩上涌起金黄的稻浪，银白的棉涛；笛音中，我们点上了电灯，用上了机器，胜利地迎来了人民公社化……欢乐的歌儿真是唱也唱不完哪！在公社成立以后的第一个丰收季节里，我和海强依依不舍地送别了苦根——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轮船离开海岛码头时，苦根挥动着小郭留下的那根竹笛，大声地对我们说："让我们吹着它，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了一个目标战斗啊！"

革命在奔腾前进，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一场燎原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嘹亮的笛音，激励着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斗争。阶级敌人对于我们斗出的一派大好形势又恨又怕，绞尽脑汁进行破坏，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恶毒地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妄图造成我们革命群众的分裂。海强，这个自小一起长大，一起战斗的老战友，竟然成了我们的"对立派"……笛音啊笛音，你能不能冲破资产阶级派性的罗网，把我们紧紧地拧在一起呢？我把村里的情况一一写信告诉了苦根。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正在家里和几个社员一起谈着队里的事，忽然听到一阵清脆悦耳的笛音从远处传来。那笛音好象有点耳熟，我不由得凝神静听。听着听着，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飞一般冲出屋门。

苦根家里人头挤挤，人们出神地聆听着那动心的曲子，目光炯炯地盯着苦根：他穿着一身洗得发了白的军装，身边放着一堆行李，我虽看不见他的脸，但他手里那根竹笛却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一绺红缨迎风飘动，两个铜圈闪闪发亮！

我大步挤过去，猛地从背后抱住苦根："哈！可把你盼回来啦！"

苦根兴奋地挥动着手中的竹笛，正要说什么，忽又闭嘴微笑着看着对面。我回头一看，只见远远地站着一个人——是苦根的笛音把海强也唤来了！大概是看到我这个"对立派"在这里，海强迟疑地站在那里不过来。

"海强！"苦根拉着我蹬蹬蹬走到海强跟前，用力拉起我们两个人的手，神色是那么严肃。我们三个人在海堤上坐下来，苦根语调深沉地讲开了：

"在这里，我们曾经吹着竹笛，团结一心地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在这里，小郭曾经

用生命吹响竹笛，向我们宣传过共产主义的理想。现在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所进行的斗争，难道不是为了这个理想吗！我们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有什么理由不团结起来呢……”

我和海强越听越惭愧，两个人都深深地低下了头。苦根突然放开我们的手，满腔激情地吹起了《国际歌》。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激越昂扬的笛音中，我和海强再也按捺不住心中那海潮般奔腾的激情，两个人含着激动的泪花，把两双布满茧花的大手握得那么紧，摇撼得那么久……笛音，似春风融化了我们感情上的冰川，似号角鼓起了我们胸中的斗志！

笛音传到村里，社员们都循声赶来了！青年们、孩子们，纷纷拿出竹笛，加入了合奏。……

亲爱的同志，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描绘这使人难以忘怀的场面，这是一曲多么激动人心的笛子合奏啊！在英勇的小郭战斗过的地方，如今又响起了气势磅礴的《国际歌》！我仿佛听见我们的笛音化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小郭啊，你那战斗的笛音永远不会中断走调，你那未竟的事业一定成功！

弹指之间，八九个年头过去了。苦根仍在部队服役，我已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学员，海强也被贫下中农选送到医院学医去了。幼时朝夕相聚的战友，已经许久没能会面了。但是，每当听到那清脆悦耳的笛音，我就仿佛觉得儿时的伙伴就在身边；而当想起苦根海强之时，我也总以笛音寄托那深切的思念。

三天之前，在毕业联欢会上，当我演完笛子独奏，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舞台时，同时收到了两封远方来信：苦根告诉我，已被批准复员退伍；海强来信说，学医进修已经结业。他们的志愿跟我一样——在烈士鲜血染红的故乡土地上扎下根来，为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我展开信笺，仿佛觉得这两张洁白的信笺上，跃动着两颗火红的心，叠印出两张熟悉的面庞……呵，阔别已久的伙伴们又将聚首会面，怎不叫人心潮逐浪，浮想联翩！？

此刻，我在开往故乡的双体船客舱里，遥望着水天交接之处那明珠般的宝岛，辨听着身边旅客们嘴里倾吐出来的乡音，顿时，一种对于故乡草木山水、乡邻亲友的思念占据了整个心头，眼前浮起了苦根、海强的面庞……

这时，从双体船另一间客舱里，传来了动心夺魄的笛音。那激越明快的旋律，那浑厚圆润的音质，拨动了我的心弦，扯开了我的脚步……

循着笛音望去，吹笛的是位军人。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便服，身边放着一个打得有棱有角的背包，在他旁边有个身穿土布衣衫，肩上斜挎着红十字药箱的赤脚医生，正屏息凝神地聆听着那清脆悦耳的笛音，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垂在竹笛末端的火苗似的红缨。眼前这两个人，不就是苦根和海强吗？呵，阔别多年的战友，又在笛音中走到一起，即将并肩携手踏上新的征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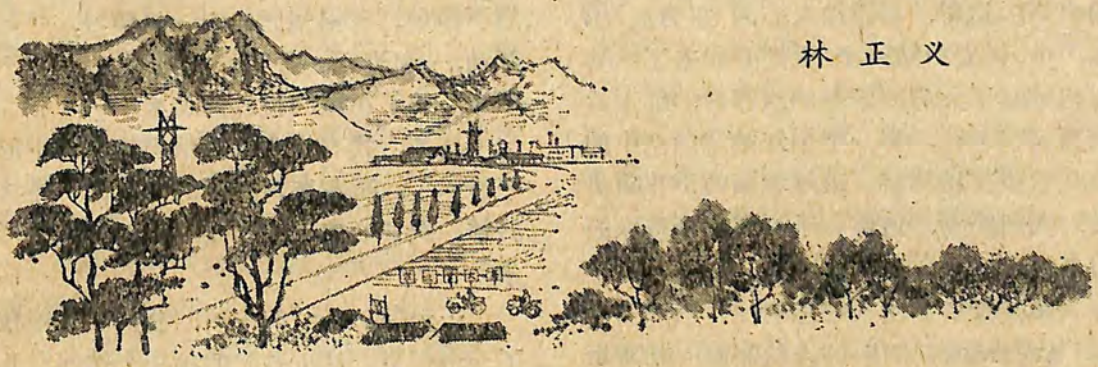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和海强一起随着笛音唱了起来。笛声和歌声交融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回荡往复，传得很远很远……

写在朝霞如火的清晨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主席：七律《答友人》

林正义



小　序

朝霞，曾赢得人们的多少赞美！

每当微风拂煦的清晨，我推开楼窗，向东方远眺的时候，我的眼前便呈现出一片火红的朝霞。

有时，起得太早了，东方的地平线上才刚刚露出一抹淡紫色的微光。可当我注目凝望的时候，仍然分明地看到那一派耀眼的红霞闪动在我的眼前，一忽儿化做一条长长的云带，象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一忽儿又化做一片片云朵，象千万支燃烧的火炬……我知道，这是我一霎那间的幻觉。可这幻觉的形成，却是由于有两次眺望朝霞的情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情景常常在我脑中闪现，使我感到欢欣，感到振奋，感到鼓舞。

一次，那还是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天。那时我年纪还小。虽然时间相隔二十多年了，但童年留下的记忆往往是最清晰的。——我的故乡，一个很古老的城镇正处于解放前夕。一夜怒吼的炮声，兴奋得大人们都睡不着觉。第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为解放军做向导的爸爸回来了，一把将我从炕上拉起来，高兴地说："快起来，到城边看看去！"我睡意朦胧地爬起来，跟上爸爸就跑。

当我和爸爸站在那半坍的土城墙上，眺望解放军入城队伍的时候，东方天空中一片火红的朝霞一下子扑进了我的眼帘。看哪，那一缕缕亮得如火一样的霞光，好象还在微微地抖动着向天地间播散，在霞光中有一条长长的云带，通红通红的，还镶着金边。

"红旗！"我禁不住指着那片朝霞高声地叫起来。

爸爸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是啊，那是毛主席的旗，共产党的旗啊！"

这时，我看到那耀眼的红旗下面，一支雄壮的队伍开进城来……

从此之后，这霞光，这红旗，便一再地在我童年的梦境里出现。

我第二次更加激动地眺望朝霞，那是

在北京了。一九六六年金风送爽的季节，红卫兵鲜艳的袖章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汇成了汹涌的激流，我也是其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啊！朝霞，仿佛就从矗立在眼前的天安门城楼上升起来，升起来，天空中是一片片被朝霞染成鲜红色的云朵，好象一支支燃烧的火炬。这时，在激动人心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天安门城楼上，太阳升起来了！霎那间响起了大海波涛般的欢呼声，红卫兵们扬起了手臂，那一个个红袖章同空中的朵朵红霞交相辉映。透过幸福的泪花望出去，人间天上，仿佛有千万支火炬被太阳的光辉点燃了！……

那情景多么使人难忘啊！

从童年时期脑中闪现的红旗，到青年时代眼前燃烧的火炬，这就是朝霞给予我的镂骨铭心的印象。

最近一个时期，这红旗和火炬又常常在我心头闪现，使我激动不已。因为我到淮北、西北和东北的农村，访问了许多战斗在祖国田野上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我同他们一起扛着锄头走向田间的时候，又迎来了多少个朝霞灿烂的清晨！

现在，我要把在这朝霞如火的清晨得到的新的印象，告诉给我同时代的青年人！

——

葵花丛里访新人

跨过长江激浪，掠过淮上风帆。当我乘着汽车奔驰在皖北平原上的时候，我的胸中正如长江大河一般翻腾着浪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号召的日子算起，已经将近七年了。七年来，有多少万知识青年从祖国的各个城市奋然奔赴农村啊！今天，他们在怎样生活？怎样战斗？是的，从许多报刊上，我曾经读过千百篇关于他们动人事迹的报道文章，深深为他们闪光的行为所鼓舞，所教育。可是，我仍然感到不满足。我渴望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进行一番畅谈：关于人生，关于革命，关于祖国和世界的将来……

现在，我有机会就要结识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了。望着车窗外不时闪过的一排排白杨，我在心中试图描绘着他们可爱的形象。

……“吱——”的一声，公共汽车停在了一个村口。这里是我的第一个访问点儿——朱庄。这儿的知识青年插队小组，是全省闻名的先进典型。

在一片盛开的向日葵丛中，我看到了上海知识青年们住的新盖的瓦房。时当中午，走进村来没有遇到一个人。从村东的一棵大槐树那里断续传来拉线广播的声音，好象是一个女同志在讲话，听不大清楚。远远望去，树荫下坐着一大片人。大概在听县里哪个干部的报告吧？我径自向知识青年住的院子里走去。

穿过夹道的向日葵，我看到屋檐下拉着两根长长的晒衣绳，上面晾满了刚刚洗过的衣服。窗前井台旁，一个短发齐耳的女同志，坐在一块石板上埋着头，熟练而敏捷地“哗哗”洗着衣服。洗衣盆旁还堆着一堆待洗的衣物。

我已经站到她的身边了，她才有些惊诧地抬起头来。当我们互相打量之后，她脸上的惊诧神色消失了，我心头却升起了疑云：她是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吗？看她那皮肤，是深棕色的，脸色要更深一些，亮闪闪的，仿佛饱含着田野上的阳光。我当然也

想到，如果是知识青年，下乡六、七年了，也会晒得这样黑的。可是她那赤着的粗壮的双脚，她那干练有力的动作，她那淳朴安详的神态，都使我觉得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会不会是本村的社员来帮助知识青年们洗衣服呢？我随即又推翻了这个想法：看她那接待我这陌生人的稳重、大方的态度，很可能是大队或公社的妇女干部吧？可她还多么年轻，最多有二十三、四岁。

看我愣着，她站起来把手在围裙上揩了两下，亲切地握了握我的手，说："你是来访问我们知识青年的吧？"

听她讲着一口淮北话，我不禁问道："你也是上海青年？"

"以前是上海青年，现在是淮北青年了！"说完，她爽朗地笑起来。

她把我领到屋子里，告诉我青年和社员们都在听县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传达，让我先休息一下。

等到我放下挎包，揩了一把脸之后，她的衣服已经快洗完了。我掇了只小板凳，坐在她的旁边，笑问道：

"你没去听传达？"

她把一绺鬓发掠到耳后，用手背揩了一下汗津津的前额，笑笑说：

"我出去开了几天会，刚回来，抽空拾掇一下。地里一忙，我们这几个男'同胞'就快变成泥猴了！"

我指着她手中搓洗的一件带纽襻的褂子说："你们来了这几年，连衣服也换成当地式的了！"

"不，这是前院五保户张大伯的。"她抖开衣服，抚着已经补过"补钉"但又出现了破洞的肩头，充满感情地说，"又磨破啦！你看，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不管秋冬春夏，每天要为队里饲养场背一大筐草。拦也拦不住……"

接着，她对我讲述了这个老贫农的事迹。她讲得是那样质朴，却又那么感人。她那亲切的话语中，倾注着火一样的激情。我深深地被吸住了，竟忘记了向她访问知识青年的情况。

可是，我们的谈话很快被打断了。——一阵车铃响，三个很壮实的农村干部模样的人，蹬着自行车拐进院子来。三个人一边跳下车，一边高声招呼：

"哈，小云同志，没想到吧？"

洗衣服的姑娘站了起来："你们怎么跑来了？不是说好我下午到你们那里去吗！"

一个络腮胡子的干部笑着说："我们搞了点调查研究，打电话到县里，说你早晨没赶上公共汽车，跑回来的。水库工地老李又告诉我们说，你在那里打了两个小时'游击'。下午这二十里路，我们不能再让你跑啦！"

"不让我跑路，那咱们的学大寨现场会还开不开？"

"当然开。"那个干部抹了一下络腮胡子，拍了拍衣兜，"材料都收集好了，原原本本向你汇报！"

姑娘笑了起来："老赵，你是想让我把你过去教我的东西丢掉吗？'深入第一线，群众有法办；关门听汇报，小心成官僚。'这不是你常讲的名言吗？"

三个人顿时被说得大笑起来。

一个高个子对络腮胡子干部说："怎么样，老赵？我说任凭你的嘴，挡不住小云的腿。咱们'打马回山吧'！"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这时才估计到：这位被叫做"小云同志"的知识青年起码是个公社的负责干部。

这时，小云同志喊住了三个干部："等一等，一块走！"她以十分迅速的动作泼掉脏水，放好洗衣盆，清理好院子，从井里三下两把打上了一桶水，冲掉两腿上大概是

从水库工地带回的泥浆，又从放在窗台的挎包里掏出一双横带布鞋，穿到脚上。

高个子关心地问："你跟组里青年还没见着面吧？"

"开完现场会我再回来看他们。"说完，她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匆匆写了几个字，交给了我，说：

"同志，一会儿大伙儿回来，请你交给我们小组的组长！"

我有些遗憾地说："小云同志，我还想请你谈谈几年来下乡的体会呢，可惜来不及啦！"

她有些歉意地笑了笑："是啊，我也想好好跟您谈一谈。咱们县五千多个生产队，才来了四千多知识青年，每队平均不到一个。国家建设需要，每年还要上调一批。这远远不够啊！现在我们这里算上夜校，小学基本普及了；过两年争取中学普及，那么将来农村的青年，不管是城市来的，还是本地的，都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了。等到农村换了一代新人的时候，我们的农村就要发生彻底的变化啦！"她掠了掠短发，目光想往地向着远处。

这一番话，真是我始料所不及。她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啊！仿佛一下把我的思想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明天的农村！……"我望着她那远去的背影，有些激动地轻声自语着。当我转身回到院子里的时候，才记起手中还捏着她留下的字条，低头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小玲：最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家都深有体会。开个讨论会怎么样？题目就叫做：怎样把根子扎在无产阶级土壤中？我一定赶回来参加。

再，张大伯的衣服肩头又破了。我来不及缝了。等晾干了，你代我补好吧！

小云　即日

看过这字条，我的心头忽地一热。我觉得尽管和这位小云同志的接触仅仅片刻，我却看到了她那宽广的胸襟和闪光的思想。然而，应该说，我对她还是缺乏了解的。

这一点，当我同这个插队小组的青年们结识之后，甚至受到了他们善意的嘲笑。——那是当我把字条交给组长小玲，并问她"小云同志是不是公社干部"的时候，小玲带头高声笑起来：

"哎呀，您还算是专门访问知识青年的，还不知道我们的小云！她就是祁志云，我们的县委副书记呀！中午我们听的报告就是她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嘛！"

祁志云，"我们的县委副书记！"这是怎样的一个县委副书记啊！

我在朱庄住了三天。记不清听到了多少关于祁志云的故事。虽然她当了一年多县委副书记了，却好象从来没有离开过朱庄一样，仅仅是有时出去开开会而已。在知识青年心中，她是亲密的战友；在社员们的心中，她是"我们的小云"；而在张大伯的心中，她不仅是"咱贫下中农的女儿"，而且"象亲手拉扯大的孩子，离开一天都想哪！"……

知识青年院子里的向日葵开得火一般的旺盛。大概是由于我在这葵花丛里认识了祁志云的缘故吧，我对于它们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每天早晨我都要向它们凝望一阵。那坚强挺立的身姿，那朝气蓬勃的气势，多象祁志云和她的战友们啊！当第一缕晨曦辉映着它们的笑脸，那金灿灿的色调便与霞光熔成一片……

望红崖畔“信天游”

如果说淮北平原的格调是开阔和奔放，那么陕北高原的气势却是雄浑而峭拔了。群山起伏，千沟万壑。崖高坡陡，路转峰回。

这正是初夏时节。麦苗迎风，谷秧摇曳，一片绿油油。我在弟梁公社下了汽车，按照公社知青助理老刘的指点，沿着一条谷底小路赶往红崖村，忽听得崖畔上响起了“信天游”的歌声：

崖畔畔上开花哟，十里香；
山坳坳里小树哟，迎风长。
沿着咱红军哟，走过的路，
继续革命哟，向前方！……

这歌声清脆而带有稚气。我寻声望去，却被崖畔上的树丛遮住了视线。忽然那树丛摇动起来，洒了我满头满身的沙枣花。紧接着一串纵情的笑声飞了出来，从那崖畔上倏地跳下了一个人。我一看，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穿着一件红布背心，手里拿着杆放羊鞭，瞪着大眼睛调皮地歪头望着我。

“刚才的歌，是你唱的？”我喜欢地问。

“嗯！”他点了点头。

“唱得好！”我称赞道。

“是英子姐姐教我的！”

“英子姐姐是谁？”我想，会不会是我要访问的养猪能手佟英呢？

小家伙把头一歪：“英子姐姐就是英子姐姐呗！”

“她是干什么的？”

他大声地回答：“猪倌！”

我被他认真严肃的神态逗笑了。

“笑什么？你看不起？！”他噘起嘴巴，显然有些生气了。

“不，不是。”我连忙解释，“我还想访问访问她呢！”

“访问？”他高兴了，把手里的羊鞭一甩，“走，我领你去！”说完，他顺着小路飞快地跑上崖头，又领我左转右拐，过了两个山坳，指着前面一个高坡上的两孔新窑洞：“喏，那就是！”他又把手拢在嘴巴上高喊了一声：“英子姐姐，来客人啰！”然后挥了一下羊鞭，说：“再见！”

我忙问：“哎，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他一边跑一边回过头来高声说：“英子姐姐说，我叫‘见习羊倌’！”

这小家伙说的“英子姐姐”，就是北京来的插队知识青年佟英。我跟她见面不是在窑洞里，而是在猪场旁。当时她正在煮发酵饲料。

听我说明了来意，她有些腼腆地笑了笑：“有什么好谈的呢？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我不过是养养猪！”

这是一个梳着两条短辫子的很客气的姑娘，讲起话来细声细语，显得很温和。可是当我在这里住下来之后，才了解到，就是她在贫下中农的支持下斗败了远近闻名的“山老虎”——这是一个富裕中农的绰号。

那还是六九年春天，佟英她们已经来这里插队半年多了。上级号召要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的指示。以前这一带地区，养猪很少，主要是缺乏饲料，没有经验。但是，在红崖村却有一个人得了养猪的专利，这就是“山老虎”。他自家养了母猪、肥猪十几头，高价卖猪羔儿；如果谁家养的猪生了病，还要花钱请他去

看，就是本村的也要送点礼。

生产队决定办猪场，“山老虎”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又操手靠墙根，专等队里干部上门去请他。没有想到贫下中农一致推举佟英来办，“山老虎”虽然有些恨恨不平，但接着又高兴起来——黄毛丫头要办猪场！我一不卖你猪羔，二不传你经验，看你办得成！他要等着看笑话。

佟英接下了养猪这副担子后，爬崖翻岭，访老农，拜师傅，又从北京搞来许多养猪知识的书籍，苦心钻研，边学边实践，从县里买回的十五头猪羔居然给她一个个养大起来，长得很壮实。一年之后不但卖给国家十头大肥猪，还选了一头良种母猪，生下了两窝羔子，一个小小的猪场繁荣起来了。贫下中农称赞说：“英子能养猪，气坏‘山老虎’！”

“山老虎”确实气坏了。眼见得他的猪羔不按公价买给国家，就再也没有人要；养猪的社员多起来，却再也没有人请他去看猪病，因为佟英还在队里办了个养猪学习班。可是他还抱有希望，他不相信佟英会甘心当个“猪倌”！

过了不久，村子里流言四起。连有的不懂事的娃娃也跟着喊起来：“女娃养猪，脚脏手粗；怕见爷娘，难找丈夫。”佟英的伙伴们听到后气得不得了。佟英那时正忙于试验发酵饲料，听到这些反映后淡然地笑了笑：“你们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这么一股风就能把我吹跑啦？”这天晚上，队里开社员大会。“山老虎”故意坐到佟英的身边，他耸起鼻子使劲儿嗅了嗅，大声地问旁边的人：“唔？哪里来的这股臭味啊？”他装模作样地寻找一番，然后看着佟英说：“噢！我说的呢，原来我挨女猪倌坐着呢！”说完拍拍屁股躲到一边去了。

如果说“山老虎”的这种伎俩能够动摇佟英养猪的决心，那就太低估我们的佟英了。可是，我们的佟英毕竟才是个二十岁的姑娘，又一向温和寡言，她在大庭广众之前受到这样污辱性的冷嘲，怎能不涨红面孔呢！然而，贫下中农愤怒了！唿隆一下子，十几个妇女都坐到佟英的身边来，一个大嫂搂着佟英的肩头，怒斥“山老虎”：“你说英子臭，我们觉得她香！她身上香，思想更香！她和咱贫下中农一个味儿，我们打心眼里疼她！只有你那种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思想才臭，臭不可闻！快扒出你的肚子肠子到河里去洗洗吧！”

在贫下中农的批判声中，“山老虎”把头缩到腔子里去了。我们的英子此刻靠在大嫂的肩头，两颗泪珠簌地流下了脸颊。不，这不是委屈的眼泪，这是为阶级深情所感动的幸福的泪花啊！

听了这一段故事，我的心头久久不能平静。夜里，我站在窑洞外，望着星空凝想。我忽然感到佟英和祁志云这两个长相、性格、工作都不相同的青年却有着极为一致的地方。这是什么呢？

一颗灯火由远而近。我知道这是佟英提灯巡查猪场回来了，便迎上前去。

“老郑同志，您还没睡？”她含笑地打招呼。

“我在想着你和‘山老虎’的这场斗争。”我邀她坐在院门前的一个碌碡上。

佟英放下马灯，笑笑说：“‘山老虎’的思想还是可以教育的，我们主要是反对他的资本主义倾向。我把发酵饲料的办法教给他以后，他的猪也养的很好。现在他把猪羔卖给国家了！”

噢，斗争竟会是这样的结果！

佟英有些兴奋地告诉我，现在全大队差不多家家户户养了猪，几个公社也办起了较大的养猪场。可是还不够，养猪事业还要发展。……她从养猪的意义讲到了农村的机械化，又从红崖村的变化谈起了山

区的前景。

我感动地说："你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啊！"

她点了点头，深沉地说："当我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几个字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打定了主意：为早日实现这一远大理想，我愿当一辈子'猪倌'！"

沉静的人激动起来，话语会象江河一样奔放。佟英，这个外表沉静的姑娘，有着多么深沉而热烈的感情啊！

佟英沉默了一会儿，指着前面一道高高的陡峭的山梁说："你看见那道崖了吧？那叫望红崖。据说一九三五年秋冬之际，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从前面一个坳口经过，这一带的老百姓都跑到这望红崖上来欢迎红军。六八年我们到这里插队的时候，乡亲们又跑到这望红崖上来欢迎我们。支部书记老松大爷还讲了话，他说：'当年我们在这里欢迎红军，今天我们又在这里欢迎红卫兵，你们是革命青年，是红军的后代，希望你们沿着红军开辟的路走下去，让我们的江山万代红！'这话直到今天还响在我的耳边……"

我突然想起进村时在前面山崖上"见习羊倌"唱的那支歌，那不正是佟英的心声吗！……

五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我告别了佟英和她的伙伴们。可巧在望红崖畔又遇到了那个可爱的小家伙，他还是穿着那件红背心，不过手里没拿放羊鞭，而是肩头上背着书包。

我笑着问："'见习羊倌'，你不放羊啦？不合格，是吧？"

他着急地摇着手："不是，不是，前几天是放农忙假，现在我要上学了。等我中学毕业后，就来放羊。英子姐姐说，我的羊放得可好呢！"

"噢，你真的想当羊倌？"

"嗯！"他点点头，严肃地说，"象英子姐姐那样！"

望着他那红彤彤的脸蛋，我的心头升起一种十分欣慰的感觉。这时，从崖头飘来一阵优美而熟悉的歌声。

"英子姐姐！"小家伙咧嘴笑了。

我举头望去，一抹红霞正落在望红崖上……

蟠龙松下话青春

列车在松花江畔急驰。

这是在深夜里，旅客们大都入梦了。车窗外，飞快地闪过流萤似的灯火。车轮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

我靠在车窗旁，思潮起伏，难以成眠。我的面前放着一份材料，这是刚刚送我上车时，四平地区的一位县委书记塞到我手中的。他说："看看吧，这是我搜集的一点资料，也许对你会有所启发。"

"是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我问。

他摇头说："不是。但是我相信你看过之后，会对我们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有更深刻的理解。"

上车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却原来是摘抄的一份《苏修今日青年之理想》，其中有这样一段：

> 本记者向×××名青年做了调查，对于他们有何种理想，以下问答是有代表性的——
>
> 问：你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答：一个幸福的家庭。

问：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答：一个漂亮的爱人。

问：你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答：一辆汽车。

问：你认为什么是最美好的青春？

答：荣誉、奖金、跳舞。

……

这位县委书记真是个有心人。他整理这份资料大概是作为反面教材，用来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吧？此刻却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

两个多月来，从淮水之滨，到延河岸畔，又到这松花江边，我接触了多少可爱的青年哪！听到他们的事迹，看到他们的作为，我感叹，我激动，我赞赏，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思索，我们的青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能够这样？同面前的这份反面材料加以对比，我才深刻地认识到了，这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毛主席为我们制订的一条正确的路线。

我不由得想到祁志云提议展开的那场讨论，可惜由于匆忙离开，没有能够听到。但是佟英的那场谈话不是一个很深刻的发言吗！那些以"奖金、跳舞"为"美好的青春"，以"幸福的家庭"为"追求的目标"的人，同我们的祁志云、佟英等青年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了！……

在沉思和遐想中，我不觉朦胧睡去。醒来的时候，正是凌晨。东方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的颜色。列车驶进了长白山区，起伏的山峦上，到处是翠绿的松林。一派北国山乡的壮丽景色映入了车窗。

列车刚一到站，我就看到当地的县委书记老何站在月台上。我们是一个星期前在省里知青工作会议上认识的。

我刚刚跨下车厢，他上前一把拉住我就走，嘴里半开玩笑地说："老郑，这回要叫你马不停蹄了！"

"到哪儿去？"

"蟠龙沟。"

"去看你给我讲过的那个宋晨明？！"我高兴地问。

"对。今天早晨他们队的小水库放水，咱们赶去看看！"老何把我拉到停在车站外面的车子上，拍了拍司机的肩头，"小张，争取半个小时赶到。"

司机点了点头。车子很快穿过县城公路，拐上了盘山道。山谷间荡漾着乳白色的晨雾。一排排树影，从两旁掠过。虽然已是仲夏季节，清晨的山风还是凉得透人心脾，使人感到格外的清醒和振奋。

老何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自语似地说："宋晨明，真是条小'牛'，就是有点蛮劲儿！"

在省委招待所里，老何就是用这种充满赞赏的语气跟我谈起宋晨明的。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宋晨明是最早一批到吉林来插队落户的上海青年中的一个。当时他同三名很要好的同学一起到了蟠龙沟这个偏僻的山村。现在那三名同学都招生、招工走了，剩下他自己。三年前他被社员们推选为生产队长。

蟠龙沟这个地方灾情比较多。解放前这一带的人们都把它比做一口"井"。因为周围都比较富庶，唯独这条山沟非旱即涝，难保收成。所以流传着"东不愁，西不愁，就怕落在蟠龙沟；进了蟠龙沟，掉在井里头"的逃荒民谣。最近这几年，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蟠龙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宋晨明当了队长之后，和全队社员顶星星，踩月亮，泥里来，水里去，开了梯田，种了水田，封山育林，多种经营，把生产搞

得蒸蒸日上。但由于原来底子太差，再加上旱涝的影响，同周围其他社队比起来还是落后一大截。公社负责知识青年工作的干部劝他换换队，他说："换队？能让社员们大家都换队么？把蟠龙沟丢掉不要么？蟠龙沟将来也要进共产主义的！"贫下中农听到这个事儿，纷纷跑到他的小屋子里来，拉着他的手说："晨明哪，你说得对，咱蟠龙沟也要进共产主义啊！"

就在那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宋晨明和几个老贫农坐在老饲养员常爷爷的炕头上，谈起了蟠龙沟的远景规划。他们怀着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无限热忱，用淳朴而亲切的语言、大胆而切实的设想，勾画着山村的未来！

当宋晨明提出拼它几年的力气，堵住沟里的"蟠龙口"，修建个小水库，治住历年的旱灾、涝灾的时候，老饲养员常爷爷第一个把烟袋锅在炕沿上敲得"笃笃"响，高声赞道："好！就是这个主意！学习大寨立大志，要做擒龙伏虎人！"这个提议当然也得到了全队社员的赞同。

为了表示战天斗地的决心，蟠龙沟的社员们在他们的生产队长的带动下，于这年农历除夕这一天，动工修水库了。他们开山炸石，垒坝筑堰，一锹一镐地描绘着新山水。

一年，两年，三年。每当伏天挂锄或冬季农闲的时候，水库工地上就会响起劳动的号子、战斗的夯声。而宋晨明就在水库工地旁搭了个小窝棚，一住就是三年。每天不论早晚，地里的活儿忙完了，他总要在工地干上一阵子。就是在夏锄、秋收这样"忙得直不起腰"的季节，收工回来，扔下锄头、镰刀，他还是要去铲上几锹土。人们说："小宋的心，掉在蟠龙沟这口'井'里头了！"

但是，正在这个当儿，发生了一件使蟠龙沟的社员们有些担心的事。——宋晨明是个独生子，按照上级的规定，独生子女可以回上海。对于这一点，大家本来是放心的。因为宋晨明曾经几次给家里写信，表示坚决要扎根农村。可是当初同宋晨明一起来插队落户、不久又调回上海的王兰兰，这次亲自来做动员工作了，这就使不少人的心里挂了个问号。为什么呢？据说是有一个青年曾在宋晨明的桌子上看到过一封信，这信正是王兰兰写来的，而称呼却是"亲爱的同志"。"同志"的前边，加了这么个形容词，那关系不是非同寻常了吗？

暂不管这传闻是否确实，王兰兰重返蟠龙沟来看宋晨明这件事本身，就十分令人关心。

然而，两个人只在宋晨明的窝棚里谈了三句话。

王兰兰一走进那个用木板和茅草搭起的"宿舍"，不禁微微皱了皱眉头："你怎么住在这里面？"

宋晨明一面拍着他的稻草铺让坐，一面哈哈笑着说："说实话，你应该为能参观到我这'特殊住宅'而高兴，等到我们的水库一完工，你想看也看不到啦！"

王兰兰看着宋晨明那黑里透红的脸，有些耽心地问："回上海的事，你考虑好了吧？"

宋晨明把两只大手一摊："这还用怎样考虑吗？如果回上海是为了社会主义，那么你也看到了，这里的社会主义事业多么需要我！如果回上海是为了个人，那么根本就不该回去！"

王兰兰无可奈何地笑笑："我已经估计到了，你会这样讲的！"

宋晨明爽朗地说："估计到就更好。拜托你这个老同学回去帮我多做做爸爸、妈妈的思想工作。"

王兰兰是个自尊心很强、思想也不能算很落后的人。她从宋晨明的话语中，已

经感到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力量。她在村里住了两天，到各处看了看，就离去了。

王兰兰走后，村子里的几个年轻人抓住那个据说看过信的小伙子，连笑带闹地揍了他几拳，说他是“造谣份子”。也有个别人说，宋晨明这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太憨直了，可能没领会王兰兰的意思。可是老饲养员常爷爷却捋着胡子笑着说：“咱晨明的心哪，千金难买！”而宋晨明却象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同社员们一起在田野上举锄挥镰，在工地上抡锹舞镐……

现在，经过三年奋战，水库终于竣工。就要开闸放水了。蟠龙沟的社员们多么欢欣鼓舞啊！

当我们的车子赶到蟠龙沟的时候，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水库闸门前。闸门已经打开了，清清的山泉汇集到水库里，又泄出闸门，淙淙地流向两旁的梯田。孩子们在跳跃着，青年们在笑闹着，老汉们则手拿着烟袋指指点点地预言着今年的收成。

宋晨明呢？我和老何下了车到处寻他，爬上了后山坡，才见他与一个老社员蹲在稻田边一棵虬曲、苍劲的老松树下。

老何指着松树说：“那是蟠龙松，是这蟠龙沟的标志。据说有几百年了。抗日战争时期，树下牺牲过我们的烈士。”

宋晨明在与常爷爷谈话。快走到他们身边的时候，听见宋晨明在讲：“……今年如果霜期太早，还会象去年一样，只能收六、七成。这稻子得想法培育能抗寒的品种才行！”

常爷爷在点着头。

老何笑着招呼：“小宋啊，你又在规划啦？”

互相介绍之后，我们在松树下坐下来。我仔细打量着宋晨明，这是长得很普通的一个青年。红脸膛，宽肩膀，有些向前翘的平顶头。只是那双手不大一般，满是粗纹老茧，倒很象是个饱经田野风霜的老农了。

老何高兴地问：“这水库一成，你们队今年要丰收了！”

宋晨明搔搔头，思虑着说：“能丰收，但不大。旱涝是解决了，可这里无霜期太短，得想个办法！”

老何笑着说：“我听说，你们在订十年规划啦？”

常爷爷敲着烟锅，高声说：“那不假！”

老何欣慰地说：“小宋，看来这穷山沟真把你给吸引住了。这位老郑，就是来要你谈谈，你为啥一头扎在这蟠龙沟了？”

听说我来采访，宋晨明有些拘谨起来。

老常爷爷插话了：“晨明哪，这有啥难说的。先给他们看看那封信嘛！”

老何不解地问：“什么信？”

过了一会儿，宋晨明才慢慢从兜里掏一封信，说：“其实这没什么！……”

老何接过去看了看信封，说：“这不是小王来的吗？”

宋晨明点了点头：“是她。”

老何打开信轻声读着：

“晨明同志，十分惦记你的近况。怎么样？还在拼命想实现你那蟠龙沟的宏伟规划么？去年我旧地重游，从蟠龙沟回来后，更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是比较落后的。说句知心话，如果经过一、两年的苦战就能彻底改变那个落后山沟的面貌，那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大上海，再回到蟠龙沟去，同你一块儿干。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尽管苦干，山村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并无大的变化。而那时你已经三、四十岁了。青春已经过去了，将会是后悔莫及。你究竟如何打算呢？……”

老何读到这里抬起头来，盯着宋晨明的脸。我知道，这是一句无声的问话：你怎么答复呢？

宋晨明把一棵草棍在大手里搓来搓去，深沉地说："我已经给她回信了。这其实是缺乏坚定的信念。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革命者都能看到他努力为之奋斗的成果，这蟠龙松下牺牲的烈士，不也没有看到今天吗？但是他们坚信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他们的青春难道不壮丽吗？更何况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前景已经不是那样十分遥远了。我说是有的人被资产阶级思想的沙土迷住了眼睛，看不到出现在社会主义祖国地平线上的共产主义曙光！……"

我们都沉默了。这真挚而深刻的话语深深激动着我们。

我注视着宋晨明，他依然显得那么平静。黑红的脸上闪着光泽。

这时，朝阳已从群山背后喷薄欲出了。火红的朝霞染红了远近的峰峦，染红了蟠龙松顶，也染红了新建水库上的那座高高的闸门。

我觉得，宋晨明的青春的光采正象这朝霞一般红啊！

简短的结语

几个月的农村之行早已结束。两本厚厚的记事簿就放在我的案头。还有几封信，那是我结识不久的青年朋友们写来的。特别使我高兴的是宋晨明的那封"短简"，他简单明确地告诉我：王兰兰接到他那封信后，返回蟠龙沟，同他并肩战斗了。年轻人哪，祝福你的青春，也象宋晨明那样火红！

此刻，就在我写这最后几行的时候，窗外又是朝霞如火了。我望着那一片片朝霞，却看到了一张张发光的笑脸，我知道，那是祁志云、佟英、宋晨明，还有其他许许多多青年们。

同童年时代和红卫兵时代看到的朝霞相比，今天的朝霞更美了！因为它是由千百万革命青年的青春烈火所织成。

看哪，此刻我从朝霞中看到，在那永不褪色的红旗下，千万只火炬在跳动，千万张笑脸在闪耀，璀灿的红光弥满了天宇！

这美丽的朝霞，不正是共产主义的曙光么！……

《赤脚医生》是怎样变成《春苗》的

——试谈田春苗形象的典型化

石　川

将近两年以前，我们在《上海文艺丛刊》上读到电影剧本《赤脚医生》；今天，我们又在银幕上看到彩色影片《春苗》。稍稍作一比较，人们就会发现，《赤脚医生》就是《春苗》。从剧本到影片，改名的事是常有的。但我们觉得这一改改得特别好，有启发，很能体现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

毛主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从《赤脚医生》到《春苗》的过程，就是进一步典型化的过程。"赤脚医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事物，是这一新事物的总称，它的含义正跟"人民教师"包括所有教育工作者、"人民解放军"包括全部指战员一样，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而"春苗"就不同，她既是赤脚医生，具有赤脚医生的某些共同的特点，又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是活跃在江南水乡朝阳湖畔湖滨大队的赤脚医生，是特定的"**这个**"，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文艺作品正是通过典型化的途径，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生活的本质，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的。

当然，《赤脚医生》更名为《春苗》，并不说明典型化原则本身。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赤脚医生》是怎样变成《春苗》的，对于认识文艺的典型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赤脚医生》共分四章，写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前后历时九年。李红华（即影片中的田春苗）出场的时候，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到她"谢幕"的时候，则已是二十六、七的成年人了。这三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也是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展壮大的全部历程。虽然作品中也有不少动人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但并不是围绕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组织的，只是为了说明赤脚医生的成长过程和这一新生事物的共同特点；虽然作品也刻划了李红华等形象，但形象只不过是赤脚医生成长过程的直接体现，形象为过程

服务，因而形象就显得苍白无力。

能不能从五八年写起，写赤脚医生的“破土而出”？当然可以，而且是可以写好的。在电影创作中，不乏这样的先例。有的不仅写了八、九年，而且写了整整一生，但是人物形象仍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要求作品选取富有典型性的情节，塑造典型形象，通过形象来反映一个时代，而不是让形象成为时代的“**单纯的传声筒**”。这对电影创作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艺术概括能力不够，就会使情节散而乱，冲突平而淡，形象就难免陷入“拉洋片”的困境。《赤脚医生》就有这样的缺点。它写了赤脚医生的成长过程，象有关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一样：五八年怎样“破土而出”，以后又有些什么曲折，最后怎样大发展。李红华，相当于调查报告中一个贯串到底的比较形象化的例子。这种调查报告式的写法，是不符合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原则的。难怪剧本征求意见时，不少读者说：“赤脚医生”就是这么回事，但我们那里的某“赤脚医生”比这还要生动、感人。为什么？因为那是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可见文艺作品不对生活加以提炼、概括，从表现生活过程着手，读者就会以真人真事来要求你；也可见文艺作品不着力塑造典型形象，读者就决不会满意。

《赤脚医生》的作者在听取了意见以后，在典型化上狠下功夫，在现有的创作素材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即围绕着田春苗形象的典型化问题，重新进行分析、研究、提炼、构思。《赤脚医生》从此变成了《春苗》。果然，形象的典型化程度大大提高，影片的思想、艺术质量也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首先，《春苗》所表现的矛盾冲突比较集中。《赤脚医生》第三章结束，时代背景是一九六一年。由于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甚广，资产阶级霸占着医疗卫生阵地。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要压大队卫生室下马，收李红华的药箱。李红华在贫下中农的支持下，顶了他一下。杜文杰除色厉内荏地吓唬几句外，一无所能。矛盾显然没有充分展开，读者都等着看下文。但等帷幕再开，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这个矛盾与前一矛盾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有另起炉灶的感觉。其间相隔五年之久，李红华的斗争引起什么反响？读者所关心的，剧本却不作回答，因此不能令人满意。而《春苗》却大不一样。它把矛盾冲突一下子集中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杜文杰还是那样整春苗：不给药、取缔卫生室、没收药箱。这里是一个冲突的大回合。春苗的即赤脚医生的命运如何呢？引起了观众严重的关注。观众正跟影片的主人公春苗一样，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银幕上紧接着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浪潮，一方面立即把英雄人物卷入了新的矛盾高潮，同时顺理成章地表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及时性和必要性。前一冲突的大回合所形成的悬念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解答。这样前浪推后浪、一浪高一浪的矛盾冲突的处理，不仅使形象更鲜明，也开拓了影片的思想深度。

把矛盾集中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一背景上展开，会不会削弱春苗形象的典型性呢？不会的。所谓形象的典型性，无非是要求通过春苗独特的生活道路、思想性格来反映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共同的本质。春苗学医的直接动因，是由于巫医“骗钱害人”、卫生院“见死不救”，致使小妹因病丧命。而且，那时已经是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毛主席已经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春苗学医该是一帆风顺了吧？

然而不，她却遭到了难以想象的刁难和打击，斗争的风雨一次次袭来，考验着春苗的意志和力量。这个独特的生活道路和特定的时代背景，说明在城市老爷卫生部的统治下，修正主义路线上行下效，不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赤脚医生终将“春苗出土遭霜打”，难以成活。因而它具有充分的典型性。同时，赤脚医生的命运是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作者把人物独特的经历放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上，更强烈而深刻地体现了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赤脚医生才能茁壮成长，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才能根本改变；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赤脚医生的高度路线斗争觉悟和蓬勃的生命力，才能得到较好的反映。这才是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主要本质。因此，作者把矛盾集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把春苗的斗争最后落脚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上，恰好巧妙而深刻地反映了赤脚医生的共同本质，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毛主席指出：“**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因此，把春苗“这个”赤脚医生的特殊性揭示得更鲜明，作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赤脚医生的共同性也就可能反映得更充分。

正因为作者理解了通过个性表现共性，无个性即无共性的道理，《春苗》努力在刻划英雄人物的鲜明、生动的思想性格上刻苦创造，使春苗这个形象具有了较大的典型性。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赤脚医生》。由于作者的着眼点在表现赤脚医生的成长过程，所以对于主要英雄人物李红华的思想性格，是把握得不够准确的。如剧本第一章中，党支部书记阿强送李红华去学医，把她比作一片新竹：“你看看这根竹子，当初它就长在那乱石堆里，笋尖往外冒的时候，梆硬的土上还压着一块大石头，别看它那会子又细又嫩，可硬是把土顶破了，把大石头掀翻了，挺挺拔拔地长出来了。真有股子倔强劲儿……”看来作者是要强调李红华思想性格的“倔强劲儿”。可是剧本没有在情节的发展中，顺着这条思想性格的逻辑，通过人物的动作和对话加以强调，因而人物的性格是模糊不清的。李红华在公社卫生院学医，因为不听指挥，把卫生院搞得“还象个什么样子”，被杜文杰赶出卫生院。她的动作是“手拎花布包，冒着春寒，在一条弯曲的小道上走着，走着……”她的语言是“他们不让我学了！”这里，根本看不到英雄人物的那种藐视困难、敢于斗争的“倔强劲儿”，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是一副学医不成的可怜相。这是有损于英雄形象的。剧本赋予英雄人物的动作本来就不多，而又有这样一些没有把握人物性格的败笔，形象也就很难有活气了。

《春苗》刻划田春苗的形象，不是停留在平板的叙述及表面的性格色彩的描绘上，而是始终把握住英雄人物的“倔强劲儿”这一思想性格的核心，通过富有特征性的动作、个性化的语言、典型化的细节描写，一句话，通过鲜明的视觉形象很有层次地加以表现，达到形象的典型化。如春苗愤离卫生院那场戏。杜文杰以“制度”来束缚春苗的手脚，不让她学医。春苗的回答是：“我们回去！”这不仅使水昌伯、莲莲感到“意外”，观众也会愕然。但这完全合乎人物的思想性格。这跟她伸出那双劳动惯了的大手，自豪地说“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好针头”这些话联系起来，它的潜台词是：“你不让我学，有党的领导，有贫下中农的支持，我会学得更好。”这不仅有力地表现了春苗对卫生院的本质的洞察力，鲜明地描绘了“倔强劲儿”的性格特征，而且使春苗居于进攻

的地位，很有革命气势。这个形象是跟因“他们不让我学”而走在“弯曲的小道上”的李红华的形象大不相同的。大队卫生室被砍掉以后的那场戏，更是一场通过电影化达到形象典型化的好戏。在绚丽的晚霞中，春苗磨砺着那把采草药的小镢头。母女脉脉含情，息息相通。春苗提着马灯，挽起竹篮，出门而去。形象地刻划了那股“倔强劲儿”，体现了“压不垮我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心”。接着细致地富有诗意地描写春苗与小龙相遇，春苗要给小龙“讲白求恩的故事”。强调了她的那股倔劲是因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一个闪光的形象在鼓舞着她，在思想上又向深处挖了一层。最后写她踏进水昌伯的家门，象往常一样拿出火罐银针，给水昌伯治病，通过平静的画面反映人物激荡的感情和汹涌的思潮，用实际行动给“倔强劲儿”作佐证并回答修正主义路线的挑战。这样，形象就显得鲜明、丰满，有思想深度，有艺术感染力。

请不要把人物性格的“倔强劲儿”理解为各个阶级都可以有的犟头倔脑的“牛脾气”。性格离开了思想内容，是难以想象的，也就不成其为典型性格。无产阶级文艺要求英雄人物的性格具有思想深度，以达到充分的典型性。春苗的“倔”，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大无畏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它不是通过琐碎的生活风波来表现，而是通过事关路线的重大冲突来突现，然而在具体描绘上则又是十分细致分明的。如她的出场，对巫医贾月仙“就要管”，并扯掉门口的小黄旗。这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行动，是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一种抗议，跟所谓妇姑勃谿、邻里纠纷不可同日而语。春苗的顽强学医，不管杜文杰、钱济仁如何阻挠，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再难，也要学！”这种“倔”劲跟有些人刻苦钻研的个人爱好、成名成家的出发点也是截然不同的，它包含着为贫下中农争气、拿好针头的深厚阶级内容。再如文化大革命中，杜文杰办什么赤脚医生集训班，要把造反劲头纳入他的轨道，后来看看阴谋难以得逞，又要把春苗赶走，春苗回答：“既然把我们请来了，我们就不走了！”这跟她当初学医时“我们回去”不一样，是另一种“倔”，反映出春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决心把这个“老爷卫生院翻个个儿”，为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而奋斗。由于影片有层次、有分寸地反复强调春苗的倔强这一性格特征，并努力挖掘它的思想深度，赋予深刻的阶级内容，因而形象既是个性鲜明，又较成功地概括了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本质。创作实践证明：个性与共性是一个统一体，个性越突出，共性越有血肉，人物形象的典型化程度也越高。

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正象现实生活一样，某一个人所以被大家认为很“典型”，是在跟其它很多人作比较以后得出的结论。英雄形象的典型化，也是在人物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在与对立面的斗争的过程中完成的。很难设想在一部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周围的人物没有什么特点，特别是对立面人物很平庸、一般化，而英雄人物的典型化程度却会很高。因为英雄形象的典型化，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完成的，而情节，最主要的，就是英雄人物与对立面的斗争及其发展。如果对立面是个脓包，又怎能衬托出正面人物是个英雄呢？因此，春苗形象的典型化，是与影片较好地处理各种阶级关系、特别是与杜文杰间的关系分不开的。

与水昌伯、春苗娘等贫下中农的关系。他们是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是红花与绿叶相互映衬的关系。他们之间，心心相印，有时根本用不着语言，一个动作，一个眼

神，就能把彼此心里的话“说”得明明白白。这也正是发挥电影表现手段长处的地方。春苗不是贫下中农的“救世主”，春苗那么一片热忱为贫下中农治病，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她是咱们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赤脚医生”。正是贫下中农的苦难家史，才使她立志改变缺医少药的面貌；正是贫下中农战天斗地、舍己为人的品质，在激励着她冲破种种艰难险阻拿好针头。这正象一片青翠可爱的秧苗生长在公社肥沃的土壤上一样，春苗这个赤脚医生的典型形象，也深深地植根于贫下中农群众之中。

与方明的关系。方明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为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而战斗的共同事业中，是战友，是同志。在医疗技术上，方明是春苗的老师。春苗并没有蔑视革命知识分子，而是认认真真地学，这就为她给小龙治病、给水昌伯扎针作了必要的铺垫，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如果没有方明那么热情的帮助，春苗独立治病就显得有些玄乎，没有说服力了。在革命造反的斗争中，春苗更没有把方明撇在一边，越俎代庖，而是充分把卫生院的革命知识分子发动起来，跟修正主义路线斗，跟反革命分子斗；革命胜利了，她还是没有去当“象样的”医生，依旧赤着脚，背着药箱，活跃在田头村边，这就使人十分感动。另一方面，影片还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方明与春苗的思想差距，在对待水昌伯的病情上，看待杜文杰这一类“领导”的所作所为上，都有差距，方明在春苗的帮助下努力进步，形象地说明了知识分子跟工农结合的广阔前景。这一关系的正确处理，对于春苗形象的典型化是十分有力的一笔。

与杜文杰的关系。春苗与杜文杰的关系，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两个对立阶级的殊死搏斗。他们的矛盾和斗争，构成影片贯串始终的主要情节线；即使有时钱济仁站在冲突的前列，也无时不感到有杜文杰的影子在起作用。杜文杰虽然不过是小小的卫生院的院长，但长期以来，重用反革命，一心向上爬，卖力地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一个对立面人物，势必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给春苗学医、治病制造种种困难，造成重重压力。在严重的斗争中，春苗的英雄性格也就有了用武之地。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杜文杰之流感到末日将临，疯狂反扑，使春苗面临着新的斗争情势，在路线斗争上展开情节，从而使春苗的思想性格和影片的主题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如果象《赤脚医生》那样，把杜文杰设计成一个十分矛盾的形象，一会儿推一推，一会儿拉一拉，文化大革命中又要让他翻然悔悟，痛改前非，这样，春苗的性格自然无法展开，矛头所向也就恍惚不定，既看不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及时、必要，也没有思想深度，只能用表面的气氛与热闹的场面来取代本质的揭示。这就大大削弱了英雄人物作为赤脚医生的典型性。影片弥补了这个缺陷，理清反面人物的思想脉络，在有声有色的斗争中，使英雄形象具有更大的典型性。

从剧本《赤脚医生》到影片《春苗》的过程，就是英雄形象典型化的过程。影片由于比较充分地做到了典型化而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是剧本作者及全体摄制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就形象典型化的角度来看，影片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影片的后半部分，在表现文化大革命时，作者为了力求避免片面性，说理多了，有思想大于形象、理论湮没性格的感觉。然而，《赤脚医生》变为《春苗》无疑是一大进步，它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电影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电影出世！

前程似锦

周小筠 施大晨
韩 硕 王纯言 作

朝霞

1975/10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4—195　　定价：0.25元

[illegible]